

旧参  
I 246.4  
W Z: 8-2

上海社會真相

網蛛生著

# 人心大變

西神題



旧参  
 I 246.4  
 V Z A-2

著者 蛛網

社會  
 小說

第二集

人心大變

民國十七年出版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藏書圖記

中央書店發行  
 藏書圖記

272896

民國十七年夏  
中央書店印行

# 第十七卷

## —— 第二集回目 ——

- |      |           |           |
|------|-----------|-----------|
| 第十一回 | 電浪驚心試情欺愛侶 | 風騷入骨嚼雪論明星 |
| 第十二回 | 孀妹還孽債著意懷春 | 名角炫胸針當場出彩 |
| 第十三回 | 傀儡登場珠璣在握  | 夜叉入室粉黛摧殘  |
| 第十四回 | 浪子貪財甘言迷蕩婦 | 車夫仗義巧計救紅妝 |
| 第十五回 | 琿琿繁響戶外聽春聲 | 宛轉深心樓中擒俊侶 |
| 第十六回 | 奉觴上壽鴛母作親娘 | 滅燭留髻深情除半臂 |
| 第十七回 | 因妬成仇秋娘逢惡客 | 欲擒姑縱竹槓試檀郎 |
| 第十八回 | 除夕插梅花珠圓妙謔 | 劇場隨蕩女笑展春雲 |
| 第十九回 | 快雪良宵歡聯愛蒂  | 愁羅恨綺慘述悲懷  |
| 第二十回 | 檻鳳奴鸞度愁城歲月 | 嗔鶯叱燕起醋海風波 |



看過人心大變後

欲解決四季服裝問題

題請到綢緞花

色最明定價最廉

# 之大綢緞局

地址 三馬路中

便可滿意

一六九二七

電話



補血 生精

# 自來血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  
二角

▲精枯者

服之生精種子

▲神衰者

服之精神奕奕

▲氣虛者

服之助氣行血

▲血虧者

服之面色紅潤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 天下馳名

哈蘭士

內服 六零六 聖藥

治花柳梅毒內蘊瘋痛外發潰爛瘰癧癰疽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半

哈蘭士

外搽 六零六 膏藥

治梅毒腐爛濕癬癢疥癩爛脚一切皮膚破爛聖品 每盒一元樣盒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藥房發行  
全國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 表解毒精

韓國鈞題

### 主治

惡毒瘡瘍 小便破腫 包頭疔瘡  
魚口橫痃 婦女毒瘡 梅毒串骨  
腎囊潰爛 口鼻潰爛 無名毒瘡

每瓶一元二角 請認明雞牌商標

上海西橋北濟華堂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 (龍元王與娟品陸)

試舞孃——陸品娟！

爲甚麼要把一打領帶  
贈與王元龍君。

據最近某報稱。海上著名舞孃陸品娟。一日在桃花宮。與電影界明星王元龍跳舞。偶見元龍所用領帶已舊。特向南京路大慶里培德領帶公司。購買最新式最優美之領帶一打。贈送元龍。聊表同舞之雅意。元龍以其一片至誠。却之不恭。亦謝而受之。

這則新聞。是很值得我們記載的。因爲一個兒是燦亮的明星。一個兒是婉孌的舞星。彼此都有星星相惜之意。然而有人說。非用培德領帶公司之領帶。亦無以表彼此仰慕的情愫。那麼該公司的領帶。簡實是交際場中不可少的一件恩物。



## 介紹三種珍秘新書

中國古代的名著。散佚在外面的。簡直不少。這種散佚的小說。其間有很多文情並茂的作品。爲國人生平所沒有寓目的。下面三種小說。實在是我們中國文藝中的結晶品。結構的佳勝。和文詞婉妙。可以算得一時代的好作品。深惜我國文藝界中人。始終沒有欣賞到這種好作品。現在經中國學會搜羅到了。也是閱者的眼福。特爲介紹如下。

### ●三國志平話

元人撰。這是演說三國事蹟的第一部古本。全用白描出之。情真切而顯豁。是現代三國演義的藍本。我國早失傳特向日本帝國大學圖書館借抄印行。十分珍秘。

### ●遊仙窟

唐人撰。這是短篇小說集。簡樸而短雋。文情並妙。讀了如飲醇醪。醞釀有味。此書數百年前。散佚在日本。日本極重視此書。以此書爲高小課本。今日日本人所有的中國文學。大都得力於此。

### ●照世杯

明人撰。這是明末名著短篇小說。共計四篇。彙爲一編。文筆清雋流利。造覓精警婉妙。確爲當時名家作品。流傳在日本已久。經該社設法向圖書館抄出付印。特公諸同好。一飽眼福爲快。

上海中國學會印行  
四馬路麥家圈中央書店代售

電浪驚心  
試情助愛侶



風騷人骨  
嚼雪論明星



人心大變 第十一回挿圖

張荻寒繪

人心大變

第十二回插圖

張秋寒繪

孀妹還孽債  
著孽僕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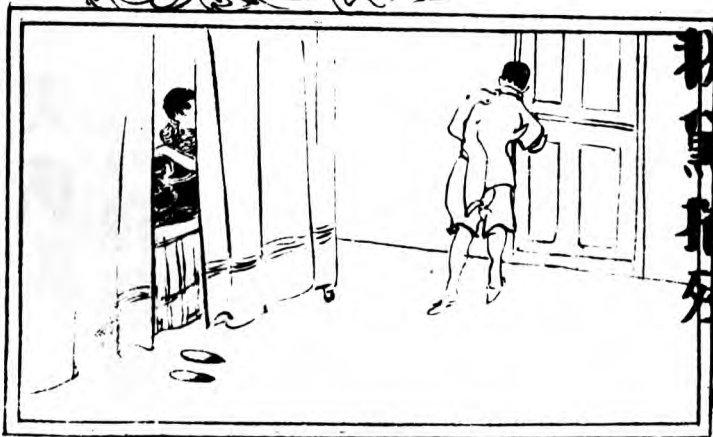
名角炫胸針  
富場出彩

傀儡登場  
珠璣在握



夜叉入室

粉黛摧殘



人心大變  
第十三回挿圖

張敬寒繪

人心大變 第十四回掉圖

張秋寒繪



浪子貪財  
甘言迷蕩婦



車夫仗義  
巧計救紅妝

淨琮繫響  
戶外聽春聲



宛轉深心  
樓中擒俊侶



人心大變  
第十五回插圖

張荻寒繪

奉觴

壽

親娘

錫母作



滅燭留

髮

深情除

半臂



因妬

成仇

秋娘逢惡客

欲擒

姑縱

竹槓試檀郎



人心大變

第十七回挿圖

張款寒繪



人心大變 第十八回 挿梅花

張荻寒繪

# 除夕挿梅花 珠圓妙謔



## 劇場隨蕩女 笑展春雲

快雪及宵

歡聯愛蒂



愁羅恨綺

慘迹悲懷



人心大變

第十九回插圖

張荻寒繪

人心大變

第二十回挿圖

張荻寒繪

度愁城歲月  
檻鳳奴鸞



噴鶯吐燕起醋海風波

小說 人心大變 第二集

網蛛生著

第十一回 電浪驚心試情欺愛侶 風騷入骨嚼雪論明星

北新涇。這。樣。荒。僻。所。在。縱。縱。橫。橫。的。棺。材。堆。裏。一。清。早。那。里。有。甚。麼。人。鑽。出。來。不。是。駭。聞。麼。其。實。作。者。不。打。誑。當。時。的。確。鑽。出。一。位。清。清。秀。秀。的。中。年。婦。人。她。姓。陳。在。附。近。邱。家。渡。丈。夫。吃。輪。船。上。飯。一。年。難。得。歸。家。幾。次。她。這。幾。天。因。為。打。花。會。着。了。魔。晚。上。露。宿。在。荒。墳。之。間。祈。夢。當。時。鑽。出。棺。材。堆。向。大。路。上。走。來。經。過。一。個。墳。邊。見。了。赤。條。條。兩。個。女。子。不。覺。嚇。了。一。跳。絲。姐。那。時。聽。得。脚。步。聲。響。又。醒。了。過。來。見。是。一。個。中。年。婦。人。當。她。救。星。似。的。含。羞。帶。愧。哭。訴。一。番。當。由。陳。姓。婦。人。先。奔。回。家。裏。取。了。兩。套。衣。服。給。兩。人。穿。了。再。領。她。們。到。家。裏。請。她。們。吃。了。粥。然。後。相。送。回。家。從。此。以。後。胡。絲。姐。絕。了。應。碧。芙。之。念。不。敢。公。然。出。入。于。歐。東。旅。館。便。是。汪。綺。雲。打。電。話。來。他。總。推。說。身。子。不。快。不。肯。赴。約。這。也。算。得。電。影。界。河。清。海。晏。難。得。的。一。回。事。有。一。天。胡。絲。姐。公。司。裏。的。張。百。戶。因。為。哥。子。張。千。戶。壽。辰。帶。領。胡。絲。姐。姊。妹。往。千。戶。公。司。祝。壽。絲。姐。姊。妹。免。不。得。跟。着。前。往。登。

時。身。上。穿。起。簇。新。的。衣。衫。來。鬢。髮。梳。得。的。滑。臉。子。塗。得。雪。白。嬈。嬈。婷。婷。跟。着。百。戶。徑。往。千。戶。公。司。這。一。天。公。司。門。口。的。彩。紮。得。五。色。繽。紛。裏。面。賓。朋。盈。座。電。炬。交。輝。千。戶。正。逢。三。十。初。度。大。排。筵。席。各。公。司。的。演。員。都。來。捧。觴。上。壽。正。是。集。千。百。星。光。于。一。室。氣。冲。斗。牛。百。戶。和。絲。姐。等。都。向。千。戶。拜。壽。絲。姐。笑。道。我。們。一。點。不。客。氣。趕。來。喝。你。壽。酒。千。戶。說。道。自。家。人。說。甚。麼。客。話。今。天。還。要。有。勞。你。登。台。串。演。咧。絲。姐。聽。說。發。急。道。我。那。里。會。得。串。戲。呢。千。戶。道。不。必。客。氣。上。次。在。天。平。山。拍。戲。有。一。晚。你。不。是。睡。在。柴。房。間。裏。大。唱。游。龍。戲。鳳。麼。噪。音。也。脆。聲。調。也。高。我。坐。在。外。邊。毛。廁。上。也。還。聽。得。清。清。楚。楚。你。何。用。在。我。面。前。謙。虛。呢。絲。姐。登。時。粉。臉。緋。紅。說。不。出。話。百。戶。笑。道。她。們。肚。子。裏。幾。齣。戲。只。好。在。枕。頭。旁。邊。唱。唱。嚇。嚇。蚊。蟲。臭。虱。那。能。好。在。大。庭。廣。衆。串。演。呢。千。戶。道。不。在。乎。此。湊。湊。鬧。也。好。百。戶。也。不。再。響。須。臾。賓。客。到。齊。當。真。在。攝。影。場。上。搭。起。一。座。平。台。用。佈。景。四。面。遮。着。開。足。了。電。燈。真。像。白。晝。一。般。千。戶。吩。咐。一。位。來。賓。黃。魚。精。做。提。調。在。後。台。排。起。戲。來。黃。魚。精。先。擬。了。一。張。單。子。徵。求。各。人。同。意。單。子。上。寫。的。男。星。匡。一。龍。長。板。坡。李。黑。風。黃。鶴。樓。費。一。飛。盜。宗。卷。女。星。胡。絲。姐。游。龍。戲。鳳。電。桿。木。虹。霓。關。莫。青。萍。罵。殿。小。孤。孀。唱。崑。曲。

斷橋外加呂蘊珠呂小珠的麻雀與小孩這單子當場給各人簽字爲定匡一龍說長板坡我不擅長還是特別一點跳個新加官罷千戶很贊成黃魚精就將長板坡改作新加官胡絲姐說我萬萬不能登台台步做工一點也沒有學過怎好貿然登台呢黃魚精道不要客氣你是老伶工傳授的枕頭旁邊的看家本領拿點出來就是胡絲姐羞得說不出話千戶在旁慫恿着道難得請教你賣一回力也不要緊絲姐道我實在沒有登過台萬不能答應千戶道那麼清唱也好站在台上清唱一折罷絲姐免不得答應了呂蘊珠說缺少一位老麻雀此刻那裏去請呢座中有顆老星叫做凌一心的站起來道老麻雀不是唱什麼『飛飛飛這個樣子飛』的麼我會得唱我來加入就是黃魚精張千戶不勝歡迎說那是再好沒有一心女士扮老麻雀天造地設加着蘊珠的小孩小珠的小麻雀眞璧合珠聯無以復加等到排好戲目預定的班底也來了就此鑼鼓開場挨次串演台下看客倒也坐得水洩不通千戶同着自己公司裏幾位女演員殷勤招待十分辛苦一回兒新加官上場匡一龍穿着一身筆挺的西裝下面赤了腳頭上大禮帽歪戴着只管跳他的却而司登舞東倒西歪前仰後合引得台下

看客笑作一團。一龍跳了一回，又將一疊字條一張張翻閱，上面都寫着滑稽字句，引得台下又笑了一陣。接着李黑風的黃鶴樓費一飛的盜宗卷又加入了王錦鷄的長板坡正鬧熱了一陣，忽然鑼鼓驟停，台上擺出一隻半桌，胡絲姐妹兩人扭着屁股上台，像大世界羣芳會唱似的合唱了一齣汾河灣。然後電桿木接演虹霓關虹霓關下場。莫青萍唱罵殿，登時台下彩聲雷動，尤其是那個匡一龍捧場捧得最起勁。兩隻手拍得火出嗓子也喊啞了。其餘看客也說莫青萍究竟家學淵源很有研究，不比一輩子狂喊亂跳的莫青萍在台上十分感激。匡一龍兩隻水汪汪的小眼睛不時對匡一龍瞟着，害得台下看客都注意起來。看客中冷眼旁觀的有一位嬌小玲瓏的小妹妹，呂蘊珠對着匡一龍露出一種說不出的神情，好像不滿意。匡一龍捧莫青萍又好，像責備匡一龍不該應承受莫青萍的眼波。匡一龍注意到連忙將兩片眼皮閉上，裝出凝神思索的樣子。呂蘊珠纔始露出笑容來。那知台上莫青萍扳起面孔不再盼視。一龍一龍真弄得左右爲難，索性走出戲場。當時莫青萍下了台，小孤孀串了一齣斷橋，接着麻雀與小孩上場。凌一心的老麻雀究竟太老了，開始在台上飛了一回，唱了。

一。回。等。到。站。定。脚。跟。口。中。出。的。氣。多。入。的。氣。少。只。有。哮。喘。的。分。兒。那。裏。還。能。夠。唱。什。麼。歌。曲。小。珠。的。小。麻。雀。一。片。天。真。活。潑。潑。地。委。實。不。錯。蘊。珠。的。小。孩。穿。一。身。長。衫。馬。甲。翩。翩。年。少。宛。然。公。子。氣。派。聲。調。高。低。疾。徐。抑。揚。宛。轉。也。十。分。清。晰。台。下。登。時。一。片。彩。聲。不。過。蘊。珠。在。台。上。對。于。台。下。一。片。彩。聲。好。像。沒。有。聽。得。一。般。因。爲。匡。一。龍。沒。有。在。場。子。裏。捧。場。心。中。萬。分。懊。惱。想。起。剛。才。青。萍。上。場。他。拚。命。喝。彩。現。在。我。上。場。連。他。的。影。子。都。不。見。他。簡。直。沒。有。我。在。眼。裏。或。者。今。天。有。意。冷。淡。我。有。意。奚。落。我。做。給。青。萍。看。咳！這。樣。子。叫。我。心。痛。到。那。裏。能。夠。熬。忍。呢。可。見。他。平。日。裏。妹。妹。我。愛。你。妹。妹。我。愛。你。都。是。假。的。啊！青。萍。才。是。他。的。親。人。此。時。正。不。知。同。青。萍。在。那。裏。談。心。可。憐。我。一。顆。心。平。白。地。給。青。萍。奪。去。了。……蘊。珠。想。到。這。裏。一。面。唱。着。『小。麻。雀。呀。小。麻。雀。呀』一。面。眼。眶。子。裏。的。淚。珠。拋。下。兩。三。點。滴。在。衣。袖。子。上。台。下。看。客。還。認。道。她。有。意。裝。出。這。副。樣。子。一。陣。的。拍。手。等。到。唱。到。第。三。場。老。麻。雀。回。來。的。當。兒。凌。一。心。登。場。眼。見。呂。蘊。珠。這。樣。悲。傷。爲。的。匡。一。龍。不。肯。捧。場。因。此。有。意。調。侃。她。嬌。聲。唱。道。『哎。呀。不。好。了。……：我的。心。肝。不。見。了。……：』一。心。輕。輕。將。『女。兒。不。見。了。』改。作。『心。肝。不。見。了。』台。下。看。客。都。未。留。意。呂。



蘊珠羞得粉靨緋紅，盈盈欲涕。後來接唱懺悔一場，蘊珠忽見一龍遠遠地同青萍並肩站着，有說有笑。登時氣得珠淚縱橫，嗚咽不能成聲。台下以爲她內心表演，表演到這樣認真，很不容易。於是各人細細體會她唱的歌詞，也哀感悱惻，不覺大家陪她灑下幾滴同情之淚……這時候台下靠西北一排座上，忽地有兩三個人吵鬧起來，秩下大亂。招待員走去勸解了一番，才始安靜。原來吵鬧的幾個人都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叫做三少甚麼三少呢？一位姓汪的畫師出名，汪少一位世家子，姓木的出名，木少一位交際之果（因爲他是男不能稱花），姓孫的出名，孫少三人總名三少。那三少雖沒有在上海社會做過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只在幾張報屁股上鼓吹鼓吹一紙風行，居然能使全上海人無有不知，無有不曉。說起上海三少都能歷舉其名，叙述他們的歷史，一一如數家珍。這是不輕容易的事。當時爭吵的原因，說也可笑。那個姓孫的孫亦成，對於呂蘊珠的品貌藝術佩服到六體皆投。平日如影隨形，跟在呂蘊珠後頭。呂蘊珠笑他也笑，呂蘊珠憂他也憂。呂蘊珠睡覺他就坐在床沿上陪她，呂蘊珠登臺他就站在臺前捧場。外間因此謠言紛起，說呂蘊珠不日將下嫁孫亦成。亦成聽說

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假意關謠說那裏有這回事。其實唯恐沒有這回事。友朋酬酢之間亦成。總以呂蘊珠爲談助。朋友亦稍稍艷羨他的殊遇。當時亦成正在喝彩。座中姓汪的汪文漁說亦成你捧她則甚。她正在那裏對匡老四做迷眼。你難道沒有眼睛的麼。偏歡喜做文旦。亮子亦成不服道你少替我響響呂蘊珠的情狀。我最熟悉她對匡老四好說一點沒有關係。文漁道你那裏知道他們沒有關係亦成道我自自然曉得老實告訴你吧。蘊珠現在還沒有破身。咧文漁尙未回答。那個姓木的木季直嚷着道。笑話笑話。你當她沒有破身。你才是個沒有破身的小孩子。他只好騙騙你小孩子亦成道我深知她沒有破身。季直湊到亦成面上問道。可是她把處女膜指給你看的麼。還是你鑽進她性部實地勘察的嗎。亦成道你不用挖苦我。我講道理。你聽你自然相信。季直道你講呢。你講呢。亦成道蘊珠和匡老四外表當真十分親暱。每天總在一塊兒跳舞。吃喝便是老四在千葉公司裏每月賺的一百塊錢也自己不取。讓蘊珠領用。蘊珠坐的汽車。每期付多少錢也由老四替她代償。老四這樣子待蘊珠當然爲着婚姻問題。就是蘊珠豈有不知之理。在蘊珠心裏也未始不心相印。只因後來另起

了。波拆所以蘊珠始終沒有給老四碰一碰什麼波折呢。當在雙方論婚的時候有個醫生特地告訴蘊珠說匡一龍患着梅毒很深一向由本人替他治療至今尙未斷根。你如果嫁他難免傳染蘊珠聽說就像冷水渥了背似的將平日愛他的心完全收了起來……木季直生性抖亂不待亦成說完就伸出一隻中指觸到亦成嘴唇上說啫！你要知道他們秘密請你吃這東西難道蘊珠不愛老四愛你不成亦成不服爭論起來你一句我一句爭得面紅頸赤旁座的人都問爲着甚麼汪文漁在旁冷笑道他們爲的呂蘊珠破身問題於是登時圍上許多人仰着頸子靜聽好似急欲解決這個問題一般秩序爲之大亂幸虧黃魚精走來力爲勸解才得無事須臾蘊珠下台問起剛才爲何吵鬧有人回答她說他們都爲了你蘊珠道爲我甚麼那人道爲你破身不破身的問題害他們爭得個不亦樂乎蘊珠嬌罵一聲無賴也就不響此時張千戶正在送客蘊珠也就同妹妹走出千戶公司只見匡一龍站在門口蘊珠對他埋怨了一番一龍也無辭解釋只道明天再談明天四點鐘我在家裏守你同你往大華飯店跳舞蘊珠聽說含笑而去一龍又等了一回才見莫青萍從裏面走出青萍見了一龍

只道老四你等誰一龍陪笑說道我等你一同往卡登跳舞去好麼青萍皺着眉頭道我此刻有點頭痛跳舞不去了明兒晚上四點鐘來望你吧明兒禮拜大華有茶舞和你往大華跳舞去好不好一龍道也好那麼明兒再會說着各自回家第二天匡一龍等到三點鐘光景正在陽台上眺望野景忽聽得播！播！幾聲車笛好像很熟翹首一望正是莫青萍的汽車已停在門首青萍走出車箱望見一龍在陽台上即便仰起頸子招呼着道老四可是不失你約我們跳舞去吧一龍對她點了點頭心想還有呂蘊珠不久將來她們一對兒正像水火似的不能相容此刻怎好讓她們一塊兒會面呢若然我們走了使她撲了個空她又要我怨恨到我甚麼樣子這事很覺爲難心中盤算了一下打定主意還是不走爲妙當下一面招呼青萍上樓一面匆匆脫了襪子將一小方橡皮膠貼在腳跟上見了青萍讓她坐下沙發裏攀談了一陣青萍疊連催着一龍去跳舞一龍繃了繃眉頭裝出苦楚的樣子說道我腳跟上昨晚給鼠子咬了一口其痛無比今天不能同你跳舞下星期同你跳罷請你原諒青萍露出不悅的神情來道你不去也好我同韓家姊妹去韓家姊妹昨天約我的一龍道你們兩位女人

去跳舞也沒有什麼滋味。還是在我這裏清談罷。青萍當真懶洋洋地坐下談天……再說呂蘊珠昨晚因爲匡一龍沒有捧場懊惱了一夜。今天一到四點鐘匆匆忙忙打扮一回，即便出門吩咐汽車夫直開到辣斐路匡一龍家裏，不消片刻已到目的地。呂蘊珠在車窗裏向外一望，只見門口早停着一輛汽車，細認號碼正是那個情敵莫青萍的心中，氣得發昏忙叫車夫打倒車開往千葉公司。到了千葉公司，蘊珠走上樓見沒有甚麼人，總理余修竹也不見，且在總理室悄坐片刻，覺得非常寂寞，又想起匡一龍約下自己，又和青萍在一塊兒要好，使人難堪，不免悲傷一陣，直到五點多鐘，正待回家，又一念未絕，打個電話給匡一龍。一龍接到問道：你是誰呀？蘊珠心想：他連我的口音都聽不清楚，可知他心中再沒有我一陣。悲酸眼淚有好幾點落到電話聽筒裏，含悲帶憤的答道：老四，你問我是誰？我是你心愛的莫青萍。你難道聽不出我口音的麼？一龍假作失驚道：哦，你是青萍，你約我跳舞，我實在不能答應你。我此刻守着呂蘊珠小妹，她快要來了，請你不要到我家裏，她見了你，不快活的……蘊珠聽說呆了，一呆心想：我剛才眼見青萍的汽車停在一龍門首，難道青萍不在裏面麼？那我纏

錯了。想着便笑了起來。也假意說道：「老四，你總是小妹妹，小妹妹，小妹妹，有甚麼好處給你？你這樣子待她啊！你快陪我跳舞去，不去不成功。」一龍道：「跳舞是要去的，我早約下蘊珠，無論如何不能陪你，請你原諒……」蘊珠再要說話，對方早已搖斷。蘊珠登時快活得心花怒放，暗想：「一龍的心今天給我見到了，他當真只有我沒有青萍。我險些錯怪他一壁，想一壁匆匆走出千葉公司，跳上了汽車，吩咐仍開到匡一龍家裏……」匡一龍當時弄了個小小的狡猾，虧得電話裝在樓下，沒有給樓上青萍聽清楚。又怕蘊珠即刻便來，青萍坐着不去，吩咐家裏一位當差的走到對門張公館，如此這般打個電話到這裏，當差的領命而去。一龍剛走上樓，青萍便問誰打電話給你。一龍道：「蘊珠打的要我跳舞去，我說脚痛，青萍約我也沒有陪她去，莫說陪你，她便搖斷了。」青萍心中十分愉快，一會兒樓下娘姨又叫一龍聽電話。一龍下樓，青萍認做又是蘊珠的，也跟着下樓，站在電話旁邊。一龍聽了一回，授給青萍，青萍只聽對方問道：「你是莫小姐？我們韓公館韓小姐叫你跳舞去，快點就來。」青萍正待問時，對方早已搖斷。青萍也不再上樓，辭了一龍出門，往韓公館去。當下青萍的汽車剛向北面開駛，南面

蘊珠的汽車開到蘊珠跳下車來。望見青萍的汽車遠遠開去。正在發怔。一龍迎將出來。笑道：「你們兩人一同來的麼？」蘊珠呆着道：「誰同她來的呢？」她難道也剛才到這裏？」龍道：「她始初放汽車來接我，我不去，又打電話來給我，搖斷了她才自己來約我。我只是不去，她車也不停一徑去了。」蘊珠聽得疑團盡釋，笑逐顏開的跟着一龍上樓談笑了好久。一回蘊珠蹩着一龍要去跳舞，一龍想了一想道：「此刻大華茶舞將散，我們索性再坐一下，往卡登飯店吃飯去吃飯，乘便跳舞一舉兩得，豈不是好？」蘊珠贊成，又坐了一回鐘，敲九點，兩人才始下樓。同上汽車，徑往靜安寺路卡登飯店。這一天是禮拜日，裏面格外熱鬧，珠鐙千盞，電火通明。池子裏成羣捉對的舞侶，大家露臂貼胸，跟着細碎的樂聲跳舞。正是柔情似水，狂樂如潮。一龍攬着蘊珠的玉臂，走進舞場，揀僻靜一點的地方，一張小圓桌上相對坐地，吩咐西廚開一瓶威士忌酒，兩瓶汽水，送兩客。公司菜，隨手將一盃汽水，沖半盃威士忌酒，送到蘊珠面前。蘊珠喝了一口，又吃下一客。鄉下絨湯，聽得樂聲，又作屋頂電炬齊熄，幻作星月之夜。知道是(Waltz)舞，便同一龍走到池子裏跳去。跳了一回，仍到原座吃喝。蘊珠和一龍都是電影界燦亮的星。

模樣。又漂亮。服裝。又美麗。算得一對璧人。場中多半舞侶。認識他們。也有走來招呼的。也有要求蘊珠同舞的。無如蘊珠的柔情綺思。都集中在一龍身上。那裏有心緒敷衍。衆人於是一概好言謝絕。不和他入同舞。他人也只有艷羨的分兒。那裏敢生嫉妬之心。當晚兩人直舞到一點半鐘。纔始走出舞場。蘊珠送一龍到了家裏。然後自回家去。此後蘊珠青萍。兩人不時到匡一龍家裏。總算沒有碰過面。一龍見她們兩人都是一片天真。用情十分真摯。毫沒機詐之心。到也難以取捨。只有雙方敷衍着。不即不離。若迎若拒。害得兩人爲情顛倒。幾不能自拔。暫且按下不提。書中再說汪綺雲自從約胡絲姐沒有會見之後。十分懊喪。日後也曾幾次打電話給絲姐。絲姐因受了那周三麻子的巨創。深居簡出。總推說身子不快。不赴綺雲的約。綺雲也無可如何。一天垂晚。綺雲正從千葉公司回來。路上碰見了馬空冀。尤璧如。綺雲邀他們往那裏吃夜飯。空冀道。吃夜飯時光太早。況且我們都有酬應。不必客氣。你還是請我們見識見識。幾位漂亮的電影明星。吧。綺雲繡着眉頭道。電影明星漂亮一點的一個。栗子頂個壳。都有戶頭的叫我那裏找去呢。便是找到了。也不能夠把她們請客的。咧。空冀道。你想想看呢。



好在我們眼看不動手決不碰歪他們的綺雲想了一回快活着道有了有了你們跟我來包你們看飽眼睛空冀璧如也不問東西跟他前走一路到直升樓附近闖進一家『嚼雪居』冰忌淋店三人圍着一張小圓桌坐下登時走來兩位媳媳婷婷的女子一位胖胖的面盤穿件淡黃玻璃紗旗袍年紀已在三十左右一位稀瘦的瓜子臉身材絕細穿着粉紅華絲紗長馬甲年紀不過二十來歲扭着頸子對綺雲笑了笑問道汪先生你陪朋友來吃點什麼綺雲道你替我做三客桑子冰忌淋來那瘦的一位答應去了胖的一位站在綺雲旁邊有搭沒搭的講話直到冰忌淋送來才去空冀道綺雲你說領我們看明星明星在那裏綺雲笑道你真有眼不識泰山這兩位招待員不是上海電影界燦亮的明星嗎空冀詫異着道怎麼電影明星做起冰忌淋店裏的招待員起來呢綺雲道這也是創格上海地方無奇不有因為社會一般人喜歡看明星那冰忌淋店裏的老闆就投其所好出了很大的薪水聘兩位明星來做活招牌使顧客有吃有看得心裏熱辣辣地正用得着一盃冰雪澆下將一團慾火澆熄這樣子熄了再看了看再澆冰忌淋汽水的銷路便蒸蒸直上空冀璧如聽說都笑了起來

說道這裏的老闆真想入非非照你說法一定利市十倍不知兩位寶星叫什麼芳名綺雲道都是我們本公司的出品一位就是著名騷入骨髓的鹹雲腿一位綽號小洋鷄楊愛娥空冀道哦原來提起此馬來頭大咧我們但聞其名未見其人今天此行不虛要謝謝你引導呢璧知道她們在這裏不知多少薪水一月綺雲道總不小的詳細我也不知正說着鹹雲腿含笑走來綺雲替空冀璧如介紹了璧如問她到這裏來薪水多少雲腿道不多八十塊錢一月我們借此散散心呀銅錢倒也不在乎此璧知道這裏比較拍戲來得煩勞你們爲甚麼喜歡到這裏來雲腿道好在我們只消招呼客人不必親自動手煩勞也還好拍戲化裝扮演更要煩勞咧我們情願到這裏來得爽快璧知道你們到了這裏生意比往日如何雲腿道好得多平常賣三十塊錢一天現在好賣五十塊錢璧如咂舌道可驚電影明星的頭銜當真值錢的空冀道然而社會好奇的心也于此可見正說着隔壁桌上兩個西裝少年大家在那裏喚鹹雲腿雲腿走去兩個少年將雲腿的手臂各人一隻扯住了問她今天什麼冰忌淋雲腿道牌子上寫的桑子冰忌淋你們難道不識字的麼一人道那麼你替我做一客來最好你

親手做來得鮮一點。一人道：「我下面那東西像風中殘燭似的點滴不停。冰忌淋吃不得，還是喝盃汽水吧。」雲腿道：「淋病吃冰也不要緊。那少年道：『不對，碰也碰不得，你不見那冰忌淋三字麼？』」冰既是忌淋，淋當然也忌冰。雲腿噗哧一笑，問道：「你倒底喝什麼水？」那少年涎着臉道：「喝你骨子裏的水。」雲腿道：「吓，你好好說檸檬呢？香蕉。」少年道：「我都要要騷水，就是沙水，不是你骨子裏的麼？」雲腿對他白了一眼，走開去了。這裏綺雲壁如空冀見着大家笑了一陣，壁如道：「她們招待原來這樣子招待法的，莫怪生意興隆。空冀道：『必定要這樣子招待，才覺得親切有味。』」壁如道：「大概她們不但出賣店裏一兩種水，還兼賣別一種水。」咧空冀笑着道：「她們便是賣店裏的水。」一盃倒有半盃，是迷湯。這裏簡直不是噲。雪居冰忌淋店是孟婆亭了。綺雲壁如大家笑着這時候，又見另一桌子上一個中年男子叫着道：「騷姐姐快替我做一盃暈冰忌淋來。」多加一點你骨子裏的水，讓我過一過癮。鹹雲腿對他秋波一瞟，笑着說道：「冰忌淋那裏有暈的呢？你真吃昏顛倒了。」那人笑道：「冰忌淋一經你的手，還加上你骨子裏的水，不暈也是暈了。雲腿又對他白了一眼。座中又有一個胖胖的男子，穿件小短衫褲，腰脫在小肚子上，凸

出了一个大肚子口中咕咕地透着酸氣說道我再喝不下了今天一口氣喝下五瓶沙水兩客冰忌淋外加一盃橘子水再喝下去肚子要迸裂了但是我只不捨得離開這裏雲腿對他眨着眼睛道你坐在這裏一定要吃喝不吃喝不成功那胖子道這吧汽水不講瓶數講口數你用你的肉盃喂我喝一口多少價錢我照算就是雲腿頸子一扭睬也不睬他一壁空冀等聽着好笑吃罷冰忌淋又喝了三盃橘子水雲腿來問再要吃些什麼綺雲笑道再喝不下迷湯早給你灌飽了說着摸出兩張一元鈔票塞在雲腿手心裏乘間搔了一搔說聲不要你找得多來小賬雲腿盈盈一笑走開去了空冀道綺雲你這樣子闊氣兩塊錢竟不要她找了綺雲笑道我搔她一搔手心她對我盈盈一笑便是找頭你可知道這裏隨便甚麼都要賣好價錢的假使第一次斷較量了第二次就給白眼你嘗空冀搖頭道那可怕得很說着又微微嘆息道好好一塊地方弄得像野雞堂子一樣成甚麼體統璧如道不是這樣子就賣不上五十塊錢一天上海地方做生意只消迎合社會心理那顧得到風化不風化你要講風化你就是呆大別人的錢決不會得進你腰包空冀道照這樣子將來上海商店每家要掛

上。一。兩。塊。活。招。牌。了。壁。如。道。總。有。這。一。天。……三。人。一。壁。講。一。壁。走。出。冰。忌。淋。店。正。走。到。門。口。迎。面。走。進。一。對。男。女。來。那。男。的。對。壁。如。點。點。頭。女。的。對。綺。雲。點。點。頭。空。冀。都。不。認。識。問。兩。人。是。誰。綺。雲。道。那。女。的。就。是。秦。公。館。裏。的。少。奶。奶。壁。如。道。男。的。不。是。叫。甚。麼。俞。蝶。卿。麼。我。在。楮。筴。篋。席。上。見。過。一。面。綺。雲。道。秦。少。奶。奶。已。經。是。個。孤。孀。了。和。我。們。內。人。也。很。熟。悉。我。因。爲。她。形。迹。不。檢。不。許。我。們。內。人。和。她。在。一。塊。兒。玩。現。在。瞧。起。來。簡。直。靠。不。住。了。一。路。走。一。路。講。到。新。世。界。附。近。忽。見。一。個。人。對。空。冀。招。招。手。說。道。老。哥。我。正。找。你。吃。夜。飯。咧。正。是。

泥我温存同夢語 爲郎顛倒破瓜年

不知那個人招呼空冀的是誰有何事幹欲知詳細請看下文

第十二回 孀妹還孽債著意懷春 名角眩胸針當場出彩

上海虹橋路有一宅高大洋房遠遠地望着氣象巍峨彷彿西班牙古宮一般當十年前晚上經過這裏燈光明亮琴韻悠揚近時不同了門口一盞荔枝似的玻璃燈也通年暗澹無光燈上髹着白漆已變做橙黃色正中一個朱紅的秦字也變做猪肝色並

且下面剝落了兩點變成一個奉字。過路人望着大家說：這家人家姓奉，倒也特別。其實十年前，青元洋行買辦吳興秦嵩山的公館，如今嵩山已捨下這座住宅，宿到荒蕪。斷梗中去了。當他在日交游很廣，友朋也是不少。到現在已難得有人提起他名字。幸虧留下一個孤孀的媳婦，常常濃妝艷裹了在外邊走走。有時鬧出亂子，幾位年長的人，捋着鬚鬚議論說：這一位婦人好像秦嵩山的媳婦。嵩山當時不可一世，家中姬妾盈庭，享盡柔鄉艷福，可惜不滿十年，已風流雲散。現在他這位花枝兒似的媳婦，在外邊招蜂引蝶，大概替嵩山還債……嵩山的大名，只有這時候給人家提提，然而已經不輕易據說。十年前，秦嵩山從原藉湖州到上海來時，也是一貧如洗。始初只在青元洋行裏當『小寫』，小寫的職務彷彿西崽之類。在外國人寫字間裏替人揩拭，揩拭皮鞋，沖牛奶，咖啡烘烘土司，每月薪工只賺十六塊錢。膳宿一起在內。嵩山只租人家一個攔柵，住在隔層裏。每月出房金兩元四角，兩餐飯包在小飯店裏。每月五塊錢剃頭洗澡一切，另用每月化兩塊錢。自己克勤克儉，一月倒也可以積蓄五六塊錢。嵩山有個堂兄，名叫春山，年紀四十開外，已是個鰥夫，沒有兒子。當時同嵩山一起到

上海來的他因爲年輕時候讀書讀得比嵩山多。所以能夠在一家姓卜的公館裏教讀。嵩山將每月積下的錢寄存在春山那里。每逢禮拜洋行裏封關。嵩山總要蹩到春山館裏。望望春山講講家常。講到自己父母早喪。只生我一個兒子。淪落在海上。到現在年紀已過三十。尙沒有攀一房親。將來祖宗血食堪虞。不免淒然飲泣。他堂兄春山見他這樣。有頭有腦。也時時安慰他。要替他尋個女人。圓了房。將來自己年老也好。依靠依靠。可是第一件沒有整筆的銀子做茶禮。第二件便是娶了嵩山。只賺十六塊錢也。養不活妻子。況且上海地方的女兒不比鄉間。姑娘上海不論怎樣。小人家出身的姑娘。那一個不希望坐汽車吃大菜住洋房穿綢着絹。誰肯犧牲一世幸福。死心塌地跟一個賺不到二十塊錢一月的窮鬼。因此上春山有志難償。替嵩山攀親的事。直攔了一年多。事有湊巧。春山教書的卜公館裏有一位單身老太太。過世了。老太太手下有兩個了頭大的一位叫苑娘。年紀已經二十八歲。小的一位叫芸娘。年紀二十歲。芸娘面貌生得十分俊俏。做事情也非常靈巧。可惜在家裏早已勾搭上了汽車夫阿根。等到老太太終七。阿根就東拚西湊。湊集了一百塊錢。向少奶奶面前磕了一個頭。

將芸娘娶了回去。那個苑娘呢？因爲面貌生得不及芸娘，鼻樑上有幾點疤痕，眼皮也稍微有點吊起，所以沒有人看想她。她也安分守己，在下公館裏不時進春山書房來領學生。春山見她品性溫厚，舉動大方，絕無丫氣。因此想替嵩山攀親，好在嵩山今年也加了薪水，賺二十塊錢一月，了二十塊錢。夫妻倆苦吃用，也可以敷衍。又替嵩山計算，算積存的錢一總也有一百十七塊，就是替東家贖取那個苑娘，也不少的了。當下便寫信到青元洋行，叫嵩山到來告知他情形。嵩山一聽有此機會，真求諸不得。一力托春山撮合。春山乘間領嵩山見了自己的東家，卜少爺說明替了頭苑娘作伐。卜少爺年紀還輕，不免有點公子脾氣。當下說：「既然先生令弟要她，我怎好要你一個錢領去？」就是春山兄弟兩人聽說謝了，又謝等到嵩山房屋租定，春山擇了好日，就替嵩山結婚。嵩山當時感激春山，真像身生父母一般。自從結婚以後，嵩山運道一天好似一天。在青元洋行從小寫升到會計，每月賺八十塊錢薪水。夫妻倆快樂得眉開眼笑。又過一年，行主外國人回國去了，那家洋行就盤給中國人開接盤的。中國人是南潯一位富戶，向來外行接辦，理之後事事隔膜。嵩山福至心靈，費幾天工夫，將行裏各



種貨品的來源以及通年收入開支的比較詳細列一張表格送給新行主看新行主看了登時快活得笑逐顏開說道難得你這般熟悉我這月行完全托你辦理我八十萬銀子盤下的本來不熟悉這項進出口生意因爲外國人欠了我錢將這月行抵押給我我血本攸關不得不維持現狀不料接手之後茫無頭緒如今你有意替我計劃再好沒有我完全責成你辦就是我也沒有什麼大希望只消出產官利你每年給我八萬銀子我不再要你一個錢了嵩山聽他這樣說法正是喜從天降一口允承了就此升任行長當時行長一職大家叫做買辦也有叫江白渡不懂什麼意思一做到江白渡那是非通小可嵩山登時住下三上三下房子來苑娘也打扮得齊齊嶄嶄從前做了頭吃過多少苦水如今也買兩個了頭將苦水還給他們吃嵩山不管家務專心經營商業向各國打電報定下不少顏料橡皮鋼鐵之類約莫歇下半年貨品運到忽地歐戰開始貨價大漲登時利市百倍也不知賺下多少年底行主來取了八十萬資本去還存着貨品不止一百六十萬嵩山平地做起大富翁來了說也奇怪一個人沒有錢的當兒看得錢像秋風落葉無足輕重等到錢越積得多看得越重一個錢

眞像磨。升。似。的。絕。不。肯。輕。易。施。與。當。嵩。山。造。洋。房。坐。汽。車。的。時。候。正。是。他。堂。兄。從。下。公。館。歇。了。出。來。失。館。在。外。失。館。先。生。的。苦。况。乞。丐。也。不。如。終。日。奔。波。惘。惘。若。喪。家。之。犬。加。着。春。山。生。性。兀。傲。一。次。兩。次。替。嵩。山。借。了。錢。第。三。次。就。不。願。再。上。他。的。大。門。嵩。山。一。朝。得。志。每。日。花。天。酒。地。那。里。還。把。貧。賤。相。與。的。堂。兄。放。在。眼。裏。偶。然。從。汽。車。中。望。見。衣。衫。襪。襪。的。春。山。在。馬。路。上。叫。他。老。弟。他。只。管。別。轉。了。頭。不。理。會。一。天。正。是。大。除。夕。富。豪。人。家。的。大。除。夕。就。與。尋。常。不。同。嵩。山。在。虹。橋。路。新。造。的。洋。房。裏。請。了。許。多。洋。行。買。辦。吃。年。夜。飯。正。興。高。采。烈。的。當。兒。他。堂。兄。春。山。走。了。進。來。只。見。衣。衫。不。全。形。容。憔悴。嵩。山。登。時。吩。咐。娘。姨。引。他。到。灶。間。裏。吃。飯。春。山。道。我。飯。也。吃。不。下。因。爲。欠。人。家。兩。個。月。房。金。三十。塊。錢。一。時。無。處。想。法。今。天。已。是。大。除。夕。二。房。東。萬。萬。不。讓。我。過。去。請。老。弟。看。祖。宗。面。上。再。借。我。一。回。嵩。山。聽。得。十。分。掃。興。也。不。回。答。他。有。無。只。道。你。請。裏。面。坐。一。下。等。我。吃。開。年。夜。飯。再。說。春。山。免。不。得。跟。着。娘。姨。到。灶。間。裏。坐。等。誰。知。嵩。山。只。管。猜。拳。飲。酒。不。覺。酩。酊。大。醉。客。也。不。及。送。上。樓。睡。覺。春。山。足。足。等。了。三。四。個。鐘。頭。不。見。嵩。山。招。呼。一。口。氣。走。出。大。門。自。回。寓。所。這。裏。嵩。山。的。夫。人。苑。娘。知。道。了。連。忙。偷。偷。地。將。五。十。塊。錢。托。娘。姨。送。

到春山寓所只見春山房門緊閉敲了好久一回沒人答應二房東等大家驚異起來  
搥門進去一望春山已直挺挺地縊死在床架上娘姨等嚇作一團回去報告主人嵩  
山吩咐送一百塊錢給二房東托他們收殮了棺木寄放在會館裏將來由我們帶回  
原籍就是從此以後嵩山坐在汽車裏清爽得多馬路上再沒有衣衫襤褸的人叫自  
己老弟的了又過一年嵩山足足發了百萬銀子家財可是世上十全十美的事總沒  
有的嵩山錢是有了只少一個膝下承歡的兒子苑娘只生一個女兒已經十歲面孔  
倒也不像他母親生得眉清目秀而且絕頂聰敏已進學校讀書只是嵩山心中總嫌  
他少一些兒不能傳宗接代因此免不得娶下一房姬妾等下一年却不生養再娶一  
房數年之間連娶了七位如花如玉的姬妾公館也租下好幾處說也奇怪這七位姨  
太太下嫁的時候好像大家忘帶了一件養兒子的傢伙一個個都不生育只恨得嵩  
山唉聲嘆氣無處訴苦苑娘尤其望子心切到處求神問卜菩薩說她命宮裏子息難  
招便有生產也養不長成苑娘就此癩了肺管螟蛉人家十四歲一個男孩替他上學  
攀親一到十八歲就替他圓房娶的湖州雙林地方一家朱姓絲商的女兒過門以後

不料那螟蛉子蓉官嫌比新娘面貌醜陋小夫婦間參商似的不肯住在一起苑娘也只好聽其自然嵩山鎮日看守着一羣野性難馴的姨太太也已不輕易那裏還管得到種種家事有一天嵩山領着他第五個愛妾老五往朋友人家吃喜酒到晚上老五又厭煩起來吵着要回家嵩山有幾位朋友也領着姨太太一同來的大家說道吃中國菜怪油膩的我們還是一同上館子吃大菜嵩山也贊成大家領了姨太太上品香樓吃大菜吃罷大菜又說新娘子也沒有甚麼好看還是一同到新舞台看戲來得有味嵩山同老五也跟着前往八九個人坐下三個包廂這天正演『新茶花』那個主角雲璧玉算得上海數一數二的花旦臉蛋生得俊俏裝束又是新奇閨閣中人家當他活寶貝一般看待便是他幾個配角的小芙蓉白芍藥也個個爭奇鬥勝打扮得天人一般手指上套着一連串燦亮的金鋼鑽戒指也有鈕子上嵌一兩粒金鋼鑽也有胸前綴一朵珠花花心裏嵌一粒金鋼鑽走出簾幕閃閃耀目真像碧天星斗光芒萬道台下看客都不住的稱贊只等主角雲璧玉登場台上電燈頃刻熄滅直到雲璧玉掀開繡幕走出台來電燈霍的一聲驟放光明照見他身上珠光寶氣渾像一座

燈塔頸項裏掛一串珍珠顆顆黃豆般大小額上勒一條束髮的帶帶上綴着十來顆滴珠滴珠四圍都鑲嵌着細碎的小鑽臂上一副珠底嵌鑽的鐲子指上四五隻獨粒的鑽戒最引人注目的要算貼胸一隻別針是一對蝴蝶捧着一朵碧桃花那碧桃花天生就一塊大料紅寶石雕琢成功的同花朵兒一般大小兩隻蝴蝶鑽石穿就蝴蝶肚子上三顆大鑽石每顆有五克拉重都是最上品的火油鑽這隻別針映着電燈光發出五色毫芒將台下看客的目光照耀得撩亂不定這時候看客不約而同的狂喝其彩獨有秦嵩山見了這樣一隻別針呆住了一聲不響他姨太太老五見着也像中了魔鬼一般登時坐立不安嵩山就引着老五一同走出戲院徑回家裏老五推說頭痛要睡嵩山道你慢些兒睡我放在家裏的一支別針你取給我瞧瞧這是我心愛的東西從前化三萬七千兩銀子買的老五聽說登時像冷水渥了脊背心中七上八落沒有主意嵩山又催了一遍老五免不得翻箱倒篋找尋了一回那裏找得出什麼別針幸虧傍邊一位玲瓏剔透的姑娘做圈做套說道太太前天孫公館裏孫太太不是來替太太借過幾件首飾的麼我好像聽得別針不別針可就是老爺要的那支別針

老五捧着腦袋想了一想說道張媽虧你提醒我不錯的這支別針前天孫太太借去做樣子尙沒有來還我明天我同你討去嵩山聽說一時火發拍得桌子應天價響罵道無恥的東西少替我花言巧語吧我的錢自己肋骨上磨下來的不容你整千累萬貼漢子那支別針好好一注產業你竟無緣無故送給一個不要臉的戲子剛纔明明白白見在那個戲子身上你還要推說在那里那里我不管張三李四立刻要你討回來不討回來今天要你性命老五聽說嚇得索索發抖眼淚也直掛下來知趣的姑娘在旁替太太彌蓋說道老爺那真冤枉太太了太太在家裏大門也不出那里認識甚麼戲子孫家太太真不作興的向我們借了東西轉借給甚麼戲子害我們太太受這樣不白的冤枉……嵩山不等他說完叱道賤婦不用你多嘴你曉得孫家在那里立刻去討回來不討回來不成功姑娘只得陰惻惻地走過一邊問太太一聲孫家在那里我陪太太討去免得老爺疑心老五見嵩山盛怒之下也就趁此下場揩乾淚眼同姑娘出外往小姊妹家裏坐了一下即便歸家此時嵩山火已退盡獨自縮在被窩裏正嫌脚冷見老五睡上床來也不再問她要別針好在嵩山的銀子來處很易三萬四

萬只消在洋行裏多撥一粒算盤珠。像老五這樣慷慨大量的人。上海社會簡直不能少。她少了。她就沒有人替戲子裝飾戲子。一不裝飾風頭不健看戲的人便覺無精打采。所以一批看戲的人正該感謝老五這樣豪闊。閒言休表。且說嵩山見幾位姨太太替他拚命用錢。他却不在意。中只有對他的螟蛉子蓉官恨如切齒。因爲他也學着自己的樣。東也租一所小房子。西也包一個妓女家裏。整萬銀子。拿出揮霍。毫不肉疼。嵩山管管他。他說姨娘貼漢子。還是我養婆娘。來得正當。一點姨娘多用你一個錢。就挑你戴頂綠頭巾。我多用你一個錢。你究竟多一個媳婦。嵩山聽氣得發昏。就將蓉官驅逐出門。只苦了媳婦朱氏。了頭一般。給苑娘管束着。蓉官在外本性難移。依然狂嫖濫賭。不到半年。楊梅毒發開了。天窗住在一家小棧房裏。命在呼吸。嵩山得了訊。照堂兄春山縊死的老例。給媳婦一百塊錢。吩咐去收殮。說道。活着千萬不要帶回家裏死了。送進會館。就是媳婦。免不得奉命前往。到了小棧房裏。一問棧主。說人還沒有斷氣。朱氏却並不進房。開了一個隔壁房。問守着其時。黃昏將闌。人聲寂靜。朱氏只聽得丈夫顫抖似的口音。聲聲叫着。自己小名。心中非常惱怒。暗想。結婚三年。從未開口叫。

喚過我。一聲現在臨死。想起我來。我也再不睬你的了。一壁想一壁坐在床沿上。等着棧主人勸了好幾回。說道：奶奶你看五年夫妻面上去送了他的終吧。朱氏越想越恨。那里肯依。一會兒又聽得丈夫聲聲慘叫。十分淒厲。朱氏心想這一陣慘叫之後大概要死了。誰知依然不死。棧主人遠遠地望見病人。心驚膽顫。灑了好幾點眼淚。朱氏又等了一回。聽得丈夫只喊着死鬼的名字。再不喊着自己小名。心中十分愉快。猜到他離死不遠了。獨自悄悄等着。誰知直等到半夜過後。不聽得死耗。棧中幾個茶房不忍。早睡川流不息。走進房間。打探見病人只賸一口痰。升上落下不肯斷氣。大家心酸。下淚對朱氏說道：我們要睡了。你房間不肯進。坐在房門口。看守着病人吧。如果明天一清早不斷氣。趕快送他進醫院。死在我們棧房裏。不方便的。你可知道我們營業攸關。朱氏聽說。免不得答應一聲。坐在房門口。守候。直守到棧房裏人都睡盡。外邊繅絲廠裏的汽管。嗚嗚聲響。病人依然一口氣沒有斷絕。朱氏心煩慮亂。想到天明不死。定要送進醫院。生出許多麻煩。如何是好。一回兒忽聽得丈夫輕微的口音。喊道：鬼呀！快來領路吧。朱氏心機觸發。卽忙趕回自己房裏。褪下床上一個白布枕衣。用剪子剪了。



兩個。荳。大的。洞。眼。再。將。墨。筆。繪。着。猙。獰。的。鬼。臉。然。後。套。在。自。己。頭。上。走。到。病。人。床。前。啾。啾！啾。啾！叫。了。幾。聲。只。見。丈。夫。額。上。盈。盈。地。滲。出。冷。汗。眼。珠。也。漸。漸。突。將。出。來。不。久。雙。腿。一。挺。就。此。斷。氣。朱。氏。褪。下。枕。衣。走。回。自。己。房。間。將。枕。衣。塞。在。蓆。底。然。後。叫。醒。外。邊。茶。房。囑。托。他。們。置。辦。殮。具。不。到。半。日。都。已。買。齊。就。此。草。草。棺。殮。用。兩。個。廩。三。將。棺。材。扛。到。會。館。裏。擱。在。堂。伯。春。山。的。一。旁。就。算。完。結。從。此。朱。氏。做。起。孤。孀。來。了。做。孤。孀。是。悲。苦。的。朱。氏。平。日。做。慣。了。一。點。也。不。悲。苦。家。常。穿。件。元。色。細。擘。襖。子。配。上。白。金。鈕。扣。套。條。印。度。綢。裙。子。釘。上。白。絲。花。邊。滑。滑。的。高。髻。上。紮。一。段。白。銀。絲。垂。垂。的。鬢。角。上。貼。一。朶。白。絨。花。正。是。風。騷。絕。世。冶。蕩。天。生。嫵。嫵。婷婷。走。在。馬。路。上。引。得。背。後。風。狂。兒。總。是。像。大。出。喪。一。般。跟。着。苑。娘。雖。屬。管。束。緊。嚴。外。邊。的。事。也。耳。目。不。週。嵩。山。偶。然。瞧。見。也。假。作。痴。聾。想。起。自。己。兒。子。本。來。螟。蛉。的。又。是。不。成。人。死。了。現。在。要。強。迫。媳。婦。守。節。這。句。話。從。那。里。說。起。還。是。置。之。不。問。吧。嵩。山。待。人。算。得。厚。寬。誰。知。一。顆。災。星。又。飛。到。自。己。頭。上。來。了。恰。巧。那。一。年。天。氣。格。外。酷。熱。寒。暑。表。常。在。一。百。度。以。上。太。陽。像。火。炭。似。的。逼。得。庭。心。裏。花。木。棵。棵。萎。悴。金。魚。缸。裏。的。水。像。沸。湯。一。般。金。魚。個。個。熱。死。嵩。山。在。家。裏。雖。然。住。的。是。洋。

房水門汀牆壁不大傳熱加着開足電風扇吃下冰忌淋只因年紀大了格外怕熱熬到六月初上再熬不住想到莫千山避暑聽說車站沒有聯票出賣因爲河港水小輪船不能開行到了杭州趁民船要一日一夜才到嵩山又怕麻煩當下七姨太道到莫千山既然這樣不便還是爽快到牯嶺廬山只消趁長江輪船到九江九江到廬山沒有多少路程嵩山聽說十分贊成七姨太也願意同行擇了日子帶個娘姨帶個當差一同登艙包一間官房兩人住下傭僕就在客艙裏伺候當開船時候嵩山精神抖擻一無疾病誰知船過蕪湖碼頭嵩山忽發痧氣腳麻手冷口吐腹瀉七姨太手足失措叫船上買辦來想法醫治買辦也無法可想七姨太眼見嵩山一刻病重一刻漸漸人事不省只過得一夜就此嗚呼這時買辦爲保護全船人命起見不得不執行他的威權不管船上死了甚麼人照例屍首一刻不能停留到碼頭時上碼頭棺殮不到碼頭時用預備的太平棺木當嵩山斷命時離碼頭尙遠買辦就吩咐趕快棺殮可憐秦嵩山百萬身家只裝在四塊薄薄的松板裏面並且拋露在公司船後梢頭直到九江碼頭七姨太哭哭啼啼找電報局打電報到上海上海六位愛妾聽得嵩山死耗連

夜逃了兩隻。只賸老五老三沒有逃走。她們因爲小公館裏首飾不多，不值得擔個捲逃的名聲。苑娘同女兒小美子星夜趕到九江，就在原船上運回棺木，重行棺殮。從此以後，秦公館中無獨有偶的，又添了一代孀妹。那逃賸的三位姬妾呢，一過嵩山，終七各自請了律師，向苑娘要求分產。苑娘看死人面上，各分她們三萬塊錢，開拔費。她們就此如魚得水似的，悠然而逝。女兒小美子生得分十俊俏，尤其是絕頂聰敏，書已讀到中學畢業。苑娘因爲兩代孤孀，只留這隻牙兒，不忍草草字人，始初隔壁有家醫生，的兒子叫做詹漢生，向苑娘求婚。苑娘因爲門第不稱，一口辭絕。後來配給一家姓徐的徐迪舟。徐迪舟家計雖不十分充裕，人品也還忠厚，向做金子生意，文墨却還通順。不像他老子徐無鬼，是上海著名刻薄的人物，便是鬼崇見了他，也要搖頭。所以叫做無鬼。無鬼的妻子倪氏，更加來得凶悍，管束丈夫兒子，像奴婢一般。說一句話，誰也不敢違拗。年紀已經五十到來，打扮得妖妖嬈嬈，背後望着，還像十七八歲的小姑娘。竟然是一個艷魅。無鬼除倪氏之外，尙還娶下一房姨娘，秘密住在長浜路，就是倡門中很有名望的火爐老。二十分風騷，無鬼只瞞着倪氏。當兒子迪舟論婚時，無鬼打聽得

嵩山有這樣大的家私而且沒有兒子只賸兩代孤孀正是喜從天降托媒人一力撮合訂婚以後不滿一年無鬼便替兒子完婚此時苑娘因爲只有這個嫡血奩資儘量給她首飾古董衣服木器之外尙有銀行存款公司股票統共不下二十萬金遺嫁那一天鄰里親戚個個看得眼紅彷彿秦公館搬場一般嵩山有幾個遠族的姪子見了這樣狠嫁大家敢怒不敢言只在旁邊瞧着肉疼廸舟的父母看着各人笑得眼睛沒了縫廸舟結婚以後小夫婦愛好逾常一對兒到西湖度蜜月白公堤畔西泠橋頭總是影形相隨沒有分離過片刻小美子天性穎悟對着名山嘆息說道一個人算萬物之靈其實木石也不如你瞧那一木一石誰不是三四百年了依然蔥蘢可愛嶙峋可喜一個人呢上壽不過百年便要白骨委荒坵了那里及得來木石廸舟聽得不悅道人有性靈的不是木石可比你瞧那忠臣孝子白骨雖朽精神千古不磨莫說忠臣孝子就是像湖上的蘇小小青千百年後也還有人知道萬物那里及得來人小美子說道像蘇小小青的人能有幾個說着便覺悒悒不歡一月以後兩人便回到上海誰知美滿姻緣造物所忌不到三年小美子就此溘然物化據說小美子患的猩紅熱病起

病到斷氣不滿三天並且病重的當兒親愛的丈夫。她也不在跟前往揚州探親戚去了。小美子清醒時候吩咐一個親信。快打電報去叫回來。誰知無鬼夫婦。只不許打。恐怕兒子回來了。傳染猩紅熱。隔下一天。那娘姨偷偷地去打了個急電。她星夜趕回家來。其時小美子神志尙清。只在床上慘叫着。她的名字說她回來吧！她舟回來吧！她舟一踏進門就聽得這一陣慘叫的聲音。搶步到房門口答應着道：我愛！你的她舟回來了。小美子在床上發狂似的歡迎着。伸出雙手。要想擁抱似的。她舟正待迎上前去。誰知門口早埋伏下兩個精壯的車夫。將她舟兩臂握住。扯到隔壁房間。用力按納在沙發裏。她舟驚出意外。不懂他們甚麼意思。車夫道：老爺太太吩咐。因爲少奶患的喉痧。怕要傳染千萬。不讓你進房。她舟不依。儘力掙扎。那裏掙扎得脫。此時只聽隔壁房間裏。淒然叫道：我的她舟呢。怎樣不來看我呀。哎喲！我的心痛死了。她舟飄在耳中。真像萬箭穿心。掙扎了一回。氣力也漸次完了。聽隔壁房間裏的呼聲也漸漸低下去。只輕輕的叫着好人！好人！我有話說哩！我有話說哩！她舟又發狂似的掙扎。腦袋在牆壁上撞得震天價響。無鬼夫婦這時候站在媳婦房

門口眼見媳婦斷氣在卽一面打發娘姨叫她母親嫂嫂來一面走進媳婦房間打開媳婦的箱籠將值錢的東西一件件取出運往自己房裏此時小美子尙還沒有斷氣躺在一張半銅床上眼睜睜地望着只見無鬼夫婦在自己箱子裏翻出一件件錦繡輝煌的衣服來登時一顆未死的芳心如針刺一般淒然叫道這是我嫁時的衣裳呀我病好了要穿的咧又見開她的首飾箱慘叫道這里都是值錢的東西亂姆媽給我的你們不要拿去咧無鬼夫婦那里肯依小美子在床上眼見公婆取一件東西自己的慘叫一聲眼眶子里沒有乾涸的淚珠也落下兩滴等到東西一件件取完她淚珠也乾了口音也啞了無鬼夫婦只叫兩個老佣人看守着自己走到兒子房間裏無鬼見兒子掙扎不定他就對兒子打恭作揖的說道好兒子我不是不許你們夫婦決別因爲她的病症很容易傳染傳染了不容易治你犯不着將性命去搏愛情老實講我只生你一個兒子死了要絕嗣的死一兩個媳婦算什麼一回事你年紀輕有了錢天下美婦人隨你選擇迤舟道父親的話錯也不錯只是兒子三年夫妻的情分這時候不忍不送她的終父親如果今天一定不放我們相見一面我情願自殺跟將上去無鬼

聽說只道那麼我允許你離開床前五尺地步和病人講三分鐘話。迪舟說聲也好兩個車夫就放他進隔壁房間誰知迪舟沒有走到離床五尺地步小美子已來不及講三分鐘話尋她的父親去了。迪舟心肝肉的叫她她聲息全無。迪舟哭得昏了過去。醒來時見小美子的娘同媳婦都來了。捧着屍首痛哭。哭了一回要求檢點女兒箱籠。找出幾件衣服燒化。倪氏領苑娘翻箱倒篋。找了好久。一回也沒有。一件新鮮的衣服。苑娘氣着哭着。等到大殮之後。便同媳婦回家。這裏無鬼死了。媳婦不滿三天。後門口已一疊連疊的庚帖。送到家裏。不久也就替迪舟續了絃。好在無鬼有的是錢。死一個媳婦多一份家財。正是求諸不得。迪舟不久也就將愛妻漸次淡忘。只有秦嵩山家裏一對孤孀伶仃。悲苦然而像媳婦。朱氏一點也不悲苦。每天濃妝艷裹了。逛逛遊戲場上。上館子。正是爲樂未央。那一天不知怎樣認識了俞蝶卿。同進冰忌淋店。只因這一番又鬧出亂子來了。正是

華屋山丘原瞬息 朝雲暮雨太荒唐

不知朱氏同俞蝶卿鬧出什麼亂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傀儡登場珠璣在握 夜叉入室粉黛摧殘

俞蝶卿自從和汪姨太翠玉脫離之後，妍識一個白相人，嫂嫂叫做強盜牌老三，那強盜牌老三倒也是上海倡門中赫赫有名的，不但倡門中有名，虹口一帶賭場裏也算得是個大亨。她搶過十三隻半檯面，怎麼叫搶檯面呢？就是她的妍夫在外面和別人賭錢，她走來將檯面上的錢不問情由一籮腦兒搶了就走，別人不敢替他討還，就算整隻檯面假使其中有一個人比她面子大有勢力替他討還一份錢，就算半隻檯面。強盜牌老三搶過十二回檯面，沒有一個人敢替他討還半個錢。第十三次碰到巡捕房裏一個督察員叫做汪麻皮，勢力比她大得多，老三不敢不雙手奉還，這就算半隻檯面。如今老三收心得多了，不大在外面闖禍，包着三四個小先生在堂子裏拆份頭一年的進款，可也不小。堂子裏人尊他做鴛鴦王，叫她三好婆，其實老三年紀並不十分大，三十出頭，得有限人家怕她蠻橫，尊崇她一聲好婆，她自己住在長浜路，就是上回書裏所說徐無鬼的小老婆火爐老二一起兩上兩下房子。老三二房東火爐老二只借一個廂房，老三本來有個姘頭閻阿根，又叫閻羅王的，向在包探裏面稱雄，後來捉



強盜一不留心給強盜一手槍打死了。老三就再姘不到赫赫有名的人物。一向在外面。臨時尋點野食都不配她胃口。後來在遊戲場裏碰見俞蝶卿。覺得他溫馴若處女。當即帶回公館。當他一件玩物似的尋尋開心。蝶卿起初不識她什麼路道。後來調查清楚。才詳細知道她的歷史。自己就像煨灶貓似的。蹣跚着不敢放出手段。老三高興起來。給幾個錢。蝶卿用用。蝶卿無可無不可的替她工作。工作彼此倒也好算得公平。交易無如一個人的肉慾。沒有限度的。蝶卿給老三發揮肉慾。老三覺得還可以將就過去。蝶卿却以為被動的不十分舒服。自己還想另找一個人發揮發揮肉慾。一天也在遊戲場裏見了秦少奶奶。朱氏面貌雖覺可憎。態度的風騷。加人一等。於是如蠅逐臭的釘了一回梢。只沒有交談。當下直跟到虹橋路。奏公館。蝶卿眼見這麼大的門閥。一定現血充足。不但可以發揮肉慾。還能靠此撈一筆外快。這天雖沒有攀談。以後常常在秦公館門口守望。恰巧苑娘生病。朱氏服侍苑娘。沒有工夫出門。後來湖州又來了兩位侄子。要求苑娘析產。爭吵得闔家不安。朱氏益發無暇遊逛。連窗口也不望一眼。只害得小俞像熱鍋子上。螞蟻似的。在秦公館門口盤旋不定。那公館對門有一家。

小麵館小俞發痴似的鎮天在小麵館裏坐守粥飯不吃只吃餛飩湯麵水餃那麵館子老闆當他神經病發小俞連等了五天工夫見她樓窗也不推一推不覺心灰意懶歇下兩天第三天又不心死垂晚踱到虹橋路兜圈子忽見附近荒場上鑼鼓喧闐正在串演木頭人戲圍着一羣泥腿小孩看得嘻嘻笑着嘴笑做了一回那個縮在幕裏的人托着一面銅鑼伸出幕來討錢小孩子兩眼睜睜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個錢也沒有的投在鑼中便是對面一帶推開樓窗遙望的人見在那里討錢也連忙關上樓窗不敢再瞧一眼那個幕中人只嘆了一口氣停鑼煞鼓不再串演小俞此時心機觸發就對那個做木頭人戲的漢子說道你今天點心吃過沒有那人操着山東話道沒有吃小俞道我請你吃麵去那人驚異似的對小俞望了一眼也不答話小俞道不必客氣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小弟生平喜歡結交江湖上朋友你跟我來就是那人聽他這樣說挑着担子跟在後頭直到小麵館門口停下小俞引進裏面當真和他同桌坐地先問他姓名他說叫卞玉亭小俞叫兩碗肉麵外加四兩白玫瑰請他吃喝卞玉亭堆下笑臉稱謝不迭小俞說道卞老哥我是個戲迷最喜歡聽戲不知老哥唱的甚麼戲玉

亭笑道：我唱山東高調，比京戲來得宏亮，不過沒有甚麼板眼，隨意唱。小俞拍手贊成道：我就最喜歡山東高調，唱得越嚮越好聽，沒有板眼，就叫浪漫派。最自然，不知可有戲目？卜玉亭道：戲目同京劇相彷彿，大不了幾齣。天水關、斬黃袍、黑風帕之類，不過只有老生、大面、戲、青衣、小生。戲在我那隻舞臺上唱，臺下聽客一點聽不清楚，所以我。不唱以外，要算全武行的戲，什麼豬八戒、招親、孫行者鬧天宮，最最賣力，翻起斛斗來，總是五十一百演員，氣也不透，一透並且還用真刀真槍，一陣廝殺，性命都不顧了。這兩種拿手戲外，其他小玩意兒，什麼木孩兒、廝打老虎、吃小和尚、頭頂上旋盆子，都是做給小孩子們瞧的小俞道：佩服得很，不知班子裏統共有多少演員？玉亭計算了一算，道：連客串的票友在內，倒也有三十多咧。小俞嘆喏一笑，道：木頭人也有甚麼票友客串的？呵笑話，不笑話。玉亭道：當然有的，手忙脚亂時候，鑼、錘、鼓、鎗，都要一齊登臺。當個角兒，那得不算客串的票友呢？小俞笑了一陣，又道：包一臺戲，不知要多少錢？玉亭道：也不一定，多到兩毛小洋，少到二十枚銅元。小俞道：我今天興致很好，請教老哥立地搭班子串演一臺戲。卜玉亭此時酒落歡場，不覺也高興起來，走到對過秦公館。

洋房壁下搭起臺來。一陣鑼聲當真。傀儡登場。俞蝶卿坐在小麵館裏。面對着舞臺。看得清清楚楚。開場一齣。大賜福。接着斬黃袍。空城計。李陵碑。黑風帕。一個人唱。幾種聲調。倒也唱得迴腸盪氣。響遏行雲。這時候看白戲的。越叙越多。人聲嘈雜。笑語喧譁。臺上開演武戲。鑼聲響處。鑽出孫行者。猪八戒。牛魔王。來拚命廝打。遠遠望着烟霧。瀰漫。殺氣騰騰。看客拍手喝彩的聲浪。震動屋宇。小俞也看得精神煥發。不過小俞的看戲。一雙眼睛不但看幾個木偶。還注意在秦公館兩扇樓窗上。秦公裏的少奶奶。這時恰在房間裏洗澡。聽得外邊鑼聲鏗然。人語喧囂。很覺詫異。等到洗罷浴。穿上衣服。不免推窗眺望。瞥見窗下搭着一隻木頭人。舞臺臺前圍住一堆人都穿短衣的小工。車夫之類。望了一回。正待縮進頭去。忽聽得很尖脆的嗓子狂喝一聲。好嗎！咕咕叫！秦少奶奶抬起眼波。向麵館門口一望。正和小俞打個照面。四目溶溶。射了一射。秦少奶奶別轉了頭。心中忖着。這個小圓面孔的人。好像在那里見過。忖了又忖。想起一星期前。在平安公司屋頂釘梢釘到我家裏來的。就是此人。難道我無心他有意。在這里等下一星期了麼。真太誠心了。大概決無此事的一璧。想一璧再偷看小俞。只見他眼睛一煞。

也。不。煞。對。着。自。己。痴。望。秦。少。奶。盈。盈。一。笑。縮。進。頭。來。這。時。候。木。頭。人。戲。已。做。完。小。俞。再。給。卞。玉。亭。兩。毛。錢。玉。亭。再。三。推。辭。小。俞。道。不。用。客。氣。太。辛。苦。了。玉。亭。謝。了。又。謝。挑。着。担。子。便。走。小。俞。依。然。坐。在。麵。館。裏。痴。守。目。光。只。望。着。壁。上。兩。扇。窗。子。一。會。兒。天。已。黑。暗。小。俞。見。樓。窗。內。燈。火。熒。熒。窗。門。洞。開。秦。少。奶。也。不。時。在。窗。口。窺。探。其。實。這。時。候。窺。探。的。不。是。秦。少。奶。是。秦。少。奶。一。個。丫。頭。叫。做。繡。雲。繡。雲。在。窗。前。乘。涼。不。時。望。望。野。景。秦。少。奶。已。下。了。樓。陪。老。太。太。苑。娘。吃。夜。飯。苑。娘。病。後。肝。火。很。旺。一。不。稱。心。就。要。打。人。罵。人。有。時。將。全。桌。飯。菜。掀。翻。在。地。有。時。將。新。製。的。衣。服。剪。成。數。塊。媳。婦。朱。氏。同。兩。個。侄。兒。對。着。她。戰。戰。兢兢。不。敢。露。出。笑。容。苑。娘。吩。咐。一。聲。開。飯。娘。姨。連。忙。端。出。兩。桌。飯。菜。一。桌。在。外。房。間。一。桌。在。大。菜。間。裏。外。房。間。一。桌。老。太。太。少。奶。同。老。太。太。面。上。兩。個。親。戚。李。母。姨。張。太。太。一。同。圍。着。坐。下。那。大。菜。間。裏。一。桌。兩。個。姪。兒。幼。山。少。山。同。姪。兒。的。朋。友。奚。四。先。生。三。個。人。吃。喝。苑。娘。吃。飯。時。候。不。准。誰。人。開。一。聲。口。吃。罷。飯。丫。頭。擰。手。巾。倒。漱。口。水。送。牙。籤。還。從。荳。蔻。匣。子。裏。取。出。小。半。粒。荳。蔻。送。上。老。太。太。然。後。替。老。太。太。搥。背。心。這。是。苑。娘。定。下。的。老。規。矩。老。太。太。這。一。天。因。爲。兩。個。姪。兒。請。了。一。位。紹。興。師。爺。式。的。奚。四。先。生。出。來。

要求分家。私心中很不起勁。少奶奶吃罷飯，正想上樓來了一位小姊妹，就是隔壁詹醫生的女兒詹小姐，生得胖胖的面盤，梳一條滑辮，年紀十七八歲，當將綳子上新繡成的一雙拖鞋，面送給秦少奶看。秦少奶看了一眼，道：「做得甚好，不過葡萄的花線顏色太深一點兒。」詹小姐道：「你燈下看，咧日光裏看一點也不深。」秦少奶笑了，笑道：「這雙拖鞋不像你穿的好像男人穿的。」詹小姐道：「是男人拖鞋，我家弟弟的呀。」秦少奶道：「你嫂嫂可是不會替弟弟做要你做。」詹小姐道：「嫂嫂小人家出身，那里做得來。」綳子正說到這里，忽聽得「砰」的一聲，老太太將一隻茶盃摔在地上，碎作好幾塊，接着一聲長嘆，躺下籐榻裏。秦少奶幽幽的道：「老太太又在那裏發火了。」詹小姐道：「老太太發火，只有我去勸她。」秦少奶道：「那麼費心，你去勸她老人家吧。」詹小姐包好拖鞋，走近老太太面前，此時丫頭繡雲蹲在地上拾碗片，見了詹小姐，連忙端上一隻椅子。詹小姐並不坐一隻手，搭在籐榻沿上陪笑，叫聲「老太太」，太太坐了起來，說道：「好小姐，兩天不見你了，出門沒有？」詹小姐道：「沒有出門，在家裏做綳子。」太太你身體復原，沒有飯量，如何老太太道：「還好，倒是心境不暢，他們一輩子都要我的老命。」詹小姐道：「請老太太放

寬胸懷年紀大了氣不起的今天我陪老太太看戲好不好老太太微微笑了臉道新近上海有甚麼好角兒到沒有上回你同我去看的那個雲璧玉唱是唱得還好可惜同我一樣年紀大了身段已硬做工那里及得來前十年做花旦的全靠身段做工上四十歲的角兒總做不好的了詹小姐道可不是啊那個雲璧玉怕四十歲不止了我見他面上綉紋也已不少上了裝倒還隱藏得過老太太道他只不過三十來歲記得十年前看他的紅鸞禧他不過二十來歲那時候上了蹺化了粧風頭真好詹小姐道現在上海大舞臺新到一個甚麼楊一樓今天唱安天會不知是什麼戲老太太道楊一樓在北方很有名氣是個武生安天會大概是一齣武戲吧可惜武戲我就不喜歡看不知可有同來的什麼旦角詹小姐道我只看見牆壁上貼的海報還有兩個甚麼尙秋雲白芙蓉今天做虹霓關不知好不好老太太聽說快活着道尙秋雲的戲做得再好沒有我從前見過他的三堂會審嗓子很脆扮相做工都很自然今天唱虹霓關倒是一齣好戲詹小姐道老太太一個多月沒有出門了今天有興致我陪老太太看去老太太喜逐顏開的道去看一回也使得詹小姐便說那麼我們同少奶奶一起三

個人去熱鬧一點。老太太點頭。此時秦少奶已聽得老太太同詹小姐說話也湊趣着道：老太太高興時我陪老太太一同看去。位置可要叫當差的去定。老太太喊一聲阿福外邊走進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鞠躬站着。老太太道：阿福你打個電話到大舞臺定個包廂。沒有包廂官廳也好。最好前五排。阿福答應一聲。老太太又道：你再打個電話到飛龍車行叫汽車夫耕泉開一輛轎車來。阿福應了幾聲。是退出房間打電話。不消片刻。汽車已到。阿福也來報告說：大舞臺電話打不通。我自去定的。案目叫金山。定下十號包廂。請老太太早一點去。今天禮拜外加都是重頭戲。此刻早已賣滿座。遲去了。恐給別人搶掉。太太答應一聲。即忙吩咐媳婦打扮。詹小姐也走回去。一躺不多一刻。又走了過來。三人急急登車。少奶奶道：丫頭繡雲叫她同去。好不好。老太太說：家裏人少。要她看守房間不必去吧。好在有詹小姐扶持。詹小姐也道：我來照料。老太太繡雲可以不必去了。當下汽車蠕蠕開動起來。秦少奶忽見遠遠站着一位少年。正是剛才坐在麵館裏的那人。心中又驚又喜。忽又叫住車夫。慢開對老太太說：我的香烟罐忘記帶。待我叫一聲阿福吩咐他送來吧。老太太點頭。秦少奶搖開車窗。



高叫着道：「阿福，你問繡雲取一罐香烟，送到大舞臺包廂裏來。」阿福站在門口，答應一聲，曉得汽車便風馳電掣的直向大舞臺開去了……這裏站着的小俞，早已聽得清楚。秦少奶說的大舞臺包廂裏，一溜煙趕到大舞臺，誰知找來找去，樓上沒有坐位，祇得在樓下正廳坐着，眼見秦少奶在頭排包廂裏，同一位胖胖的大小姐，有說有笑。一時難以搭訕，那秦少奶呢？此時也早已望見小俞，不時流波送盼，只恨不能交談。直到臺上，尙秋雲登臺，小俞再不能耐，走上樓去，假作尋找友人似的，在秦少奶面前走過。了好幾圈，秦少奶也推托小遺，走出包廂，從小俞面前走過。小俞輕輕在秦少奶腿上一碰，見秦少奶並不瞋怒，知道已經入港。一路釘在後面，低聲說道：「我在門口等你。」秦少奶只不回頭，走進女廁所，小俞也不再去看戲，站在沿馬路等候。秦少奶胆子真大，回進包廂裏，面孔一紅，對詹小姐咬着耳朵說了一句話，翻身要走。詹小姐對她嫣然一笑，說道：「巧極了，你就回去吧。可是好戲沒有眼福看。」老太太問爲甚麼要去。詹小姐對老太太低低說聲：「老毛病。」老太太也就明白了，說道：「那麼你也不必再來。」汽車開回去了。仍叫他來接我。秦少奶道：「我坐黃包車，就是免得耕泉開來開去。」老太太說聲也好。

秦少奶便飄然而去……門口小僮見秦少奶當真娉娉婷婷走出門來快活得心搖神蕩一路跟隨在秦少奶後頭直跟到跑馬廳兩人唧唧噥噥講個不休講的什麼話也無煩作者細表不外乎幾句唧噥我愛的老套好在僮蝶卿自有家傳腳本的當晚因時光已晏彼此來不及有甚麼舉動小僮直送秦少奶到公館門口訂下後會才始回去第二天晚上歐東旅館又多了一對野鴛鴦小僮初會秦少奶不知秦少奶底細免不得軟語溫言將秦少奶弄得像汪姨太翠玉一般死心塌地無如秦少奶外強中乾虛有其表身體既沒有翠玉那樣自由自己究屬是個大家嬌婦總須顧到身分名節豈能公然出入于各大旅社其次就是金錢問題秦少奶手中私蓄不多反不及翠玉倒有三四千金現蓄秦少奶的錢都在老太太手中老太太每月只貼媳婦一百塊錢另用秦少奶雖然用不了百元積蓄也就有限秦少奶有幾件首飾值三四千金平時也都存放在老太太鐵箱裏老太太不大肯放媳婦插帶因此小僮同秦少奶開過幾次房間之後就覺得有些不大上勁秦少奶明知自己姿色夠不上博取少年人的愛情要把金錢來買一時又沒有這筆代價便覺悒悒不歡一天事有湊巧老太太有

個親戚張太太替兒子結婚借在振亞旅館老太太歡歡喜喜引媳婦去吃喜酒出發的當兒老太太從好久沒有開過的一隻鐵箱裏取出一對珠花一隻鑽戒一對小鑽圈給媳婦插帶秦少奶當然也眉開眼笑起來打扮了一番幾次攬着鏡子照看女人家打扮得漂亮一點就要想起心上的戀人打算給戀人賞識賞識這也是天性古人說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一點兒不錯的那天秦少奶打扮得齊齊整整同老太太到振亞旅館道過喜吃過飯乘隙溜到隔壁大菜館裏打了一個電話給小俞約他就到這家大菜館來小俞匆匆便到見了秦少奶這般衣服華麗滿頭珠翠奇怪着道你今天做新娘子不成秦少奶道我今世裏不再做新娘子了只有看人家做今天就在隔壁旅館裏看人做新娘子說着微微嘆了一口氣小俞今天登時換了一副笑臉。臉。花。朶。眼。的。安。慰。着。道。做。新。娘。子。也。沒。有。多。麼。趣。味。還。是。我。們。偷。偷。密。密。地。做。老。娘。子。好。秦。少。奶。在。小。俞。手。背。上。搨。了。一。把。小。俞。約。秦。少。奶。開。歐。東。旅。館。秦。少。奶。抵。死。不。依。說。老。太。太。還。沒。有。回。家。我。此。刻。冒。了。險。約。你。來。的。怎。好。放。她。的。生。呢。小。俞。道。那。麼。我。守。在。旅。館。裏。你。送。了。老。太。太。回。去。就。來。秦。少。奶。道。今。天。回。去。怕。時。光。不。早。我。們。還。是。明。天。

叙吧。小俞將秦少奶玉臂捏了。一把道：親愛的，我見你這般嬌艷，便熬不住了。今天無論如何，請你開開恩吧。秦少奶對他瞟了一眼，道：我能夠來總來的，不要這般惡形。小俞道：那麼，我今天無論怎樣，總在歐東旅館等你。你來時，只要問茶房小王，就是秦少奶。點了點頭，見時光已經不早，約略喝了一盃咖啡，便回振亞旅館吃罷喜酒。老太太精神已經不夠，坐在床沿上打盹。張太太連忙吩咐車夫送客。秦少奶便陪老太太回家。當將首飾一件件脫下，依舊交還老太太，放在鐵箱裏。老太太整理一番，自回房間睡去。秦少奶望着手錶，上還只十一點鐘，推說出門望詹小姐，徑到歐東旅館。當在旅館門口瞥見汽車夫耕泉，呆了一呆。原來那耕泉還是嵩山在日時候的老汽車夫。生性忠實，常年在秦公館走動。老太太待他像自家人一般。當下秦少奶見了耕泉，不免面上訕訕的招呼一聲。耕泉問少奶奶找誰。秦少奶含糊着走進旅館，心中好生不快。乘電梯直上三層樓，找到茶房小王。小王便告她在一百七十號。秦少奶推進門去，忽見小俞躺在銅床上，另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坐在沙發裏，生得一臉橫肉，粗眉大眼，面上神氣非常凶悍，不像好人。人家婦女，秦少奶見了，趑趄不前，正待退出房間已

被他們瞧見小俞連忙坐起身來道徐家嫂嫂你可是找徐先生他剛來過知照我說  
等你來叫你在這里等。一下他馬上就來。秦少奶聽得小俞一派胡言心中十分懊惱  
猜到那個女人總是和他有關係的。否則爲甚麼要在她面前掉這個搶花呢。不免由  
懊惱而生憤恨也不回答什麼退出房門悻悻而返。房間裏小俞正待追將出來給那  
個婦人一把拖住說道。既然是徐家嫂嫂讓她去就去了。要你發什麼急。小俞祇得坐  
下。那婦人又將小俞大腿上一塊肉提得二三寸高說道。白相女人就白相女人。有什  
麼私弊夾賬要鬼鬼祟祟呢！小俞假作驚慌道。誰要白相女人。那婦人冷笑一聲道。  
咪！你要在老娘面前掉搶花。真自不量力了。老娘好算得掉搶花的。老師傅你剛才  
那種過門訣竅。只好騙騙初到上海的鄉下女人。騙我是談也不用談起。小俞登時軟  
了下來。說道。三好。婆婆你的手心底真比如來佛還大。總也跳你不過的那個女人。不瞞  
你說。我剛搭上訕頭約她在這里相會。老三。嘴一披道。剛搭上訕頭。我真也不相信。咧  
你今天老老實實把那個女人的來蹤去蹤說給我聽。我就饒你一遭。不說我聽咪！  
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小俞吐了吐舌頭笑道。好人我說。我說。老三才放下臉來。走

近小俞床前兩人並肩坐着小俞不免將秦少奶的身世和自己勾搭上的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老三眼波對小俞一瞟道瞧你不出煨灶貓似的也有這一點兒捉老鼠本領小俞嬉着臉道要在你老師傅前學些兒乖咧老三拍着腿道你也不用學得乖既然碰到這種寡老老實說他也是老吃老做蒼蠅弗抱沒縫的蛋在外頭跑跑照她身分起碼讓她用掉個一萬八千不用銅錢太便宜了她她下回還要跑得起勁點咧小俞將老三的手捏了一捏道好人原是這樣呀我一心要她化費幾個錢怎奈她詐窮裝苦乾血癆似的不肯用錢真沒有法想要討教你老師傅的就在這上面呀老三笑得花枝亂顛道枉爲你外邊跑跑這一點兒小法子也想不出來還要拜老師傅咧好！老娘今天做個人情讓你身上皮子換換新鮮但是皂隸不差餓兵拜老師傅的孝敬先要過門才好小俞勾着老三頸子連接了幾個吻說道好人快說呢老三道這份人情未免太薄不是嘴碰着嘴就算數的呵要重重謝我咧小俞道你說怎樣謝法呢老三香口湊到小俞耳朵上嚶嚶說了幾句小俞嫣然一笑兩人就橫躺到床上去了……且說秦少奶回到家裏一夜心煩沒有好好兒睡第二天垂晚偶然推開窗

子望望野景。忽見小俞站在窗前，對自己調眼色。秦少奶免不得推托望小姊妹出門。會見小俞，小俞打恭作揖的陪，不是仍約秦少奶到歐東旅館。秦少奶無可無不可，一路跟着走，也不乘街車，直走到將近歐東旅館，覺得滿身是汗。小俞便同秦少奶走進嚼雪居吃冰忌淋，恰巧又碰見了馬空翼，尤璧如、汪綺雲三人。秦少奶不免紅漲了臉。一陣羞愧，虧得綺雲等已走出門去。秦少奶略坐片刻，只喝了一盃橘子水，便同小俞往歐東旅館三層樓一百七十號房間。其時只有七點多鐘，兩人攀談了一陣，叫西崽送進兩客公司大菜吃罷，已敲十點鐘。小俞知照秦少奶先睡，我去找個朋友說句話。一回兒就來說着匆匆，便去。秦少奶坐了一回，也就先睡，脫下一件淡湖色印度綢外衫一條，元色印度綢裙子橫躺在銅床上等候。小俞約莫半句鐘，光景小俞當真來了。兩人便解衣安寢。正巫夢初醒的當兒，秦少奶忽聽得一片門敲聲響，嚇作一團。小俞坐起身來，要開秦少奶，拖住他不許開，爭執了好久。一回敲門聲音愈敲愈急，小俞灑脫了秦少奶的手，自己去開門。誰知又開進了一位面目猙獰的婦人，就是強盜牌老三。氣咩咩走近床前，不問情由，只輕輕地將秦少奶一把頭髮拖下床來。秦少奶一聲嗷。

唷。老。三。伸。出。巨。掌。照。准。秦。少。奶。臉。上。劈！拍！兩響打得一片火也似的。緋紅秦少奶登時淒然泣下。淚珠兒像檐雨一般吊將下來。小俞站在旁邊眼睜睜地看着。好生不忍。一手攔住老。三。老。三。打。順。了。手。又。把。小。俞。迎。頭。痛。擊。額。角。上。登。時。起。了。兩。個。栗。子。老。三。叫。聲。淫。婦！不。要。臉。的。做。了。孤。孀。還。要。勾。引。人。家。男。子。占。據。我。的。丈。夫。今。天。不。剝。你。皮。不。抽。你。筋。等。待。何。時。說。着。動。手。將。秦。少。奶。的。一。件。襯。裏。小。短。衫。豁。拉。一。聲。十。二。粒。鈕。扣。扯。得。一。粒。不。賸。露。出。高。聳。聳。的。兩。隻。乳。峯。來。乳。峯。的。中。間。像。一。道。濠。溝。似。的。秦。少。奶。喘。着。氣。濠。溝。裏。一。起。一。伏。又。像。有。什。麼。兵。士。埋。伏。的。一。般。老。三。再。仔。細。一。看。濠。溝。中。拖。着。一。條。燦。爛。的。金。練。子。練。子。頭。上。繫。一。枚。鷄。心。老。三。用。力。扯。了。下。來。開。出。一。看。裏。面。小。一。張。照。片。正。是。秦。少。奶。自。己。的。老。三。喜。不。自。勝。對。袋。裏。一。塞。此。時。秦。少。奶。已。氣。得。四。肢。無。力。不。能。動。彈。小。俞。在。旁。做。好。做。歹。的。勸。解。說。好。人。這。事。完。全。我。不。好。我。引。誘。她。來。的。你。要。打。打。我。要。罵。罵。我。切。不。可。碰。歪。她。一。點。兒。她。是。好。好。人。家。的。少。奶。奶。不。比。堂。子。裏。姑。娘。由。你。打。罵。老。三。聽。說。又。把。小。俞。一。記。嘴。巴。叱。道。我。也。認。得。她。是。好。好。人。家。一。個。少。奶。只。問。她。爲。甚。麼。到。這。地。方。來。老。娘。說。得。嘴。響。臂。膊。上。吊。得。起。人。肚。子。上。站。得。起。人。



雖。是。小。小。人。家。出。身。倒。也。沒。有。幹。過。這。回。事。現。在。你。也。好。了。瞞。了。我。在。外。邊。幹。這。種。天。通。我。不。要。你。甚。麼。你。還。我。一。筆。銀。錢。還。了。我。彼。此。分。手。一。刀。兩。段。不。還。我。辦。也。辦。不。到。老。實。說。你。那。個。人。就。是。我。的。我。有。權。力。管。束。你。說。着。又。要。打。小。俞。小。俞。跪。了。下。來。求。饒。此。時。秦。少。奶。在。旁。哭。得。珠。淚。縱。橫。眼。見。那。個。婦。人。殺。氣。滿。面。不。覺。心。驚。肉。顫。老。三。和。小。俞。吵。了。一。陣。又。對。秦。少。奶。說。道。好。了。橫。豎。我。認。得。你。明。天。我。到。你。公。館。裏。來。請。問。你。你。們。秦。公。館。現。在。野。鷄。堂。子。都。不。如。了。看。你。明。天。有。隻。面。孔。見。我。沒。有。說。着。又。將。衣。架。上。秦。少。奶。一。件。淡。湖。色。印。度。綢。的。外。衫。取。了。要。跑。小。俞。同。秦。少。奶。都。發。急。起。來。一。齊。求。饒。道。好。太。太。事。情。我。們。做。錯。了。請。你。開。個。恩。吧。衣。服。和。一。個。鷄。心。兩。件。東。西。都。還。了。我。們。老。三。嘴。一。披。道。還。你。們。天。下。沒。有。這。樣。便。宜。事。老。實。說。兩。件。東。西。明。天。要。做。個。證。據。給。你。們。秦。老。太。太。看。秦。少。奶。聽。說。一。把。扯。住。老。三。手。臂。哭。着。道。你。要。這。樣。還。是。請。你。爽。爽。快。快。今。天。殺。了。我。吧。我。這。個。台。不。願。意。坍。到。家。裏。去。的。老。三。將。手。臂。一。灑。走。出。房。門。秦。少。奶。登。時。昏。了。過。去。正。是。

狼行狼負終相倚

綠慘紅愁悔已遲

不知秦少奶討還這兩件東西沒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浪子貪財甘言迷蕩婦 車夫仗義巧計救紅妝

秦少奶悠悠醒來時只見她戀人小俞雙膝跪在自己面前嗚嗚啜泣心中好生不忍連忙伸手搭在小俞肩上淒然說道好人現在事情鬧到這個樣子你發急有甚麼用我們兩人既然愛好索性愛好到底大家吃二錢生鴉片烟死了吧小俞捧着臉道親愛的少奶你那里可以死得我死是不要緊的也用不着什麼生鴉片爽快讓我立刻撞死在你面前算報答你一身清白的名節說罷旋轉身軀捧住腦袋猛向牆壁上撞去只聽卜東一聲立刻昏倒在地秦少奶急得花容失色手足亂顫連忙抱起小俞拉拉扯扯扶到沙發上然後走到自來水面盆邊擰了一把冷手巾貼在小俞額角上小俞一縷痴魂悠悠醒轉又對秦少奶說道你爲甚麼要救我呢我害你到這副樣子不能做人死了還有餘辜咧你救了我使我心中更加對你不住了秦少奶帶哭帶訴道我說死大家一淘死不是叫你一個人死但是我又想起死也不是死的事死了我的醜名聲益發要張揚出去最好總要大家想想法子彌補這件事才好小俞嘆着

氣道。那天殺的強盜牌老三上海白相人誰都不認識她。潑天潑地說得到做得到。同她說情絲毫沒有效力的。算我倒了十七八世的霉。妍識了她。用了她幾個臭銅錢。弄到這般田地。真是有嘴說弗響。唉！你替我想有甚麼法子彌補呢。秦少奶恨恨的說道。你怎麼會得給她知道我們秘密的呢。知道了還讓她到這裏來。你自己太沒主意了。小俞愁眉苦臉回答道。好人呀。你那裏知道。我怎肯告訴她。她簡直有順風耳。朶千里眼的。昨天我早約下你在這裏相會。不知這里那一個茶房同她通聲氣的大約打了個電話給她。她飛也似的趕了來。並且坐着不肯走。害你昨天空來一踣。後來她又對我說明天到杭州燒香。我信以為真。送她到車站。誰知落了她的詭計。這一來好讓我不換房間仍約你在這裏。她心慌不忙走來。捉破姦情。唉！我只恨用了我幾個錢。否則我小俞外面還有一點勢力也決不會得怕她。到這步地位說着。吊下淚來。秦少奶信以為真。心中十分疼痛。找塊帕子替小俞揩乾了。淚痕問着道。好人。你到底同她妍識了幾年。少她幾個錢呢。小俞含悲帶苦的說道。妍識的年數却也不多。絡繹用她的錢。已是不少。前前後後一起算在裏面。却也有到一萬多元。只不過有票。

據的。就。只。一。筆。六。千。塊。整。數。這。是。我。正。當。用。掉。的。良。心。上。說。不。過。不。還。她。好。人。你。如。果。心。愛。我。做。個。天。長。地。久。的。夫。妻。永。遠。在。一。塊。兒。廝。守。那。麼。可。好。替。我。想。個。法。兒。暫。借。六。千。塊。錢。給。我。待。我。還。了。她。這。筆。錢。便。和。她。一。刀。兩。段。永。無。瓜。葛。以。後。她。歸。她。我。歸。我。她。走。她。的。垃。圾。橋。我。走。我。的。白。渡。橋。兩。弗。相。犯。那。時。候。我。就。只。和。你。一。人。要。好。有。空。時。候。相。會。相。會。上。棧。房。不。便。當。我。另。租。一。宅。小。公。館。秘。密。再。好。沒。有。如。果。你。看。冷。破。不。幫。我。六。千。塊。錢。的。忙。我。今。天。這。口。氣。永。無。落。下。的。一。日。真。是。死。路。一。條。唉！我。死。算。甚。麼。倒。是。沾。污。了。你。清。白。的。名。節。明。天。他。當。真。將。一。個。鷄。心。一。件。衣。服。送。到。你。公。館。裏。給。你。們。老。太。太。見。了。還。當。了。得。你。有。了。這。個。污。點。不。但。將。來。分。拆。家。私。爲。難。就。是。目。前。住。在。公。館。裏。也。沒。有。這。隻。面。孔。你。想。你。想。教。我。怎。樣。對。得。住。你。呢……秦。少。奶。聽。他。一。片。話。登。時。呆。呆。地。一。響。不。響。等。了。好。久。一。回。才。說。道。好。人。假。使。給。了。老。三。六。千。塊。錢。她。肯。把。兩。件。東。西。還。你。不。成。小。爺。道。那。麼。我。總。有。法。子。替。她。討。回。來。的。呵。秦。少。奶。嘆。口。氣。道。唉！叫。我。一。時。三。刻。那。里。去。想。法。六。千。塊。錢。六。百。塊。也。爲。難。咧。小。爺。非。常。失。望。從。地。上。站。了。起。來……秦。少。奶。接。着。道。錢。是。有。一。萬。塊。在。我。箱。子。裏……小。爺。連。忙。又。跪。了。下。

去說道：「好少奶，那是再好沒有救我一命功德無量……」秦少奶又嘆了口氣道：「倒是這一萬塊不是中國鈔票，俄國的甚麼羅卜票，小俞抽了口冷氣道：「一萬元羅卜票，照現在市價，只值四五塊錢，怎麼好救我的急呢？」說着又站了起來，秦少奶道：「我實在沒有六千塊錢的門路，你叫我怎生救你呢？」要末讓我把首飾湊一湊吧……小俞登時眉開眼笑，坐在秦少奶懷裏，替秦少奶掠頭髮，秦少奶又搖着頭道：「可惜在我手邊的首飾都是假的，有幾件真貨，全鎖在鐵箱裏，小俞冷冷說道：「鐵箱上總有鑰匙的啊。」秦少奶道：「鑰匙在老太太身邊，他萬萬不肯給我的。」小俞見她這樣子吞吞吐吐，也沒法可想，嘆口氣道：「吧了，苦我一個小身體，不着讓她處置我吧。」秦少奶道：「那麼這樣子，你明天一早去見她，約她三天以內，我想辦法得到六千塊錢，最好想法不到我往娘家一溜，斷命的上海地方也不要再住了，那時候憑她去見我婆也好，公公也好，我再不理會。」小俞將秦少奶擁到床上，說道：「親愛的心肝，我怎捨得你離開上海，你離開上海，我就跳黃浦，給你看。」秦少奶道：「再好沒有我聽得你死訊，一定也趕到上海來跳黃浦，跟上你的魂靈，決不負你一片好心。」小俞再沒有話說，重行入夢。第二天早上，小俞當

真一片好心替秦少奶在外面買了一件顏色花文相仿的外衫來。秦少奶十分感激。梳洗一番自回家去……秦少奶到底是個情場中混了多年的婦女。小愈同強盜牌老三設下這個圈套。她那里會得一點沒有知覺起先。她見小愈十分做作。倒也給他瞞過。後來聽說取出六千塊錢。便好將兩件東西討回。心中明白了一半。但是想到他們煞費心機。合串了這一齣苦肉計。假使一個錢不到手。未必肯就此干休。總須送他們幾個錢。只恨自己一點沒有積蓄。難以彌補。過去了第三天晚上。心亂如麻。向各處認識的小姊妹那里借錢。通沒有借到。後來又老遠的趕到從前姑娘小美子的婆家。徐無鬼那里向倪氏借一千塊錢。倪氏再刻薄。沒有推托。家裏銀錢都是無鬼經管。自己不敢向無鬼要一個錢。奶奶一定要借我替奶奶向隔壁張小姐那里代借一借。約他三個月還可。好不好。秦少奶只好答應着。費心老太太再好。沒有倪氏。璧到隔壁轉了一轉。回到家裏說。張小姐只有五百塊錢。一千塊借不出。秦少奶道。就是五百也好。倪氏又道。他說這五百塊錢抵當存放到儲蓄銀行去的。利息長年一分。現在你借三個月也須照一年計算。先扣五十塊錢利息。說着伸手進旗袍袋裏。摸出四五疊鈔。

票點交秦少奶說這里四百五十塊錢有幾張山東鈔票稍微貼一點水都好用的秦少奶含着一包眼淚將鈔票數了一遍裝出笑容來說聲多謝你捧着要跑倪氏又留住她道少奶難得來的請坐一回吃碗點心去秦少奶道點心吃不下天起風陣怕要下雨我匆匆出門沒有坐汽車不叨擾了改日會吧倪氏按納着秦少奶不肯放秦少奶免不得又坐了下來此時了頭送進二十隻有皮沒肉的餛飩秦少奶吃了一半調羹擱在桌上再吃不下又要想跑倪氏從外邊走進將一張借據授給秦少奶道張小姐仔細不過她吩咐賑房寫下一張借據要請少奶劃個約少奶就劃了劃吧秦少奶免不得劃上個十字授給倪氏倪氏才始送秦少奶出門秦少奶一路走一起想想到求人的苦處不免心酸淚下此時天色垂暮雷聲隆隆黑雲佈滿天空狂風刮得馬路上砂石飛走遙望四處街車全無秦少奶走了一條馬路再不能走偶然望見高高懸着一塊飛龍車行的招牌當下想起車夫耕泉走進行裏詢問耕泉聽得走了出來秦少奶就叫他送回家裏耕泉答應一聲開出一輛轎車秦少奶坐進車中車便開動秦少奶此時又想到自己坐下汽車回家給老太太知道了不免懷疑還是先到歐東

旅館找到小爺將五百塊錢給了他說個人情能夠就此過去免得提心弔胆忖着即忙吩咐車夫開到歐東旅館誰知車夫耕泉不聽主人指揮停下車來對秦少奶說道好少奶這麼大的風還是回家安息罷歐東旅館這種地方去不得的了今天我耕泉大胆說一句話像當年老爺這樣門閥少奶奶樓都不能下一步那里好在這種不清不白的地方走動秦少奶聽說如飲醍醐呆着一句話也回答不出耕泉將車開到一旁停下說道少奶奶可是見怪我不該說這幾句話照例我做車夫那里好說只因當年你們老爺不當我車夫看待彷彿自家人一般記得有一晚老爺給滿庭芳一批流氓拆梢圍在垓心裏有個流氓竟用手槍砰砰亂放我冒了險從垓心裏救出老爺來所以後來老爺過世了太太就將老爺坐的一輛汽車送給我我至今有口薄粥喝都是你們老爺的恩典……耕泉說到這里哽咽的十分哀感秦少奶也不禁淒然淚下……此時汽車頂上浙瀝浙瀝陣雨驟下耕泉又道好少奶我有幾句肺腑的話要同少奶細說可是一向沒有機會今天湊巧我想請少奶到我家裏吃餐便飯好待我將要說的話一起說給好少奶聽少奶聽了多少有點益處請好少奶千萬不要見



外秦少奶驚異了一回。回答耕泉說道：「你留我吃飯，不敢當的。還是隔一天我留你吃飯吧。你有甚麼話，儘管對我說。我決不動氣。」耕泉道：「這話不是講話所在我家。離此不遠，少奶奶何必客氣？」說着，調轉車身，開不到兩條馬路，已到北褚家橋。歸安里汽車在一家小雜貨店門前停下。耕泉待雨小一點，便引秦少奶下車。一壁吩咐小雜貨店一位熟悉的夥計，照料照料。一輛汽車一壁領秦少奶到家裏。秦少奶只見一上一下，石庫門房子，倒也非常清爽。耕泉讓上樓去。耕泉的一位家小，四十多歲，打扮得老老實實，一團和氣的接待秦少奶。耕泉一位女兒，金翠，今年已經八歲，會得送茶敬烟。耕泉囑咐家小買幾色熟小菜，窗前的風，青魚和缸裏的鹹鴨子，燒一點，請少奶奶吃。餐便飯又吩咐女兒到弄口小雜貨店裏買兩瓶正廣和汽水，請少奶奶解渴。秦少奶道：「耕泉何必這樣客氣？你一客氣，我就覺得坐立不安起來了。」耕泉道：「我一點不客氣。少奶奶肯到我這里來，我已快活得心花怒放。這時耕泉的家小，自去收拾夜飯。女兒買了汽水來，斟上一盃耕泉遞給秦少奶喝。一壁吩咐女兒下樓幫娘燒飯。然後對秦少奶悄悄說道：「好少奶，請你千萬不要動氣。我有一句話，忍不住要告訴少奶。前幾天

晚上歐東旅館有一位姓俞的叫我汽車兜風當在跑馬廳兜了兩個圈子又吩咐開到虹橋路在你們公館門口徘徊了好久一回第二天晚上又同一個白相人嫂嫂似的胖女人兜風兩人有說有笑我開車的當兒竊聽他們的話都是講你說你怎樣怎樣入他們的圈套還有甚麼憑據落在他們手裏他們打算要把這件憑據送到秦公館裏來給老太太看我聽得清清楚楚心中暗暗替你吃驚這件事大概不是假的在他們呢不過合了計看想你少奶幾個錢少奶化幾個錢不在意可是名氣鬧到外邊那就不大好聽况且少奶也是好好人家出身大小爺已經過世了給他們一批流氓在外邊造謠生事那里使得所以這件事要請少奶格外留神歐東旅館這種不三不四地方少奶奶萬萬再去不得我耕泉待你少奶和當年待老爺一色一樣總希望少奶奶安甯度日不但少奶奶一人秦公館裏上上下下的人不受一點兒風浪那麼我受過恩惠的一個車夫也歡心的了秦少奶究竟天良未泯聽到耕泉這一番話眼眶子裏登時吊下淚來說道耕泉你說的話真和我親生父母一樣親切這件事我一時落渾入了他們的迷魂陣現在正弄得沒有路走咧……耕泉眼見秦少奶這麼淒慘



掛在貼肉的東西，怎麼會得給人偷去啊！那真使我有口莫辨，況且老太太性情古怪，萬樣事情，口頭辯護，她總不肯信，除非有證據，或者親眼見到，她才肯相信。耕泉你替我想想，有甚麼辦法呢？耕泉雖是個粗人，心思很細，況且開車開下二十多年，上海地方的社會情形，再熟悉沒有，便是小流氓種種拆梢手段，翻戲黨種種過門訣竅，他也見得多，識得廣，所以當時聽了秦少奶一番話，早已胸有成竹，只在那裏凝神冥想，揣摩了好久，一回才說：「少奶，我總想法救你，等我想妥貼了，再告訴你……正說着，耕泉的女兒，端上夜飯來，飯菜却很豐盛，醬肉、醬鴨、風魚、鹹鴨子，還有金花菜炒蛋，衣大蝦擺滿了一桌。耕泉的家小也來陪，秦少奶吃飯，秦少奶謝了，又謝，因為心中有事，吃不下飯，胡亂吃過一餐。耕泉的家小同女兒收拾碗碟，走下樓去。耕泉又瞑目凝神，想了一回，拍着桌子道：「少奶，這件事簡直十分難辦，沒有完善的法子，除非等我冒一冒險，用個急救的方法吧。但是事不宜遲，要辦快辦。秦少奶道：「怎樣急救呢？可是給他們幾個錢，把兩件東西買回來麼？」耕泉道：「不對，不對，化錢買回來，不算急救方法。這就正中他們的惡計，你要知道他們一批什麼東西都是吃了，死人不吐骨頭的朋友，你

這兩件東西落在他們手裏，他們正當活寶貝一般看待。一千二千塊錢，總也不滿他們的意。怎肯讓你贖回我的計策？是要下辣手段，弄他們到監牢裏去。才出我們心頭，一口恨氣。秦少奶驚慌着道：「可是請律師告他們，同他們打官司不成？」耕泉說道：「官司那裏打得我另有方法處置他們。只不過有一件事要你自己想法。你可有方法騙出老太太到遠一點冷落一點的地方走一趟，並且要晚上時光越晏越好。」秦少奶想了想道：「這却不容易。」老太太日常不大出門，除掉晚上難難得得看看戲以外，簡直沒有出門日子。並且出門總坐你的汽車，不肯隨隨便便走的。耕泉道：「我不是要她走路。正要她坐我汽車，她喜歡看戲，可有遠一點的戲館你陪她看去，就是秦少奶又想了想道：「她前天想到開北看一個廣東女伶叫做甚麼呂玉霜的，後來因為天下雨沒有去看耕泉快活着道：「呂玉霜在粵舞臺做戲，粵舞臺不是在開北在北四川路那裏很好的了。那麼你一准明天晚上陪他看去，叫我的汽車，我就有數了。」秦少奶摸着耕泉的頭腦問道：「究竟什麼用意呢？」耕泉恐怕少奶臨時吃驚，低低對少奶說出一番計劃。秦少奶聽說又驚又喜，說道：「耕泉，你能夠担這個風險，那是我感到你像親父母。」

一般的了。但是。你。手。下。可。有。這。樣。有。肝。膽。的。朋。友。沒。有。耕。泉。點。頭。道。老。實。講。我。們。下。等。人。所。結。交。的。朋。友。到。沒。有。酒。肉。之。輩。有。甚。麼。事。大。家。肯。赤。心。忠。良。幫。忙。的。少。奶。你。放。心。好。了。秦。少。奶。登。時。眉。開。眼。笑。說。道。耕。泉。你。這。樣。救。我。的。急。叫。我。怎。樣。報。答。你。呢。耕。泉。冷。冷。的。道。好。少。奶。你。說。報。答。我。你。們。老。太。太。當。年。早。已。報。答。我。的。了。等。到。現。在。報。答。我。莫。說。送。我。一。輛。汽。車。隨。便。送。我。什。麼。東。西。我。都。不。願。意。担。這。麼。大。的。干。紀。所。以。一。個。人。的。恩。惠。不。是。施。在。有。急。難。時。候。的。要。施。在。平。常。日。子。的。秦。少。奶。想。不。到。汽。車。夫。有。這。樣。子。急。智。有。這。樣。子。膽。量。並。且。非。常。俠。義。不。由。得。心。中。油。然。起。敬。說。道。耕。泉。那。麼。總。總。拜。托。明。天。晚。上。我。總。想。法。一。力。攬。掇。老。太。太。往。粵。舞。臺。看。戲。請。你。佈。置。好。了。耕。泉。答。應。一。聲。就。送。秦。少。奶。下。樓。一。路。出。門。仍。上。汽。車。送。秦。少。奶。到。虹。橋。路。公。館。然。後。開。回。汽。車。佈。置。一。切。秦。少。奶。第。二。天。早。上。到。銀。樓。裏。兌。了。一。個。照。前。樣。的。鷄。心。一。條。練。子。回。到。公。館。將。自。己。另。外。一。張。小。照。嵌。入。有。意。無。意。的。給。老。太。太。看。過。一。遍。說。道。老。太。太。你。見。我。以。前。的。面。孔。胖。現。在。瘦。得。多。了。老。太。太。望。了。一。眼。也。不。在。意。晚。上。秦。少。奶。穿。上。前。天。小。僮。買。還。的。一。件。衫。子。和。強。盜。牌。老。三。搶。去。的。相。差。不。多。晚。上。老。太。太。也。瞧。不。出。破。綻。一。到。吃。

過夜飯隔壁的詹小姐又蹺了過來和秦少奶有搭沒搭的講話秦少奶低低對詹小姐說道好妹妹我別的戲都見過獨有廣東戲沒見過很想去瞧瞧呂玉霜我們今天去看好不好詹小姐道呂玉霜的戲聽說唱來不錯我也想見識見識今天一同去很好秦少奶又道倒是粵舞臺地方遙遠非得坐汽車去不成你有本事說得動老太太一同去就有汽車坐了詹小姐翹着一隻大拇指道我向老太太說去說不動她汽車我請你坐秦少奶道算數你快些兒去說此時老太太躺在藤椅裏閉目養神詹小姐走近老太太面前不敢叫醒走到窗外輕輕把開着的一扇窗鈕鬆了仍舊跑進裏面一回兒一陣微風將那扇窗砰的一聲吹得閉上老太太登時驚醒怪丫頭不把窗鈕扣牢詹小姐連忙將窗子推開扣上窗鈕然後到老太太面前陪笑說道老太太身體舒服的啊這幾天喜歡看戲沒有老太太道沒有甚麼好戲看前天張家太太想陪我去看廣東戲後來天下雨了沒有去成功今天早上張家太太來又說廣東戲大鑼大鈸胡鬧得很一點兒沒有好看我就不想去看了詹小姐道呂玉霜的戲同梅蘭芳不相上下昨天我弟弟去看的仕林祭塔嗓子真好全是唱工也同京戲一樣那裏

有甚麼大鑼大鈸大鑼大鈸都用在前幾齣開場戲裏。呂玉霜上場只用細樂。再文靜。沒有老太太道。哦。我原想大鑼大鈸用不上去的。啊。難道張太太沒有等到呂玉霜上場就走的麼。詹小姐道。一定如此。我聽說呂玉霜的戲比梅蘭芳程艷秋還唱得好。看過的人都在那裏贊不絕口。老太太不知今天唱什麼戲。詹小姐道。今天我看過報的好像做黛玉焚稿。還連着一段寶玉哭靈。可是比梅蘭芳做得認真。老太太拍着腿道的確好戲。詹小姐你高興陪我去。看我就去見識見識也好。詹小姐道。老太太要看我總肯陪老太太去的。說着快活得堆下笑臉。秋波對秦少奶一瞟。秦少奶連忙走過來道。我陪老太太去。詹小姐今天不見得有空。不要有勞她。詹小姐不等秦少奶說完。搶着說道。老太太別同少奶奶去。她停回又要老毛病發作。急急忙趕回家裏。老太太笑道。可不是啊。上回到今朝差不多有一個月了。老毛病真的要來的呢。秦少奶涎着脸道。我預先騎一下匹馬。就不要緊了。詹小姐笑得花枝亂顫。老太太道。那麼你們一同陪我去也好。最好遲一點兒去。免得給大鑼大鈸鬧昏。秦少奶同詹小姐都喜不自勝。談講了一回。老太太吩咐媳婦知照當差的。打個電話給耕泉。叫他開一輛汽車來。



秦少奶忙去吩咐不多一回，耕泉來了。秦少奶催老太太動身。老太太換了一件外衫，便同媳婦和詹小姐出門登車。車夫耕泉吩咐老太太坐在正中，少奶奶坐在靠車箱門一旁。三人坐定，車輪蠕蠕開動。此時秦少奶迴想到一月以前，小爺遠遠地站着，自己推托忘帶香烟，高聲叫當差的送大舞彷彿給他一個暗號。這樣子一片好心待他，只落得如此報答咳！一個人用情真不容易，一不小心，情絲就像繭絲一般的牢牢自縛，弄到身敗名裂啊！我的一生就算過去，此後再沒有用情的機會也再沒有什麼歡樂的希望了。想到苦處，暗暗垂淚，祇得推托眺望夜景，避了兩人視線，不到一刻，汽車已停在粵舞臺門首。詹小姐扶老太太下車。秦少奶已先去買票。案目說不消買得我領太太們上樓，就是秦少奶等老太太詹小姐走來，一同上樓，占了一個包廂。此時已有十點多鐘，不多一刻，呂玉霜便孃孃婷婷的走出臺來。老太太稱贊她的身段扮相委實不差，直看到焚稿一場，唱得神完氣足，字正腔圓。老太太雖不懂唱的詞句怎樣，可也贊不絕口，說道：「一個女兒家，生下這樣珠圓玉潤的嗓子，唱這麼重頭的戲，連白開水也不喝一口，真不容易了。」秦少奶雖不懂戲的好歹，只見做一場換一場。

佈景換一套行頭不但身上戲裝更換便是門帘椅幃桌幃都要換過一幅幅都是簇  
嶄全新的廣東繡品看得眼上吐花艷羨不止對詹小姐說道你瞧呂玉霜的行頭也  
不知要多少錢咧詹小姐道玉霜在廣東地方本來比北京梅蘭芳還紅這一點行頭  
算什麼希奇你瞧她手指上這麼大的鑽戒手臂上這麼亮的鑽鐲還有心口花一顆  
顆都是鑽石穿的正不知值多少價錢呢秦少奶遙遙望着也不禁嘖嘖稱賞又道她  
這樣子招謠難道沒有強盜看想她的麼詹小姐道下了臺大概總有保鏢的保護着  
否則路上怕不要碰見強盜况且這裏一段不大鬧熱就是汽車出進也很危險兩人  
低低講了一回臺上焚稿下場接演哭靈此時玉霜化了男裝改唱小生又是聲聲入  
腔唱得輕圓流利宛轉動聽雖不懂詞句的人也能感觸悲哀老太太覺得凄然不歡  
秦少奶觸景生情不免時時拭淚惟有詹小姐尙沒有經歷過情海風波嘗試過情場  
滋味嬌憨似的不動聲色三人直看到將近散場纔始會了帳匆匆下樓此時車夫耕  
泉迎上招呼讓三人坐進車箱便風馳電掣的開將回去誰知開到一處荒野地方迎  
上三個人來大喝一聲停車！快快停車！耕泉登時停下車來三人各執着黑油油

的手槍擁到車前。拉開車箱門，將秦少奶拖出，大喝一聲道：「你可是呂玉霜？秦少奶嚇得四肢亂顫，道：『我不是呂玉霜。』那三人不問情由，將秦少奶衣服剝下，頸子裏金練也拉下。然後又問車箱裏詹小姐要東西，詹小姐嚇昏了，不響。老太太眼見情形，帶哭帶訴道：『我們不是呂玉霜，你們不要弄錯。』我們看戲回來，身上都沒有什麼東西，求求你們饒了我們吧。那三人一話也不回答，飛奔而逃。耕泉眼見他們逃遠了，才摸出身邊叫子來，一陣亂吹，停了好久好久，才奔來。兩個中國巡捕，耕泉照實報告他們。如此這般兩個巡捕，要領到捕房裏去。耕泉道：『這裏還有人剝掉衣服，不往前往你摘了。』汽車號碼，自去報告我們秦公館看戲回來，在這裏遇盜，巡捕道：『可曾搶去多少東西？』耕泉向三人一檢查，說東西不多，只有一件衫子，一條金練，練上繫個金鷄心，鷄心裏面有一張本人的小照，其他一點沒有什麼。巡捕一一記在日記簿上，也不敢追趕強盜，自向捕房報告去了。這裏耕泉按定驚魂，開回秦公館。秦少奶只穿一件小短衫，裙子依然束着，嚇得花容失色的走進家裏。詹小姐嚇得昏去，醒來反而老太太扶着她下車到了家裏。老太太先說還算逆道，他們是預備搶劫呂玉霜的，誰知搶錯了，我們我們

總算替了呂玉霜。玉霜要謝謝我們。咧秦氏嚇呆着。坐在椅子裏。出神。老太太道。好在。你這一些兒東西。不值一百塊錢。就算化在呂玉霜身上了。罷不用氣了。氣壞了身子。不是要子耕泉道。老太太這幾個強盜。好像面孔很熟。從前在那裏見過的。我一時想。不出秦少奶接嘴道。可不是啊。我也覺得很面熟。好像有一回我坐你車子到那裏吃。喜酒去見他們。在我跟前轉着和我搭訕。頭我只不理他們。他們懷恨而去。是不是他們。麼耕泉拍着腿道。一點也不錯。就是那一批流氓。老太太道。那麼是流氓。有意拆梢。好在損失不大。就馬馬虎虎吧。巴得不生災晦。譬如生病吃藥。明天早上你到巡捕房裏說明一聲。也就不必追究。耕泉當下辭了老太太。回去第二天早上。又來秦公館說。已報告巡捕房。巡捕房裏說。搶了東西。總要查究的。如果我們見有形迹可疑的地方。叫我們立刻打電話去。他們馬上派人來調查。他們巡捕房裏的電話號碼。我抄在這裏。太吩咐當差。貼在電話旁邊。就是老太太感激不盡。當真將電話號碼的一張白紙。授給當差的阿福。耕泉也就去了。又過得兩天。耕泉又來秦公館。和老太太講話。正講得高興。阿福進來。說外邊有一男一女。要見太太。太太詫異道。平日來過。沒有阿福。

說沒有來過。此時耕泉觸動靈機說：「太太，讓我先去問一聲好不好？」太太說：「很好，你問清楚了才放他們進來見我。」耕泉說：「曉得，匆匆到門房間去認得那女的就是。」回坐汽車兜風的大概就是秦少奶說的強盜牌老三男的呢，並不是小俞三十多歲神氣很像白相人。耕泉問他們有甚麼事，他們只說要見秦老太太，有要事面告耕泉說：「道老太太身體有點小毛病，不能見客，你有甚麼話對我說，就是兩人道這事不便告訴你的。」十分重要，非得面告老太太不行。耕泉見他們這樣，便引進會客室裏，請他們坐下，叫阿福斟上兩盃茶，然後說道：「你們必定要見老太太，待我到裏邊去通報一聲。」再說兩人等着耕泉到裏面對老太太說：「道有一男一女鬼鬼祟祟的要見老太太，不知有甚麼事，我問他們不肯說，我陪你出去會一會，就是老太太免不得跟耕泉走到會客室見了兩人，那女的先開口道：「老太太，你身體好，我們特來拜望，拜望便有一點小身體，不得不告訴老太太一聲。」老太太道：「我和二位素不相識，不知有甚麼事情，見告那女的道我姓朱，他姓陳，他是巡捕房裏的包探，我和他鄉鄰，今天陪他來的，別的事也沒什麼。」老太太家裏不是有位少奶奶，她時常喜歡在外邊走走，不瞞

老太太說她一星期前在東歐旅館出了一件亂子鬧得很大……老太太發急道少奶奶不是我媳婦嗎她鬧的甚麼事……你說給我聽呢……女的道有甚麼事呢無非同人家私會同誰我也不詳細只知道當時有許多流氓圍住他們兩人吵鬧鬧要送進巡捕房虧得我同陳先生經過他們房間闖進一看認得是老太太府上一位少奶奶我心裏想給他們送進巡捕房曉揚出去面子攸關不如替他們叫開了解了他們一個結當時我就要求陳先生出面開發了小流氓一筆錢天大的事纔算彌補了過去後來承少奶奶答應陳先生償還他一筆開費陳先生也非常快活誰知事情過了少奶奶就此避不見面一文不名老太太你也是明亮人皂隸不差餓兵陳先生當公事的人怎好無緣無故使他化一筆很大的錢所以今天我不得不陪陳先生來向老太太說一句話老太太怎樣說法就算數了……老太太聽得呆了半晌說道你……你們可曾認錯了人我們少奶奶那裏會得幹下這樣子的潑天大禍那女的道老太太這事一點兒不會錯誤你老人家不信時我還有兩件憑據給你看你一看就相信我的話了說着就摸出一個包裹抖給老太太看指着說道喏！喏！這一件

淡。灰。色。印。度。綢。的。外。衫。可。是。你。們。少。奶。奶。常。穿。的。麼。這。條。金。練。子。連。同。一。個。雞。心。可。是。你。們。少。奶。奶。常。掛。在。貼。肉。的。麼。不。相。信。打。開。來。裏。面。還。有。你。們。少。奶。奶。一。張。嫡。嫡。親。親。的。半。身。照。相。老。太。太。只。瞧。這。張。照。相。是。不。是。府。上。少。奶。奶。麼。老。太。太。看。得。眼。中。迸。火。跳。起。身。來。嚷。着。道。哎。喲！這……這。兩。件。東。西。不。是。前。天。晚。上……話。沒。說。完。旁。邊。走。過。車。夫。耕。泉。來。道。老。太。太。裏。邊。去。問。了。少。奶。奶。再。說。老。太。太。當。同。耕。泉。走。進。裏。面。拍。着。腿。道。耕。泉。這。兩。件。東。西。前。天。晚。上。你。不。是。也。親。眼。見。他。們。搶。去。的。麼。怎。樣。還。要。來。誣。陷。我。們。好。媳。婦。呢。耕。泉。冷。冷。的。道。可。是。現。在。的。人。心。比。隨。便。甚。麼。都。狠。毒。老。太。太。不。去。查。究。他。們。他。們。反。而。尋。上。門。來。了。既。然。尋。上。門。來。再。不。翻。本。等。待。何。時。現。在。老。太。太。也。不。必。問。少。奶。奶。等。我。到。外。邊。去。對。付。他。們。就。是。說。着。回。到。會。客。室。對。兩。人。說。道。老。太。太。請。你。們。稍。坐。片。刻。她。問。明。白。了。自。會。來。開。發。你。們。的。兩。人。祇。得。悄。悄。等。着。耕。泉。溜。進。電。話。室。偷。偷。地。打。了。個。電。話。到。巡。捕。房。警。務。處。不。多。時。飛。也。似。的。趕。來。一。輛。汽。車。兩。個。巡。捕。看。守。着。門。兩。個。包。探。闖。進。會。客。室。不。問。情。由。鷹。拿。燕。雀。似。的。將。座。上。兩。位。佳。賓。拖。了。便。走。兩。人。始。終。莫。名。其。妙。此。時。惟。有。秦。少。奶。奶。正。在。樓。上。替。車。夫。耕。泉。慶。祝。成。功。正。是。

衾枕之間成敵國 屠酷而外有英雄

不知兩人捉去了如何發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解分

第十五回 琿琿繁響戶外聽春聲 宛轉深心樓中擒俊侶

公堂問官只在兩人的雅號上斷定他們不是善類判決強盜牌老三押女所一年打弗煞老大監禁西牢二年惟有俞蝶卿幸逃漏網依然逍遙法外打弗煞老大也是個白相人姓陳大名早已失傳從前強盜牌老三姘夫的徒弟生得身體結實肌肉精壯三尺長的鐵棍打在他肉上反跳起來連紅痕也沒有所以一批小弟兄們公送他一個打弗煞的頭銜誰知結果害了他身入西牢其實他對于這起案子事前一概沒有分兒事後強出頭很高興幫同強盜牌老三到秦公館冒充包探打算嚇詐幾個錢化用化用那裏知道車夫耕泉早已輕輕巧巧埋下這個陷阱一不小心墮入阱中這也是他的惡貫盈滿難逃法網無足爲奇的一回事秦少奶虧得耕泉搭救將一件貽羞家門的事掩遮了過去事後秦少奶送他錢他那裏肯受秦少奶道你不要錢還有可說你幾位幫忙的朋友總要一點酬勞的啊耕泉道我那幾位小弟兄都很有義氣朋友幫忙只不要錢不是朋友無論金錢堆滿他們面前他們也決不肯冒險做一回強



盜。這。事。一。旦。弄。假。成。真。起。來。有。性。命。出。入。的。咧。少。奶。奶。我。們。冒。了。性。命。出。入。的。險。幫。你。的。忙。只。要。你。以。後。自。己。斂。迹。一。點。我。們。就。算。受。你。的。酬。報。了。秦。少。奶。聽。說。感。激。得。耕。泉。銘。心。刻。骨。隔。下。十。來。天。因。爲。身。邊。四。百。五。十。塊。錢。留。着。沒。用。便。往。徐。無。鬼。家。裏。還。給。倪。氏。誰。知。倪。氏。推。說。張。小。姐。吩。咐。不。論。借。多。少。日。子。利。金。照。契。面。五。十。元。不。可。短。少。秦。少。奶。不。和。他。爭。論。貼。上。五。十。塊。錢。掉。還。借。據。倪。氏。才。始。心。滿。意。足。那。一。天。湊。巧。倪。氏。的。兒。子。廸。舟。在。家。裏。見。了。秦。少。奶。不。免。想。起。前。妻。小。美。子。來。暗。暗。傷。感。了。一。陣。當。午。留。秦。少。奶。在。家。裏。吃。飯。喚。出。續。弦。氏。夫。人。來。陪。席。奚。氏。面。貌。不。及。前。妻。俊。俏。品。性。也。還。柔。和。無。鬼。夫。婦。因。爲。奚。氏。奩。資。沒。有。秦。氏。來。得。豐。忝。也。就。不。放。奚。氏。在。眼。裏。平。時。要。打。要。罵。像。丫。頭。娘。姨。一。般。看。待。奚。氏。不。敢。在。丈。夫。面。前。訴。苦。只。在。房。間。裏。埋。怨。自。己。父。母。沒。有。錢。辦。嫁。妝。這。一。天。丈。夫。叫。着。陪。秦。少。奶。吃。飯。倪。氏。監。着。秦。少。奶。裝。出。和。顏。悅。色。來。對。待。媳。婦。秦。少。奶。暗。暗。稱。贊。倪。氏。大。度。奚。氏。也。覺。這。一。餐。飯。吃。得。非。常。舒。服。誰。知。一。到。垂。晚。秦。少。奶。走。了。倪。氏。換。上。一。副。鐵。青。面。孔。將。媳。婦。數。說。着。道。我。陪。客。人。吃。飯。那。裏。有。你。的。位。置。偏。生。要。你。搶。在。前。八。尺。規。矩。一。點。也。沒。有。原。尾。的。魚。要。你。亂。觸。亂。敬。那。個。寡。婦。總。

也不見你的情。咧。你可知道。目前時世。銅錢銀子。何等繁難。這麼大的一尾。鱒魚。沒有四毛小洋。不肯跟你走。平白無事。拊拊夾夾。弄得晚上一點兒。沒有甚麼過飯小菜。唉！你這樣子。不做人家總難的了……奚氏聽她這們。嚙。叨。含。着一包淚眼。只不開口。她舟在書房裏。隱約聽得。走到庭心裏。說道。好媽媽。剛才我叫她出來陪的呀……倪氏拍着桌子。罵道。好了！你吩咐了。就沒有人再敢說話。你是徐家的老祖宗。要罩到我頭上來了。以後我再不好管媳婦。稱你的心。要家小。怎樣是怎樣。把家小抬上天去。將我娘活葬了。你說好不好。唉！有你這樣的男人。才有這樣的堂客。可是挨在我眼裏。這副場面。不入眼的。最好請你們離開我。這裏遠一點。去讓我眼。弗見爲淨……她舟聽得。母親發火。不敢再響……倪氏又道。你當家小。活寶貝。請問你一聲。家小挑發了你。甚麼上你的門。兩幢舊箱子。幾件破衣裳。裏也塞得進去。現什麼世咧……她舟只用可憐的眼光。望着家小。奚氏暗暗垂淚。這時。虧得娘姨阿翠。搬出夜飯來。請各人吃飯。奚氏措乾眼淚。同丈夫坐下一並吃飯。面上不敢露出一點慍色。吃吧飯。阿翠在浴間裏。開好浴湯。照料太太。少奶。忽浴。忽過浴。阿翠端幾張藤榻。在玻璃棚下。將

兩盞電燈扭亮了。讓太太少奶乘涼。倪氏面上餘怒未息。走到天棚底下。瞥見一隻虎狸斑貓。躺在籐榻裏。呼呼睡覺。登時又拍腿大罵道：「這裏人都死完了不成？貓兒扒上籐榻也不趕一趕阿翠。連忙從灶下奔出。將貓兒捉到地上。倪氏依然蹬脚拍腿的罵那貓兒也。嚇得縮着頸子。豎起尾巴。側着眼睛對倪氏偷望。不敢低叫一聲。倪氏罵了一回。躺在籐榻裏。搖芭蕉扇。身上只穿件小馬甲。一條黑香雲袴。褲子反套着褲帶。也不束。只將褲腰緊緊地翻在外面。脚上襪子不穿。披雙拖鞋。一回兒。廸舟夫婦也來天棚下乘涼。娘姨阿翠同小了。頭金菊站在堦沿畔。閒看貓兒也。乎也乎繞着倪氏。脚膀倪氏倏地站起身來。輕輕將貓兒踢了一脚。說道：「瘟貓。我身上給你過了跳虱。癢得難熬。一壁說。一壁走到電燈光下。翻開褲腰來捉跳虱。捉了一回。又拎着褲腰抖了幾抖。重復翻上褲腰。躺到籐榻裏去。這時忽聽得後面一陣敲門聲響。倪氏叫阿翠開門說：「老爺回來了。」阿翠趕去開了門。果然是老爺後面跟着個汽車夫。阿金一直抄到前門庭心裏。天棚底下。倪氏見了。忙將芭蕉扇貼在胸前。站起身來。蹬脚拍腿的罵道：「沒有規矩的汽車夫。跟到裏面來做甚麼？我們在這裏乘涼。見着成甚麼樣子。快快替我。」

滾蛋。滾蛋。滾蛋。滾你娘。十七八個蛋……那汽車夫本來有點呆頭呆腦聽得倪氏一疊連聲的罵他益法呆立着不動。那知倪氏一雙腳跟在水門汀上蹬得太着力了一點一條沒有束牢的香雲縐褲子登時落蓬似的直落到腳跟上露出半截赤裸裸的玉體。尤其是兩腿之間一件微妙之寶正和汽車夫阿金打了一個照面。倪氏心急慌忙蹲下身軀拾住褲腰。那知一隻不識相的瘟貓搶上一步跳進褲襠。倪氏沒有顧到忙將褲腰向上一提再巧沒有一隻貓裝進褲襠。只管亂鑽亂竄掙扎不定。尤其是很鋒利的四隻腳爪在小肚子上一陣抓搔。倪氏嚇昏着只叫天哪！天哪！兒子媳婦見着都不敢上前施救。無鬼搶上一步仍將倪氏褲腰褪下捉出貓來攢在地上攢得半死。倪氏按定驚魂扯住無鬼哭吵着道：都是你不好領進那個天殺的汽車夫來害得我出乖露醜。身上還受傷好幾處無鬼將倪氏拉拉扯扯拉進房間驗看傷痕。這裏廸舟夫婦又是驚駭又是匿笑笑了一陣再坐不住自回房間睡去。車夫阿金早已溜跑。娘姨了頭掩住口笑個不休。這一晚倪氏哭哭啼啼直到半夜才止。第二天無鬼一清早起身洗過臉偶然開出梳妝檯櫃子來瞥見有四五疊鈔票心中一動想起正有

要用免得向倪氏多拌唇舌順手牽羊對袋裏一塞也等不及倪氏起身笑嘻嘻走出後門只見時光還早汽車夫還沒有來吩咐阿姨一聲阿金來了叫他車子開到老地方就是阿姨問那裏老地方無鬼只不說明含糊着道你對他這樣說就是說吧一徑沿着馬路走直走到長浜路甯安坊小公館裏敲了好一回門才見一個老太太措着眼淚開門無鬼好生納罕也不問情由走上樓梯敲開東廂房門見姨太太老二香夢正酣無鬼也不叫醒老二將老阿姨趕出廂房砰的一聲閉上房門老阿姨在後房洋風爐上煮蓮心粥等到煮熟推門叫老爺喝粥叫了好幾聲只不答應在門縫子裏偷偷一瞧那裏有什麼老爺只睜老爺一雙鞋子端端正正擱在太太的一並老阿姨到底懂點世事也不再叫只顧自己呷粥自己呷飽粥再從小櫥裏搬出一疊五六隻飯碗放在靠板壁一張小方桌上再盛着兩碗粥涼在一旁等太太老爺起身吃喝然後放輕脚步下樓蹲在天井裏洗衣洗了一回客堂樓上住的朱家小丫頭走下樓來叫道老娘姨你只管在樓下洗衣貓兒在你後房嘖嘖啞啞偷粥老娘姨站起身來罵道餓煞鬼轉世的瘟貓一朝晨就趕來偷食腥羶沒有粥也要呷呷的了一壁說一壁走

上樓梯只走到半樓梯聽得小方桌上疊着三四隻碗你碰我我碰你叮叮噹噹奏着細樂一般響老娘姨蹬脚拍腿的趕送只不見有貓兒下樓走進後房一望那裏有甚麼貓涼着兩碗粥依然如故只不過略爲有點兒粥湯潑在桌子上老娘姨好生納罕四處尋貓只尋不見抬頭望見板壁上插着一隻粉捏的蝴蝶兩條銅絲穿的鬚顫抖不定老娘姨心想也許今天地震地震是鯨魚背上發癢的緣故很尋常的一回事正待走下樓梯廂房間裏老爺推出門來叫老娘姨端盆面水老娘姨連忙將水壺提進房間傾在面盆裏老爺並不洗臉只用藥水肥皂擦了一回手老娘姨又送進蓮心粥老爺嫌比太冷吩咐老娘姨換了一碗熱粥來呷吧匆匆下樓這時候阿金汽車已經開到無鬼鑽進汽車往辦事的地方去了這裏姨太太火爐老二直睡到十二點鐘才始慢條斯理的起床懶洋洋地挽着飛蓬的髮髻喚老娘姨泡水洗臉也不再呷粥躺在沙發裏養神一回兒梳頭娘姨走來梳光頭胡亂吃過飯二房東家一位朱老太太哽咽着走上樓來對老二說道徐家太太今天沒有出門咧老二道沒有出門朱家好婆你有甚麼話說老太太只管揩眼淚老二道朱家好婆你女兒老三吃官司也沒有

法想的你年紀大了不能這樣子氣苦自己身體要緊朱家老太道自從她關進了新衙門家裏米也吃完錢也用完了我想日常要吃要用沒有別的法子還是把這兩幢房屋讓給太太做二房東吧太太出二三百塊錢頂費待我搬出這裏太太將樓下廂房同客堂樓租掉自己不出錢白住還好每月賺十來塊錢太太你說好不好老二忖了一忖覺得正用得着假意說道白住賺錢我也不想租給人家很麻煩的誰有這種心思耗費着好婆既然銅錢爲難一時沒張羅處決計要將房屋頂去那就讓我出了一百塊錢頂費獨門獨戶清清爽爽住住倒也使得朱家老太說道好太太一百塊錢太少電燈火標押櫃也有三十二兩銀子咧老二道再多我就不要朱家老太見老二很堅決也就免不得答應了老二過得兩天向無鬼索了一百塊錢就將房屋頂下兩上兩下一家獨住那朱家老太呢便是上回書中說的強盜牌老三的娘因女兒關進押所沒有錢用頂掉房屋另住去了徐無鬼見老二獨住一宅房子總以爲她太覺冷靜誰知老二另有用意老二本來是妓女出身無鬼化了四千塊錢娶的娶下已有一年半向住在這地方兩個月前老二又在外面勾搭了一個小白臉是在大千世界

遊。戲。場。裏。唱。小。書。的。叫。做。華。小。荷。一。向。礙。着。二。房。東。耳。目。不。能。領。到。家。裏。停。眠。整。宿。只。好。上。上。旅。館。台。基。覺。得。很。不。方。便。現。在。獨。門。獨。戶。住。下。再。沒。有。甚。麼。顧。忌。好。在。無。鬼。怕。着。家。婆。一。年。到。頭。不。住。在。小。公。館。裏。只。有。早。上。走。來。視。察。一。回。老。二。吃。罷。夜。飯。打。扮。得。花。枝。招。展。到。大。千。世。界。書。場。裏。聽。華。小。荷。說。書。聽。到。一。點。鐘。落。場。兩。人。攜。手。同。回。睡。到。早。上。六。七。點。鐘。才。去。一。無。危。險。無。鬼。那。裏。知。道。老。二。的。用。意。以。爲。他。獨。住。一。宅。房。子。太。覺。冷。靜。幾。次。吩。咐。他。貼。張。召。租。老。二。一。味。含。糊。無。鬼。也。就。不。在。其。意。誰。知。這。個。消。息。傳。入。無。鬼。家。小。倪。氏。耳。中。倪。氏。並。不。聲。張。只。問。無。鬼。道。前。幾。天。你。在。櫃。子。裏。取。去。五。百。塊。錢。做。甚。麼。用。的。無。鬼。推。說。借。給。一。個。朋。友。的。倪。氏。道。可。有。票。據。多。少。利。金。無。鬼。含。糊。着。道。沒。有。票。據。利。金。也。不。要。他。他。不。久。就。要。還。我。的。呀。倪。氏。冷。笑。一。聲。道。你。那。個。朋。友。大。概。是。至。親。骨。肉。五。百。塊。錢。輕。意。給。他。利。息。不。要。連。借。據。也。沒。一。張。的。無。鬼。只。不。回。答。倪。氏。又。帶。笑。的。問。道。近。來。你。除。在。行。裏。辦。公。以。外。在。甚。麼。地。方。逛。逛。無。鬼。含。糊。着。道。難。得。在。朋。友。家。裏。打。打。小。牌。倪。氏。道。可。就。是。問。你。借。五。百。塊。錢。的。那。個。朋。友。家。裏。無。鬼。只。點。點。頭。倪。氏。笑。道。六。月。天。光。縮。在。這。種。地。方。你。覺。得。身。體。熱。不。熱。無。鬼。詫。異。着。道。一。點。也。



不熱啊。他們家裏有電風扇的呀。倪氏道。電風扇怕不見得。有只裝着一隻……倪氏不再說。下無鬼弄得莫明其妙。也不再問。第二天早上。無鬼照倒洗了個臉。匆匆出門。吩咐娘姨阿翠等汽車夫來叫他。開到老地方。誰知倪氏等車夫來時。將他威嚇引誘。要他說出什麼老地方。車夫阿金照實而告倪氏。又坐他汽車去認清了門牌號碼。然後回到家裏。等到晚上。獨自同娘姨往大千世界聽書。專等華小荷上場。察看顏色。當真有一位二十多歲。打扮得妖妖嬈嬈的婦人。坐在前排。眉來眼去。倪氏本來不認識。火爐老二猜想到那人一定就是她。仔細認了一認。等小荷下場。叮囑娘姨阿翠。暗暗釘梢自己回到家裏。其時無鬼早已先睡。倪氏等阿翠回來。問她消息。阿翠回來說道。那個說書先生。走出大千世界。在門口等了一回。就見剛才那個坐在前排的女人。到來一同叫街車。到長浜路甯安里。我也偷偷地叫了街車。跟到弄堂門口。好像見他們走進第二個石庫門去的。倪氏拍着腿道。對的。一點也不錯。即忙吩咐阿翠打個電話。到有利汽車行。吩咐他們開一輛汽車來。阿翠照她吩咐。打了個電話。不多一刻。汽車已經開到倪氏撒嬌撒痴的從床上拖起無鬼來說道。這樣子悶熱的天氣。老早

睡不熟的啊快快起身陪我兜風去無鬼睡得昏昏沉沉問倪氏這時幾點鐘倪氏推說十點鐘還沒有敲無鬼九點鐘睡的也不知究竟跟着倪氏出門坐進車箱倪氏吩咐只在跑馬廳兜幾個圈子就是車夫一路開去倪氏在汽車裏又對無鬼笑道你真不怕熱的自己有汽車晚上不想着兜兜風除掉吃飯睡覺以外鎮日縮在朋友家裏烤火……無鬼詫異着道你怎麼總說我不怕熱烤火這樣子六月天氣烤什麼火呢倪氏道你不用瞞我罷不烤火火爐裝在家裏則甚無鬼聽得登時心驚肉跳似的呆了一呆暗想我那火爐老二的秘密怎麼給他窺破了啊那如何對付呢當下訕訕的回答道笑話了六月天光那裏有人家裝火爐倪氏笑得花枝亂顫道你瞞得過你自己照照鏡子看一張臉給那隻火爐逼得乾癟的了無鬼默然不聲倪氏又道其實你無須瞞我我年紀老的不比前十年同你吵吵鬧鬧現在就是你告訴明白了我我總也不同你爭吵你只消自己保重自己身體就是多用幾個錢希什麼罕呢無鬼覺得這幾句話自從生了耳朵以後沒有聽得過這麼柔和連忙一口承認說道不瞞你好人說我自己年紀一把也不願意幹這樣的事都是朋友一力攬掇上的呀倪氏道

可是那朋友真好良心曉得你年紀老了平日怕寒怕冷一片好心的送你一隻火爐無鬼笑得捋着鬚鬚道好人你也不用挖苦我了說起那隻火爐面貌雖不及你少年時候品性到還柔和我娶下她一年多從沒有幹過一樁不端的事平日樓也不下一步再規矩沒有倪氏道那就好的了最怕有一派女人吃飽了飯專講偷漢子把丈夫吃辛吃苦賺下的錢貼給那些戲子流氓唱書的汽車夫那就糟透了人家化了錢還買隻烏龜做做咧無鬼道可不是啊她就不是這種人她雖是堂子裏出身性格和別人不同嫁了人就抱定從一而終的主義絕不肯在外面胡調倪氏道你討着這樣的女子總算徐氏門中的大幸也算你祖宗積德陰間幾個死鬼要吃羹飯無鬼聽說面上露出笑容來道也是我有眼光挑選了好久才挑選到的正說時汽車經過長浜路倪氏推說尿急叫車夫停下車問無鬼道這地方附近你可有相熟的人家陪我去小遺一次無鬼道時光已是不早那裏去找熟悉人家呢倪氏道你真不講交情我允許了你納妾你難道不肯領我見識見識那女人的麼無鬼猜到她早已知道金屋所在瞞她無益索性領他去坐一回吧當下對倪氏笑了笑一同下車徑進甯安里敲了

一。回。門。老。娘。姨。睡。在。樓。下。也。不。問。問。清。楚。開。了。無。鬼。夫。婦。進。門。等。到。覺。得。已。來。不。及。了。  
無。鬼。領。倪。氏。一。路。上。樓。推。推。房。門。緊。閉。着。敲。了。好。久。一。回。才。聽。得。答。應。來。了。來。了。無。鬼。  
又。等。下。一。刻。鐘。光。景。老。二。才。始。開。門。放。進。兩。人。倪。氏。望。見。老。二。臉。上。玫。瑰。似。的。緋。紅。只。  
穿。一。件。小。馬。甲。一。條。短。褲。扱。着。拖。鞋。坐。到。沙。發。裏。去。無。鬼。連。忙。吩。咐。老。二。道。老。二。這。是。  
你。的。大。太。太。初。次。見。面。該。當。行。個。大。禮。說。着。將。椅。子。上。襯。一。個。坐。墊。放。在。樓。板。上。按。納。  
着。老。二。跪。下。老。二。此。時。真。像。做。夢。一。般。隨。無。鬼。擺。佈。了。一。回。依。然。坐。在。沙。發。裏。倪。氏。只。  
在。留。心。探。察。房。間。內。形。迹。見。床。上。有。兩。個。枕。子。一。並。放。着。床。前。椅。子。上。還。留。着。一。雙。男。  
子。的。絲。襪。桌。子。上。有。一。柄。摺。扇。倪。氏。心。想。那。說。書。先。生。一。定。還。在。房。間。裏。沒。有。出。當。四。  
處。探。察。了。一。下。已。見。端。倪。見。一。口。柚。木。大。櫥。裏。露。出。一。隻。衣。角。倪。氏。假。意。問。道。這。口。櫥。  
的。磨。工。倒。還。不。差。幾。多。錢。買。的。呀。無。鬼。接。口。道。全。套。三。百。五。十。塊。錢。倪。氏。趁。勢。將。櫥。門。  
拉。開。登。時。跳。出。一。個。人。來。伏。在。無。鬼。面。前。叩。頭。求。饒。無。鬼。嚇。得。昏。了。說。你。……你。……  
你。是。誰。呀。那。人。道。小。人。姓。華。叫。小。荷。一。向。吃。開。口。飯。的。今。天。自。知。過。失。不。該。闖。進。老。爺。  
房。間。無。鬼。氣。急。敗。壞。的。道。該。死。！該。死。！無。恥。的。東。西。你。竟。膽。敢。入。人。閨。闈。該。當。何。罪。

小荷裝出苦臉磕頭求饒無鬼只有唉聲嘆氣此時老二已嚇昏在沙發內一語不發倪氏大功告成笑嘻嘻的站在旁邊勸解只道好了好了目今時世外邊姨太太偷漢子再尋常沒有尋常得比吃了飯要撒糞一樣尋常你值得這般氣苦況且這位太太又是堂子裏討的老實說這件事情老吃老做你又不常來陪她的無怪他要找個男人來陪夜無鬼道豈有此理誰聽見人家娶了姨太太要找人陪夜的說着無名火發要動手打小荷小荷並不逃走只跪在地上碰頭倪氏做好做好歹拖住無鬼說道你年紀大了少發發火罷我替你說開就是無鬼蹬腳拍腿的道好人這塊污穢地方我再不要住了你替我把那淫婦姦夫雙雙送進巡捕房去就算了此一重公案倪氏笑道有數了又道上海地方淫婦姦夫要送進巡捕房巡捕房沒有這樣大說着問那姦夫小荷道這個女人你看中了她不是小荷道太太我不敢看中倪氏笑道你不敢看中到這裏來則甚小荷不響倪氏道多謝你一向代替老爺招料這位太太現在我替老爺做主把這位太太送給你你帶領她回去養活她就是我們老爺只不要你一個小錢你道好不好小荷愁眉苦臉道太太所說再好沒有但是小人每月祇賺五十塊錢

總也養不活她的萬萬不敢答應倪氏發火道放屁你個昏哩難道還要我們養活了。她請你每夜來尋開心呢。天下世界那裏有這樣便宜貨。小荷又不敢再響倪氏再要說下老二忽然站起身來道太太承情不責罰我我也十分感恩他呢。萬萬養不活我的我也不一定嫁他。既然老爺不要我了我就立刻離開這裏說着當真翻箱倒篋收拾了一下打了兩個包裹要走倪氏對那跪着的小荷做了個顏色小荷一溜烟逃下樓去倪氏又對老二說道你也不必急急明天一早走也不要緊我陪你到天亮好不。好老二覺得再沒有面孔含着眼淚匆匆下樓無鬼夫婦兩人這一晚就在房間裏過夜。第二天將房間裏東西通通搬光了房屋退了租就此安心無鬼氣了好幾天以後再不敢作非分之想。那火爐老二自從脫離無鬼之後不多幾時又嫁了一個戲子就是從前很有名氣的雲璧玉待老二倒也十分親熱老二做姨太太做得恨如切齒自嫁雲璧玉之後恐怕再有人叫她姨太太忽然異想天開自己挖腰包替雲璧玉討下一個姨太太自己堂堂皇皇做大太太這也是情場中的一件奇聞正是。

壁上驚飛乾蛟鯀

房中逐出野鴛鴦

不知老二自嫁雲璧玉之後如何欲知後事請閱下文。

第十六回 奉觴上壽鴛母作親娘 滅燭留髡深情除半臂

那一天尤璧如馬空冀汪綺雲從嚼雪居冰忌淋店走出到新世界附近迎面碰見一個瘦長的人邀同上品香番菜館吃夜飯空冀見是大律師褚筌筌彼此都屬老友並不客氣跟了就走璧如也跟在後面綺雲和筌筌不很相熟推托另有宴會自回家去空冀璧如到了品香樓只見筌筌邀請的客人已到了不少也有律師幫也有商界學界名流擠滿一室空冀很詫異的問着筌筌道老哥今天幹甚麼喜事不成筌筌只涎着臉道沒有甚麼事幾位老明友敘罷了座中范純士走過一邊來對空冀低低說道今天這餐大菜你道爲的甚麼空冀道我正要打聽你呀純士道你還記得北褚家橋那個老六嗎今天就是大律師寶扇迎歸之日空冀道哦原來有這件喜事我們可輕放過去須得請老六出席鬧一回不行純士道筌筌很秘密的我看還是不必聲張吧空冀道筌筌既然嚴守秘密爲甚麼要大宴親友呢純士道此中另有原因今天請客也在老六條件之中老六答應嫁給筌筌時要求請到一衆親朋宣告同居之愛

筵。篋。當。時。用。權。宜。之。計。答。應。了。老。六。現。在。老。六。催。促。再。三。筵。篋。不。獲。已。推。說。替。太。夫。人。做。生。日。大。宴。親。朋。正。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兩。面。討。好。再。巧。妙。沒。有。的。一。回。事。空。冀。道。原。來。如。此。你。不。說。我。就。不。知。其。細。純。士。道。我。們。知。道。了。這。件。事。可。要。送。些。禮。品。賀。賀。他。吉。席。之。喜。空。冀。道。他。既。然。不。宣。佈。我。們。也。只。作。不。知。就。是。純。士。道。不。錯。還。是。不。提。吧。說。着。仍。回。原。席。吃。喝。空。冀。悄。悄。告。知。璧。如。璧。如。也。很。以。爲。怪。吃。到。半。酣。座。中。有。幾。位。當。筵。篋。請。壽。酒。的。人。大。家。站。起。身。來。祝。壽。說。甚。麼。壽。比。南。山。遐。齡。百。年。也。有。要。求。筵。篋。請。太。夫。人。出。席。好。待。我。們。行。個。祝。禮。筵。篋。一。一。辭。謝。說。不。敢。當。的。家。母。年。邁。不。能。親。來。答。謝。小。弟。代。家。母。奉。敬。一。觴。說。時。站。起。身。來。將。酒。盃。舉。得。高。高。的。喝。了。一。口。衆。賓。也。大。家。站。起。身。來。喝。一。口。酒。仍。復。坐。下。這。時。候。不。先。不。後。西。憲。喊。聲。客。到。走。進。一。位。二。十。來。歲。的。少。婦。長。裙。革。履。風。度。翩。然。後。面。跟。着。四。十。開。外。一。位。老。婦。打。扮。也。還。整。齊。筵。篋。見。了。呆。着。不。響。座。中。賓。客。大。半。以。爲。是。筵。篋。的。夫。人。同。太。夫。人。一。闋。的。站。起。身。來。說。道。我。們。替。老。伯。母。祝。壽。該。當。行。個。禮。數。一。面。說。一。面。對。那。老。婦。恭。恭。敬。敬。行。了。個。三。鞠躬。禮。那。老。婦。倒。也。牽。了。三。牽。袖。子。說。聲。不。敢。當。的。各。位。請。坐。此。時。筵。篋。面。上。一。陣。紅。一。陣。白。好。生。



羞慚座中有向來認識筓篋母親的大家詫異起來還以爲這婦人是筓篋的庶母認做筓篋今天替庶母做生日所以也不免站起身來灣了三灣惟有范純士認識這老婦人是老六的生身娘同來的就是老六不免掩着嘴笑空冀璧如只認識老六以爲老六決不會得同筓篋的母親到來定然是衆人誤會也暗暗好笑筓篋此時索性將錯就錯也不辯明不是母親只招呼兩人坐下自己一並座中賓客也有向太夫人請安也有問太夫人多少高壽只喜得老六的娘擠着眼笑又有人叫老六嫂夫人老六也快活得眉開眼笑這時候范純士忍俊不禁挨到空冀璧如一並坐下悄悄說道老哥我們別管他們這篇賬叫個局來玩玩吧空冀笑定了說道人家太夫人在座叫堂唱來成何體統呢純士道不要緊的這位太夫人家裏也開着堂子堂唱來時都是同行有何關礙空冀才答應了純士純士取過兩張局票送給空冀空冀自己寫了個樂餘里白梅花又代璧如寫了個福裕里燕冰純士自己叫了個小花園朱金花三張局票一起發出座中賓客見有人在那裏發起叫局也大家爭寫局票將平日所叫的妓女一個個叫來惟有主人褚筓篋監着老六裝出愛情專一的樣子不敢叫局只管訕

訕的望着衆人有幾位賓客一邊寫局票一邊招呼着主人道老伯母同嫂夫人在座我們叫局那真太放肆了筭篋回說這算什麼話是要鬧鬧才有興趣不多一回兒堂唱絡繹而來純士叫的朱金花已是年逾花信姿容憔悴坐在純士背後有搭沒搭的敷衍璧如叫的燕冰十八九歲身段面盤却還生得相稱只是身後跟着四十多歲的老娘姨面目可憎十分討厭璧如只和燕冰攀談却也話得投機空冀叫的白梅花年紀也不過十七八歲胖胖的面孔有螺旋似的兩個酒渦嫵媚天然額上疎疎朗朗一排留海背後拖一條滑辮衣服穿得很入時只不過態度輕狂一點當下坐在空冀背後唱了一折青衣便要想跑空冀說道老七椅子還沒有坐煖呢要緊往那裏去老七道馬大少對不住我還有兩個堂唱咧空冀道時光尙早兩個堂唱要緊甚麼老七不再多響依舊坐着空冀問她房間裏今天可有花頭老七對空冀瞟了一眼道你馬大少不幫我的忙有誰來做花頭呢空冀道老七你這句話不該對我說的啊我叫了你兩節堂唱客客氣氣沒有碰歪你一根汗毛花頭少做少每節有兩打光景叫我再要幫你的忙怎樣幫法呢老七道話是不错我實在客人少要你多幫幫我的忙呀空冀

捏住老七的手笑道：「你要我多幫忙，可以的。只要給顏色，我看沒有顏色給我。看我已經算盡力的了。」老七嫣然一笑道：「你要什麼顏色？黃的呢？白的？你自己說呢？」空冀道：「黃的、白的，我都不需要。我只要你紅的，叫做鄉下人賣西瓜，拍大紅瓢。」老七將空冀的手緊緊捏了一捏，空冀湊上老七耳朵，低低說了一番。老七笑着道：「有數了，你出月初七替我請客好不好？因為初七我們待仙，你算數了吧？」我叫老三拿請客票去空冀道：「你能够答應我，我纔算數的。」老七笑了一笑道：「我一定答應你，你放心好了。」說着便叫跟局的老三去問車夫拿一疊請客票來。老三趕下樓去不多一刻，拿了給老七。空冀躊躇着道：「老七，我實在有點不能相信你，因為你答應得太爽快，恐怕又是一個空心湯糰。」老七將請客票對空冀手中一塞，道：「馬大少，不要作難我吧。決不拆你爛污的。」空冀搖頭道：「靠不住，靠不住，最好先吃後會。」老七嬌嗔着道：「你總是這樣子牽絲的閑話，一句我答應了，你還有甚麼先吃後吃呢？」空冀免不得得接受了一疊請客票。老七又將空冀的手捏了幾捏，道：「謝謝你的今天。」檯面上就替我發了吧。」空冀又鄭重聲明道：「請客就替你請，剛才說的話要放在心上的。」啊，老七道：「曉得哉，弗忘記的。」空冀便在

席間一張張寫上朋友姓名和請客日子。然後揀熟悉的朋友各分一張。老七見了快活着道：「那末像老朋友哉。」謝謝你。空冀笑了一笑。老七又站起身來道：「馬大少對你不。住有兩個堂唱讓我去出了再來吧。」空冀道：「我們將要散了，你不必再來。停回時光早。我到你房間裏談談吧。」老七道：「那再好沒有。我不消半個鐘頭就回來的。你准在房間裏等我。我有閑話對你說。」咧說着飄然而去。空冀目送她走出大菜間。正待收轉目光外邊又嬈嬈婷婷走進一個倌人來。身長玉立，穿一件水綠物華葛的單旗袍。眼睛水汪汪地對空冀望着。空冀認得是小花園紅情。老八正待招呼老八問空冀道：「馬大少爲啥不叫我呀？」空冀笑道：「我近來不做垃圾馬車了。老八坐在對過一位朋友背後。秋波對空冀一瞟，道做做也不要緊。今天可要轉一個吧。」空冀免不得點了點頭。紅情老八坐了一回，就抄到空冀背後坐下。空冀捏住他的手腕，有搭沒搭的和她攀談。老八也很柔媚的。同空冀說笑。直到空冀吃過布丁咖啡。老八才說聲：「馬大少對弗住先生沒有來。下回多唱一隻吧。」停歇吃開了。請過來我堂唱去哉。」空冀點點頭。老八走了。出去這裏席上忽有一位賓客叫的民和里雅秋。老五認得。筮篋新娶的如夫人。老六並

且認得老六的娘見了不免招呼着道。喔唷！老六係今朝啥文靜得啦。阿是做新娘子啊……老六羞得不敢抬頭……老五又道。老六姆媽常遠弗見哉。係阿是還在南京鋪房間南京場化生意好弗好。阿包幾個先生下節工夫。阿要我來跟老六罷……老六的娘聽說只對老五笑了一臉。一句話也不回答。這時候。席面上的賓客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又是詫異。又是羞慚。說不出話來。純士空冀璧如三人再忍不住掩着口笑了一回。相牽站起身來對筵。篲拱篲拱。手謝了一聲。走下品香樓。三人笑作一團。純士笑定了。說道。今天這一幕。活劇真好。入笑林。廣記你想堂堂一位大律師。將錯就錯。認堂子裏一個老鴛做母親。結底弄到當場出彩。害得滿座賓客下不下臺。笑話不笑話。空冀也道。荒唐荒唐。天下之大。真無奇不有。璧如說道。不是這樣。席上就嫌寂寞。還是大家笑笑吃的。豬排牛腿容易消化。一點三人一路走一路講。空冀道。我們往那裏去呢。純士道。同到小花園。朱金花房間裏去坐。一回吧。空冀璧如無可無不可的。跟純士徑到小花園。進得一家樓下廂房。朱金花老四接進小房間裏。說請各位大少床上橫橫吧。三人當真橫到一張沒有帳子。只有帳頂的銅床上。老四先端上一只高脚

盆子裏裝的陳皮梅櫻花糖之類。然後問純士可要拿烟燈。傢生來燒烟吧。純士道：我們都不喜抽烟。還是清談談有趣。老四就斜拴在純士懷裏。純士又着手抱住他的腰肢。老四星眼微餒。懶洋洋地和純士隨說隨笑。純士不免獸慾衝動起來。湊到她面頰上聞了一聞粉香脂膩的味兒。再伸手到他胸前按摩了一陣。覺得一坦平壤。雙峯早已失却巍然高聳的氣象。純士伸出手來又替她掠起幾根覆額的劉海。只見額角上的縐紋已像大馬路直昇樓那裡的電車軌道。純士登時將一團慾火冷了下去。空翼璧如枯坐在一旁。覺得沒趣。站起身來要跑。純士推開了老四。說道：我們一起跑罷。老四要留純士。純士已跟着空翼璧如走出房間。老四只說一聲：范老明天來叫空翼走出小花園。邀純士璧如再往樂餘里白梅花家中坐坐。純士道：打茶圍簡直沒有趣味。我不奉陪了。璧如也無心遊逛。空翼見兩人不願同往。也就作罷。各自分道回家。到得七夕那天。空翼在白梅花妝閣中宴客。到的朋友可也不少。褚筌篴言復生。范純士之外。還有一批書局幫房間內牌聲。劈拍笑語。喧譁十分熱鬧。尤璧如忽然想起沈衣雲代空翼寫了一張請客票去請不多一刻。衣雲到來。璧如對他笑了一臉。說道：老

弟面容益發消瘦了。這幾天書局裏爲甚麼不來。衣雲道有些兒小事到木瀆走了一趟。璧如道怕沒有到過木瀆。只在湘林房間裏享受溫柔鄉的艷福。衣雲道我不說謊。話你不用猜疑。璧如道老弟沉迷着湘林。總不是道理。萬樣事情不可着魔。一着了魔就要生出煩惱來的。衣雲微微嘆了一口氣道。老哥的話簡直不錯。我這幾天心中正爲了湘林煩悶得很。獨自在家裏坐又不是立。又不是覺得心癢難搔。有時候一個人。在黃浦灘草地上散步。直要到馬路上的電燈像繁星一般。才肯慢慢踱回家裏。我的心境你就可想而知了。說罷又微微嘆息。眼眶子裏晶瑩似的。像有淚痕。璧如說道。湘林同你。很要好。你怎麼又爲她氣苦呢。衣雲道也一言難盡。她這幾天和我發脾氣。我從木瀆到了上海。還沒有和她見過面。咧璧如說道。老弟脾氣這樣古拙。簡直不能和女性接近。一接近就引出許多煩惱。我勸你還是放寬些胸懷的好。正說時。空冀走來。見了衣雲。快活着道。我正怕請你不到你來了。再好沒有。湘林可要去叫來。衣雲尙未回答。璧如搶着說道。他正和湘林淘氣。你別再提起她吧。空冀道。他們很要好的。淘甚麼氣呢。停回坐席。我替他。去請一碰了。面包。你要好得頭都割得下來。璧如同衣雲不。

再。多。響。空。冀。邀。璧。如。又。麻。將。去。璧。如。免。不。得。跟。了。空。冀。走。出。小。房。間。衣。雲。獨。自。躺。在。沙。發。裏。出。神。一。回。兒。悠。悠。地。嘆。着。氣。一。回。兒。簌。簌。地。落。着。淚。心。中。是。痛。是。癢。渾。不。覺。得。獨。自。尋。思。了。好。久。一。回。又。迷。迷。糊。糊。做。他。幽。淒。的。短。夢。外。邊。麻。將。撲。克。鬧。作。一。團。空。冀。像。花。間。蝴。蝶。穿。來。穿。去。招。呼。客。人。十。分。忙。碌。直。到。晚。上。十。點。鐘。敲。過。賭。局。落。場。阿。姐。娘。姨。七。手。八。脚。擺。出。兩。席。酒。菜。璧。如。到。小。房。間。裏。招。呼。衣。雲。坐。席。那。知。衣。雲。此。時。早。已。溜。跑。璧。如。找。來。找。去。不。見。蹤。迹。告。知。空。冀。大。家。說。衣。雲。將。要。發。神。經。病。了。迷。戀。湘。林。到。這。個。樣。子。說。罷。各。自。坐。席。不。再。在。意。璧。如。依。然。寫。了。一。張。福。裕。里。燕。冰。的。局。票。給。娘。姨。發。出。空。冀。又。叫。了。個。小。花。園。紅。情。各。人。都。叫。了。日。常。叫。的。堂。唱。不。多。幾。時。紛。紛。到。來。花。團。錦。簇。似。的。坐。滿。了。一。室。只。有。璧。如。叫。的。燕。冰。直。到。席。散。不。見。到。來。席。散。之。後。璧。如。坐。在。小。房。間。裏。忽。見。燕。冰。家。的。老。娘。姨。走。來。對。璧。如。說。道。尤。大。少。對。弗。起。佢。阿。六。遠。堂。唱。去。了。今。天。來。不。及。到。這。裏。下。回。請。尤。大。少。叫。罷。璧。如。只。點。點。頭。老。娘。姨。也。就。去。了。旁。邊。坐。的。言。復。生。對。璧。如。笑。了。一。臉。道。老。哥。此。刻。還。想。叫。燕。冰。老。六。的。堂。唱。麼。你。知。道。燕。冰。老。六。在。那。裏。璧。如。道。我。不。知。道。復。生。說。燕。冰。老。六。此。刻。正。在。安。樂。窩。大。旅。社。陪。着。那。個。起。碼。



軍閥張一明睡覺壁如吃驚道張一明是不是新從福州開來的克字軍軍長復生說不錯正是他也算得是個有槍階級這時候正擁着燕冰老六做他的巫山好夢你有多麼勢力能夠從他懷抱之中奪下一個美人來璧如笑道美人到了軍閥懷裏當然是沒有法想的了只不知燕冰老六怎樣巴結上張一明的你可知道復生說這事我略知一二那個張一明擁着烏合之衆到了上海在南市一帶無所不爲上海一批專管迎送的紳士向商家搜刮了好幾千銀子送他做開拔費他只不開拔眼見成羣結隊的灰色動物無法無天的在街市上搶劫東西他一管也不管自己只縮在法租界安樂窩旅館鎮日價花天酒地不知怎樣認識了燕冰的娘松江老大託老大找尋堂子裏小先生要真正白璧無瑕的老大始初想把燕冰老六貢獻上去只因老六不是完璧特地將老六的妹子小阿因獻上講明六百塊錢梳櫛費誰知當晚軍長臨陣之際無端疝氣發作用盡了平生戰術陣線絲毫沒有移動只急得軍長叫苦不迭第二天見了松江老大一錢不肯化費爭論之下軍長又要求另換老六一試松江老大因爲六百塊錢血本關係不得不把老六雙手奉獻所以這兩天老六就不出堂唱了壁

如空冀聽說都笑了起來。譬如笑道：枉爲一個軍長。這樣子小小一塊陣地都開闢不來。笑話不笑話。言復生又笑了一陣。辭着便走。璧如不久也就回家睡覺。這裏只留空冀一人和白梅花老七面對面躺在床上膩着。空冀笑道：老七我答應你的心願。今天已了你答應我的事。怎麼說法。老七對空冀秋波一瞟道：日子長咧。總有一日的。啊。空冀道：日子我也曉得很長。過了初七有初八。只知道你揀那一天。老七說我揀定了。日子會得告訴你的。放心好了。空冀見她游移其詞。猜到她心中沒有誠意也帶笑的走了。第二天空冀又在一個朋友宴會席上叫了白梅花老七老七直坐到席散。堅約空冀同到妝閣中談談。空冀免不得跟她到樂餘里進了房間。老七很柔媚的敷衍空冀。空冀笑道：今天你翻過歷本。沒有日子好不好。老七將粉頰貼到空冀臉上。摩擦了一陣。回說：日子好的。你要怎樣。空冀道：我要怎樣。你自己想呢。老七脈脈含羞。低下螭鱗一聲不響。空冀輕輕將她擁抱到銅床上。雙雙睡下。老七幽幽說道：不要這樣。我還。有堂唱咧。空冀不顧她堂唱不堂唱。上上下下的撫摩了一遍。又親親熱熱的接了個吻。正打得火熱外面喊着堂唱。徐到小花園。老七掙脫了空冀的手。坐起身來。掠了一。

掠髮。髮又對空冀幽幽的道：你等我一等。至多十分鐘。空冀冷冷的說：我不等了。回去睡覺了。老七對空冀秋波一瞟，道：不許……不許回去等我回來了。才放你走。空冀吸枝香烟，只管要走。老七尖着櫻唇，湊到空冀耳邊說了一聲：我要恣浴。你去開個房間。空冀聽說好像奉了十萬火急的命令，連聲答應。算數。算數。老七道：那麼你開好了。房間不必寫局票。等十分鐘。打個電話給我。我馬上就來。空冀點點頭，即忙別了老七。徑到東歐旅館開了個五塊錢的大房間。坐在沙發裏吸香烟。等候過得十分鐘。便去打電話。搖了好幾回。才接到白梅花房間聽電話的。正是老七。老七說：我還有兩個小姊妹。約我吃點心。吃了點心。就來空冀告知他房間號頭。老七說：曉得曉得。我自會來的。你嫌寂寞。先睡好了。空冀只說一聲：你不好拆我爛污的啊。就將電話搖斷。走回房間。又不忍解衣先睡。望望手錶。上已到兩點鐘。橫躺在銅床上。等候約莫二十分鐘。迷迷糊糊從夢境裏聽得門外脚步聲響。倏地跳下床來。走到門口探望。並不是老七。又推上房門。在房間裏踱了好幾個圈子。對着牆壁上掛的一張『旅客須知表』。一字一句讀了好幾遍。只見敲門聲響。又坐下椅子裏。從桌子抽屜中找到一張隔了好幾

天的宿報紙從白濁廣告看起直看到禮拜六拍賣住宅看了一回又把一枝沒有筆尖的破筆從墨匣裏飽蘸了宿墨在報紙上寫滿了斷章隻句寫得不能再寫再抽出一隻杉木屨子來在屨子的反面寫着一行扁扁的宋體字寫的是『亡妓白梅花老七之靈位』將他豎在一旁自己看看好笑這時又聽得門外一陣笑聲連忙去開門一望不是老七是小花園紅情老八同一洋裝少年走過門口空冀又不便叫喚只對老八笑了一臉老八對房間的號碼望了一眼一路走到電梯邊去空冀見手錶上已到三點鐘心灰意懶的回進房間解衣欲睡忽又想起洗澡從白漆樹裏找到一件毛巾布的浴衣披在身上進浴室去洗澡好一回回進房間剛坐到床沿上忽聽背後一陣笑聲回頭一看被窩裏露出雪白粉嫩的一雙天然足來空冀心中一喜喜得眉開眼笑捏住了一段小膀順手摸將上去口中只叫老七七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害我等得好不心焦將要摸到至善之地那人倏地透頭來對空冀呷了一聲道你看我是老七不是老七空冀呆了說道老八你甚麼時候來的老八笑得花枝亂顛道你看看清楚我可是老八空冀道你不是紅情老八是誰怎麼衣服都不穿只着一條短

褲一件小馬甲老八說道我剛才堂唱到這裏見你站在房門口我因為有客人在一起不便招呼你後來一同走出旅館客人乘着汽車自回家去我重行回上樓來到你房間裏只見你的衣服襪子脫在沙發裏曉得你在洗澡我也洗了個澡回進房間你還沒有洗好我就睡在床上休息休息可笑你認錯了我當我老七那麼我今天不回去了讓你不能和老七要好空冀笑道你不回去那是再好沒有從今以後使我不再想起老七了老八忽又走下床來說道不好的和你說說白相相老七來時要結怨我的空冀此時美色在前怎肯輕放將老八擁抱着躺在床上說道這時候三點鐘已過老七那裏會來你陪陪我吧老八半推半就微微搖首空冀又陪着笑臉道老八請你開開恩吧救苦救難譬如杭州進香老八笑道你要罪過煞咧胡說亂道空冀坐起身來將房門關上了然後坐到床沿上橫下身體拉着老八雪藕似的一段玉臂吻了一吻再撫摩她的胸前只見裹得緊緊地空冀道老八你這件小馬甲不該穿了穿着這樣子緊的小馬甲連氣也透不轉難過不難過老八幽幽的說也叫沒法想生意上揩油的人多不過穿慣的了空冀帶笑說道這裏只就我一人揩油早好脫的了老八懶

洋洋地只不動手空冀湊到她懷中說道我替你數數小馬甲上有多少鈕子老八說不消數得一起十八粒空冀不管只替她一粒一粒的數着數一粒解一粒數到第十八粒胸前一片雪白的肌肉登時顯豁呈露在外面空冀擠弄她兩顆鮮紅得像櫻桃似的乳頭老八像小孩子一般發出嗚嗚的聲音浪來空冀聽到她這一種特有的顫聲也就老實不客氣脫了浴衣躺到床上去了只是心中還不住的想着今天本來約下白梅花老七忽地挨上個紅情老人可見一飲一啄皆由前定……第二天直到十一點鐘才始起身兩人吃過點心各自回家晚上空冀又到紅情房間小坐正坐在銅床上講得起勁忽聽得樓下房間裏一片喧嚷之聲將兩人嚇了一跳正是

簾底春深方語鳳

花間風急忽驚鷹

不知樓下廂房裏爲甚麼吵鬧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因妬成仇秋娘逢惡客 欲擒姑縱竹槓試檀郎

紅情老八的樓下廂房就是范純士所叫朱金花的房間空冀也曾打過茶圍當時聽得一片喧嚷之聲空冀便問老八道下面爲甚麼吵鬧老八說大概老四房間裏有人

吃醋或是發酒風。正說時，老四房間裏的阿姐老二走進房間來，愁眉苦臉的說道：「老四今天又是大損失，老八問道爲的甚麼呀？」老二道：「又是那個可惡的徐三合了計來弄聳老四，老四平日也沒有待虧他爲了一些兒小事，就這樣子幾次三番陷害老四一個人不作興的。」老八道：「你說的話我不懂呀，究竟爲的甚麼事情？」老二道：「說起來話長咧，老四這節工夫你也曉得的，牛牽馬縲在那里，自己鋪房間一個錢沒有全靠做手幾個帶當她自己借的印子錢，也算不清楚說起來，真是眼裏滴血，出好容易上月接到那個木老爺一幫生意，要在木老爺身上翻翻梢，撈一票錢，那裏知道又給徐三這樣子的吵鬧，就此完結，非但撈不到錢，還賠上一筆損失，我替老四想想，真是死也死得夠的了。」老八道：「徐三爲甚麼要同老四吵鬧呢？」老二道：「也不外乎同木老爺吃醋。」老八道：「木老爺不是那個胖胖面盤會打浦東官話的麼？」老二道：「真是他，他在堂子裏很有點名望，手面也很闊綽。」老八道：「老四年紀已經三十開外，風頭一點沒有的了。」木老爺怎會得看上了她呢？」老二道：「也是湊巧。」老四這節工夫生意本來一點不好，常常到蘇州去走走望望，她的娘白相白相，有一天不知怎樣在蘇州留園碰見了木老

爺有意無意的勾搭上去。兩個人就要好起來。走出留園到鐵路飯店落了相好。過得三四天回到上海。老四要他做花頭。木老爺一口允承。正想邀集了一幫棉紗客人。替老四大請客。已經請客票也拿去一百多張。允許老四做一百個花頭。不料先幾天有個老四的老客人徐三替老四請客也請了木老爺。這一晚木老爺吃酒吃得酩酊大醉不能回去。借乾鋪就住在老四房間裏。徐三當初還不知道老四和木老爺有關係。第二天一清早徐三來探木老爺。只見他們睡在一個被窩裏。心中好生不快。過得兩天木老爺只同三四個朋友在老四亭子裏打牌。徐三也來打茶圍。在廂房裏面聽得木老爺口音並不進去招呼。只問老四今天可是木老爺做花頭。老四含糊了一聲。徐三不慌不忙走出房間。趕到總會裏托人送一封信給木老爺。木老爺還認作有人來買票。拆開一看。只見一疊鈔票。不像鈔票。像轎飯賬。不像轎飯賬的東西。仔細一看。是「冥國銀行兌換券」。原來燒化給死人用的東西。木老爺觸了這個霉頭。心中非常不快。第二天就不替老四發請客票。允許的花頭也便無形消滅。老四還不知其中原因。以爲自己待慢了他幾次。三番打電話請木老爺向他陪罪。講苦經。好容易木老爺又



合了三四個朋友到老四房間裏來打牌。誰知這個消息又給徐三知道了。徐三不待木老爺邀請趕來。又麻將又到結末輸一百二十塊錢向主人借二百元。木老爺明知他來尋事免淘氣只得借他徐三除掉輸款還多八十塊錢十分開心當晚詐醉裝睡留在老四房間裏。木老爺倒也不在其意。木老爺的兩個朋友抱着不平邀老四出外兜風。直兜到三四點鐘又往歐東旅館開了個房間請木老爺同老四住下。木老爺因為時光已晚不便推辭。徐三在老四房間裏不見老四回來只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托娘姨相幫四處找尋找不到。直到天明沒有睡覺一時無名火發將老四銅床上的兩條縐紗被面撕得像百腳旗一般又把梳妝臺上的粉缸肥皂缸香水瓶一籮腦兒摔得粉碎。房間裏我同阿金兩人嚇作一團。那里還敢去勸他。一勸這一天徐三直到十點鐘才去老四吃過飯才回來。見了這個樣子哭哭啼啼的鬧了半天也沒有法子要他賠償只好自認晦氣。誰知第二天晚上徐三笑盈盈的走來向老四賠罪說自己喝醉了酒闖下這場禍很對不起你房間裏損傷的東西照價賠償就是老四見他這樣軟語溫言也就不要他賠錢只打合他幫幫忙做做花頭。徐三一口允承拿了。

一。疊請客票去約定。今天做花頭預定兩席菜。那知今天又鬧出事情來了。……老八問道。今天怎麼一個鬧法呢。老二說。今天兩三點鐘就有徐三的一批朋友來。又麻將廂房裏坐下兩桌。又的一百塊底二百塊底很大的麻將。老四喜出望外。問他們吃甚麼點心。他們各人點着。也有兩客大菜帶土司。也有三客大菜連鴨片飯。老四拿了一個大菜館上的搵子。吩咐娘姨大姐去叫來。他們吃飽大菜。一心又麻將。後來又到一批朋友。只不打牌。縮在小房間裏燒烟的燒烟。吃點心的吃點心。亨牌開了一匣。又一匣。茄力克不知開了多少罐。還有文旦甘蔗一碟。連碟的裝着西瓜子。陳皮梅櫻花糖。咖啡糖。儘量的吃。直到七點鐘。只見主人徐三到來。他們吵鬧起來。說怎麼主人家請了客自己不到。放生我們如其再不來時。我們另有應酬去了。老四聽說眼睛急得翻白。四處打電話。那裏找得到徐三的影子。一到九點多鐘。兩席菜也送來了。老四擺好檯面。他們只不坐。席碰檯拍桌鬧了一陣。一鬨而散。甚麼和錢菜錢賣票的錢一個都沒有留下。只留着房間裏好幾疊大菜盆子。榻上地上鋪滿了西瓜子殼香烟屁股。水果核皮糖果紙衣。害阿金足足收拾了半天工夫。老四氣得哭倒在床上。連夜飯也

沒有吃你想氣不氣堂子飯還有甚麼吃頭……老八聽說嘖嘖嘆着氣道這樣的客人真全沒有心肝的了我以為像老四這麼年紀還是收了場跟個人做小老姥的安心老二道跟人總得有人要才好不能夠挑在棒頭上的啊老八默然不聲空冀在旁聽得出神也插嘴道堂子裏先生吃的是皮肉飯像徐三這樣的人還要從皮肉上舐血吃良心真不可問的了老二嘆着氣走下樓去老八掠了一掠鬢髮要去出堂唱空冀說你堂唱去我也要走了老八不許空冀走說你等我來了一同到我小房子裏坐坐空冀道你的小房子租在那裏老八說在垃圾橋堍福新里八號空冀道誰同你租的我怎好到你小房子裏白板碰面不妨礙的麼老八秋波對空冀一瞟道我自己租的有甚麼白板白板你總是這樣多心的空冀只不願往說我要回去睡了改天到你小房子裏逛去老八道也好過幾天你要來的我那房間雖小收拾得還清爽你到了包你捨不得走出空冀笑了一笑一同下樓彼此分道回去隔得一個多月已是深秋天氣黃菊盛開團臍上市紅情老八約空冀到她小房子裏吃蟹空冀說我們兩人對酌未免寂寞可好帶個朋友同往老八道不必吧還是兩個人談談說說來得寫

意。况。且。我。的。蟹。是。鄉。下。小。姊。妹。送。我。的。金。瓜。大。斷。蟹。只。有。四。隻。帶。了。朋。友。去。不。夠。吃。的。空。冀。道。也。好。只。是。這。時。候。還。只。三。四。點。鐘。吃。蟹。太。早。吧。老。八。道。晏。了。我。有。堂。唱。還。是。早。一。點。吃。的。好。空。冀。祇。得。跟。了。她。走。徑。到。垃。圾。橋。堍。福。新。里。走。進。一。家。兩。上。兩。下。的。人。家。客。堂。內。却。也。收。拾。得。很。清。爽。正。中。供。一。尊。白。衣。觀。世。音。有。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合。着。掌。在。那。里。誦。經。高。王。觀。世。音。高。明。觀。世。音。……喃。喃。不。已。空。冀。跟。老。八。一。路。上。樓。走。進。一。間。客。堂。樓。有。個。四。十。多。歲。的。老。娘。姨。在。房。間。裏。揩。摸。檯。椅。老。八。請。空。冀。床。沿。上。坐。下。自。己。換。了。一。身。舊。衣。服。同。老。娘。姨。下。樓。煮。蟹。去。空。冀。見。她。房。間。裏。當。真。收。拾。得。整。整。齊。齊。靠。板。壁。一。張。白。漆。半。床。兩。旁。一。口。白。漆。大。櫥。一。張。妝。梳。檯。一。張。面。湯。檯。兩。把。椅。子。沿。牆。口。一。張。紅。木。麻。將。檯。兩。隻。小。圓。檯。子。陳。列。得。端。端。正。正。空。冀。又。見。床。橫。頭。一。隻。夜。壺。箱。上。面。安。放。一。張。綢。罩。的。檯。燈。拉。開。一。隻。小。抽。屜。來。裏。面。有。一。隻。線。袋。幾。本。小。書。兩。塊。帕。子。三。塊。銀。幣。空。冀。推。上。了。又。開。出。下。面。一。扇。小。門。都。是。花。花。綠。綠。的。女。鞋。還。有。一。塊。東。洋。貨。橡。皮。月。經。袋。塞。在。鞋。肚。裏。空。冀。正。想。取。出。一。看。老。八。走。進。房。來。推。上。了。門。不。許。空。冀。看。空。冀。笑。道。你。這。裏。當。真。十。分。清。爽。只。是。一。個。人。縮。縮。未。免。太。寂。寞。我。以。爲。你。有。了。

這樣清爽的房間還少一個人陪陪老八坐下空冀一並道我就請你陪好不好空冀道我沒有這般福氣陪你也須配得上你這樣漂亮像我這種亞而美只好陪陪家裏黃臉婆的了老八眼睛一瞟道喔唷我這間房間要給你牽場了老實說我有一種脾氣小白臉眼也不瞧一瞧還是年紀大一點的人來得體貼空冀又笑道那麼我介紹你一個七十三歲的老公公包你十分體貼睡在床上終年不碰你一碰你道好不好老八道好的啊你有這樣的老公公我情願嫁給他將他做一件房間裏的小擺設再好沒有空冀笑了一陣老娘姨端上一大碟子蟹來放在紅木桌子上老八又吩咐她把小樹裏的美味鎮江醋拿上來自己動手從面湯檯裏拿出一瓶木樨浸的燒酒來用兩隻玻璃高脚小盃各斟上一盃同空冀對面坐下空冀喝了一口木樨燒然後將碟子裏的蟹取了一隻說道這樣大的蟹上海那裏有得賣委實難得嘗新的老八道這一種蟹不出在洋澄湖出在常熟落鄉一處地方叫做潭蕩潭蕩的蟹比較洋澄湖蟹來得有名家稱做金爪蟹因爲他平常吃穀的腳裏來得有力能夠從金漆桌子上慢慢爬走只因出產不多上海人就沒有嘗新我出身在這地方所以曉得詳細空

冀笑道：「原來你也是金爪蟹，怎麼腿子裏一點氣力也沒……」老八不待空冀說下，就將一隻蟹腳向空冀手背上抓了一抓，空冀只管笑着。老八又說：「你看金爪蟹的爪上有一叢黃毛的，洋澄湖蟹就沒有黃毛。」空冀笑道：「那麼你呢？」毛一點也不黃，只不過有點咖啡色……老八伸手過來，擰空冀的小臂，空冀一縮手，面前一小碟子，鎮江醋也潑翻了。老八對空冀瞪了一眼，自己拿了一塊抹布走來，揩拭揩乾了。又對空冀說道：「你再不許胡說空冀，當真不再多響。」兩人吃罷四隻大蟹，已經敲過六點鐘。空冀吃得醉醺醺地，洗了手，躺在床上養神。老八又斟上一盃白糖湯，給空冀喝了。空冀道：「老八，你今天請我吃兩隻大蟹，比較請我吃一桌五十元的燕菜，來得歡心，但是我不好白吃你的。那一天我還請你呢？怎樣個請法？你自己說，還是替你做一打花頭，還是……」老八道：「我不要你做化頭，日子長咧，你只消時常到這裏來走走，我很快活的。」空冀道：「我到這裏來走走，你有甚麼好處呢？」老八道：「朋友何必一定要好處？我要你好處就不算，是個朋友了。」空冀聽她如此說法，非常窩心，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做起好夢來，直到敲過十點鐘，才醒。醒來時只見房間裏一個人也沒有，推推房門，外面反鎖着。

祇得重行睡下這一晚空冀沒有回去第二天起身老八又留空冀吃了一餐早飯才始走出小房間自回書局裏去過得十來天老八見了空冀約到小花園生意上坐坐空冀到了她房間裏老八幽幽的告訴空冀說垃圾橋那里進出不便晚上一兩點鐘回去常常看見有人剝豬糞所以我想搬場了空冀道你搬場也好與我沒有甚麼關係何必問我呢老八帶笑的說道是你的房間怎麼說沒有關係呢空冀說笑話笑話我只住得一夜怎麼說我的房間呀老八道一夜也算數的了你自己平日不來住啊空冀只管搖頭不承認老八嬌嗔着道你也無須推托得我又不要你一切家用開銷請你做個現成的小房子主人也沒有甚麼大不了事空冀笑了笑道你給我們夫人知道了那要使我吃不了兜着走的咧老八撒嬌撒痴的把空冀一推道怕家婆也沒有怕到場面上來的笑話不笑話閑話少說我搬場不關你事就不關你事一房間像生要你替我打個店鋪圖章担保一担保空冀道這也可以的你只不要說我同你租小房子就是老八說曉得了不說你的空冀也就不在其意坐了一回走出房間回家安寢過得半個多月當真有個傢生店裏的跑街拿了一張保單到大公出版部來找

空冀空冀認識他姓宋叫子和問他爲的甚麼子和道小花園紅情老八向我們小店裏租一房間傢生他說要你担保一担保打顆圖章空冀道有多少傢生租金多少子和道並不多一張銅床七件外國傢生租金也很便宜只有三十塊錢一月空冀道那麼傢生送去沒有子和道還沒送去要你打了圖章我們才送去說着就將一紙保單送上空冀空冀也不細看吩咐局中帳房先生蓋上一顆書柬圖章授給子和子和辭謝而去空冀也不在意直到十二月初上和又來找空冀說紅情那裏的傢生已有三個月不付租金了我向她索取她說房間是先生租的叫我向先生收欸空冀說笑話我租甚麼房間子和道我也知道不是先生租的昨天我去搬回家生她只不許搬非但不許我搬還說種種無禮的話這一房傢生她認爲先生送給她的了空冀說天下有這樣事情嗎我何嘗說送她呢宋子和笑了一笑道先生你大概和老八有點關係否則她決不敢這樣無禮空冀面上紅了一陣說道就是有關係也不該應這樣敲竹槓儘管叫我做花頭宋子和道她不要你做花頭就是看相你一房間傢生明人不消細說我勸你就吃虧了一回吧她扯破了臉皮通通說得出的先生場面上人不犯



着。和。她。計。較。空。冀。道。只。是。她。檯。面。上。碰。見。了。我。怎。麼。一。句。說。不。出。呢。我。自。己。打。合。上。去。做。花。頭。她。又。是。一。口。謝。絕。笑。話。不。笑。話。子。和。道。她。傢。生。到。了。手。自。然。不。再。同。你。說。你。要。做。花。頭。她。不。要。你。做。也。是。留。着。個。餘。地。給。你。總。算。她。有。良。心。咧。空。冀。聽。說。倒。也。笑。了。起。來。說。道。老。哥。那。麼。你。們。一。房。間。傢。生。要。多。少。價。錢。呢。子。和。道。先。生。肯。出。價。我。預。先。聲。明。決。不。敲。先。生。一。文。錢。竹。槓。照。實。計。算。就。是。空。冀。道。租。金。三。個。月。九。十。塊。錢。假。使。買。了。傢。生。可。好。不。出。的。麼。子。和。道。那。是。不。能。今。天。買。算。今。天。的。事。以。前。租。金。不。能。少。的。空。冀。道。那。麼。我。今。天。去。找。到。老。人。同。她。說。定。了。明。天。給。你。回。音。子。和。便。興。辭。而。去。晚。上。空。冀。同。璧。如。兩。人。在。小。有。天。吃。飯。叫。了。老。人。來。空。冀。說。老。人。小。房。間。裏。的。傢。生。適。用。不。適。用。老。人。笑。道。我。也。不。知。道。適。用。不。適。用。要。問。你。自。己。的。啊。空。冀。道。我。看。也。沒。有。看。見。那。里。知。道。你。適。用。不。適。用。呢。老。人。道。你。自。己。不。來。看。當。然。不。知。道。的。我。承。情。你。送。了。來。適。用。不。適。用。也。只。好。馬。馬。虎。虎。的。了。空。冀。笑。了。起。來。道。老。人。我。問。你。適。用。不。適。用。自。有。道。理。的。假。使。不。不。適。用。還。了。他。們。另。外。到。買。孚。或。是。毛。全。泰。定。做。去。來。得。精。緻。一。點。老。人。道。謝。罷。買。了。精。緻。傢。生。你。終。年。不。來。住。也。是。白。精。緻。的。像。我。這。樣。整。脚。人。只。配。用。用。整。脚。

傢生空冀聽他這麼說法。知道無理可論。祇得實告她。宋子和討租金的話。又說假使你嫌比傢生不好。儘管退還了他。我給錢你買去。老八道。買也不必買了。搬進搬出。麻煩不過這一房間。傢生照我眼光估價。至多三百塊錢。假使他要敲你竹槓。我免不得還了他。不敲竹槓。請你借我三百塊錢。償還了他。免得按月出三十塊錢租金。空冀道。你這樣子一說。我就好辦了。其實你當時何必要租。早對我說要一房間。傢生我早就買給你。了不是。省出三個月租金。麼老八沉下臉子。好久一回才說。現在租也租的了。益發對你不住。請你多替我墊九十塊錢。改天一起償還給你。空冀道。誰要你償還我。算替你做了兩打花頭。就是老八稱謝不迭。說馬大少難得你這樣子漂亮。我總也不忘記你的空冀道。這算什麼話。朋友幫幫忙。作興的。譬如在旁聽得清楚。帶說帶笑。道老八。你的東西倒也不小。老八嬌嗔着道。尤大少。你說我甚麼東西。呀。譬如道。你自己想呢。小東西。那裏放得進一房間。傢生外加一張銅床。老八跳起來。要打壁。如空冀拉住她道。算了吧。你的東西我已領教過。還不算十分大。人家大一點的田地房屋。都裝得進。咧老八將空冀大腿上擰了一把。空冀也不再說。吃罷飯。各自回去。第二天早。

上宋子和來了空冀問他說道這幾件傢生你估過價沒有實在不討虛頭要多少錢。子和說照我們出租的估價單五百六百算不得了現在照賣價估一張銅床一百二十塊錢大櫥梳妝檯面湯檯方檯椅子茶几櫈子七件東西統共二百塊錢再少不可少的了空冀道那張銅床中國貨呢來路貨子和說來路貨的料子中國廠家做的。一百二十塊錢還是自己的進價一個錢都沒有賺你空冀道說話一句算了三百塊錢貨價六十塊錢租金吧子和搖頭不肯結果算了三百八十元去空冀對璧如伸着舌子道女人這件東西真不好隨便碰的碰了一碰就是無價之寶璧如道不知你碰過他幾碰空冀說我不瞞你只碰得兩回統共不到一個鐘頭的工作璧如笑道一個鐘頭化三百八十塊錢要合到六塊三角錢一分鐘算他一分鐘動作十回要合到六角三分錢一回真可貴的了人家說黃金光陰她簡直算你鑽石光陰了空冀嘆息了一陣又道天下別的事情也許有便宜貨場獨有女人這件事場不來便宜貨璧如道便宜貨也未始沒有只不過我們不忍心去場是真的空冀說不錯女人面上的便宜貨我們總也不願意去場說着又笑了一陣此後空冀不敢再叫老八的堂唱但是古人

說的話一點不錯。『有意栽花不發無心插柳成陰。』空冀越是不想女人，女人偏生來勾搭空冀，遇合的奇巧，真非人力所能及到的一天。已是大除夕，空冀先在家裏吃過年夜飯，再到書局裏結清帳目，正想往外面散散心，只見尤璧如問起帳房先生，帳房先生說同綺雲、衣雲往遊戲場逛去了。空冀總以為他們在跑馬廳，繁華世界獨自進去尋找，誰知找遍南部、北部，不見影蹤。心中好生納悶，剛走到自由廳旁邊，忽見一位二十來歲，眉清目秀的女子，坐在沿自由廳藤椅子裏，喝茶。身上穿着一件粉紅軟緞的皮襖，四角綴上水鑽花邊，胸前一隻水鑽蝴蝶，大襟上一朶寶石山茶花，烏雲似的鬢髮梳得十分光滑，襯着雪白一張臉蛋，頰上隱約見得兩顆酒渦，出落得嫵媚天生，姚冶入骨。空冀只對她遙遙一望，那女子倏地站起來，招着手道：『你來呢？來這裏喝茶。』我有話對你說。咧，空冀再仔細一看，很詫異的說道：『你！你今天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那女子見空冀站着不動，她便輕移蓮步，走到空冀面前，幽幽的說道：『今天我不得了，要請你救我一救。』咧，空冀駭然道：『你爲的甚麼事情呀？』那女子只說不出話來。空冀望她面色白中帶青，四肢好像在那兒抖顫，心中好生奇怪。那女子忽然拉住。

空冀的手道你快同我一起喝茶坐定了對你說空冀跟她到自由廳畔只見一張小茶桌上放着香烟嘴咖啡糖花生米等許多東西茶碗也放着兩隻空冀覺得不便坐下那女子硬按着空冀坐下空冀問道這裏可有別人那女子說沒有別人你坐下好了正說時走來一個雄糾糾氣昂昂的梢長大漢只對空冀望了一眼臉上露出十分不快的神情空冀不免暗暗吃了一驚正是

銀環金枕丁娘索 怪雨盲風鳳女愁

不知那梢長大漢是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除夕插梅花珠圓妙謔 劇場隨蕩女笑展春雲

我們中華民國軍閥的專橫已成了一條公例尤其是春申江上彷彿替軍閥造就一個安樂窩不論大一點的小一點的軍閥只要領着一羣面黃肌瘦的灰色動物隨帶幾十枝來復槍一到上海就能夠耀武揚威尋歡作樂一旦失勢只向租界上一溜就算面團團一個寓公誰也敢於碰歪他一根汗毛那時候齊盧火併以後虎視鷹瞵的孫百世尙在福州還沒有到上海上海地方混亂如麻只在一個起碼閥軍張一明

手裏那個張一明說也可笑只擁着二三百個老弱殘兵盤據在南市搜索民財不肯開拔直吵到有一個多月好容易給孫百世的先遣隊來嚇跑了只是張一明的軍隊雖然丸解租界上平添了一批出沒不定的武裝土匪往往裏面穿着破舊的軍裝外面裏一件簇新的大衣在馬路上到處胡鬧搶劫東西調戲婦女都是他們的看家本領瞧在一批維持租界治安的眼裏不得不行使他們的非常手段宣佈戒嚴在租界華界接壤地方設下一重重的鐵絲網人民一到晚上九十點鐘就不能越電池一步因此租界上市面也十分蕭條大除夕在馬路上行走的人寥寥無幾便是那鑼鼓喧天的游戲場裏也沒有多少遊客當時馬空冀在繁華世界踱了幾個圈子忽地碰見一個女子神色倉皇的拉他同坐喝茶空冀見是平日所叫的妓女白梅花老七很詫異的問她爲甚麼今天到這裏來喝茶老七還沒有回答瞥見一個梢長大漢仰着頸子對空冀望了一眼空冀心中暗暗吃驚悄悄問老七道那人你認識不認識可是一起來的老七搖着頭道不認識不認識你千萬別讓他坐到這裏來空冀再望那人時那人已坐在另一桌子上吩咐茶房到老七那里取了一支香烟嘴一匣香烟去老七驚

心未定。幽幽的說道。這邊那個大漢。不是好人。是個逃兵。空冀說你怎麼知道他是個逃兵。老七道。我今天在生意上。吃了年夜飯。本來預備住在生意上的了。因為那個本家同我吵嘴。我就走出房間。想到闖北娘家去望望。娘住幾天。不料鐵絲網的門早已關了。他們說沒有通行證。不能走過鐵絲網。因此我就想回到生意上。那知這個大漢一路釘我的梢。我回轉頭去望望他。他露出大衣裏面的軍裝來。並且褲袋裏實田田的還有手鎗呢。不知炸彈我一壁走。一壁心裏跳盪不定。好容易走到這地方。我想避他的眼光對裏面一逃。門票也沒有買。誰知他早已留意到我。買了門票釘進門來。我坐在籐椅裏。喝茶。他就替我會了茶錢。不但會茶錢。還買了許多糖果香烟。請我吃。我那里敢吃他。一壁相勸我。不要心慌。一壁來捏我的手。我此時嚇得險些兒哭出來了。他低聲問我。道。你家裏在那兒家裏。有甚麼人。可好去逛逛的。我閉上眼睛。只不回答。他又說。今天開旅館去陪我睡。一會兒覺你不陪我睡覺。那是不行。我聽他這麼說。心中突突的跳盪。手脚也索索的發抖。他見我不開口。獨自喝茶。吸香烟。坐了有一刻多鐘。自去小便。那時我見你走來。心中一寬。馬大少。今天你千萬不好離開我。總須送

我回去才好空冀聽她這麼說望望那人依然獨自坐着喝茶心中也不免有些兒着慌。默默坐了有半句鐘光景只見那人依然眼瞪瞪地望着老七臉上好像露出凶光似的。空冀倏地站起身來拉着老七的手一徑走到那邊帳房裏去告知那個稽查先生。一切情形那個稽查先生倒也十分熱心派一個巡捕一個包探送老七同空冀出門。空冀出了遊戲場門回頭望時已不見那個漢子。其時已過一句鐘空冀同老七跳上兩部街車吩咐他們拉到樂餘里。誰知經過跑馬廳一蕓香門口只見聚着一大羣小流氓正在那裏拚命甩金錢炮。只要見是女性就不顧死活的一陣亂甩。空冀見不是事跳下街車老七也跳下車來說這樣子總難過去的。我們還是不坐車子慢慢走吧。空冀開發了車錢同老七從水門汀上慢慢踱過去將近四馬路口望見那裏人頭擠擠哭喊之聲震動屋宇老七拉着空冀又退了回來。空冀道那末我們從三馬路走也好。兩人走到三馬路口又見一批流氓聚在禮拜堂那裏老七蹬足道終難的。我們還是到一蕓香開個房間吧。說着同空冀走進一蕓香就在二層樓上開了四十五號一間兩元半的小房間兩人坐定之後老七拍着胸口道誰想這麼大的上海今天



使。我。寸。步。難。行。弄。到。這。裏。來。過。夜。那。真。想。不。到。的。空。冀。道。現。在。好。了。你。住。下。吧。我。明。天。來。探。望。你。老。七。對。空。冀。笑。了。一。臉。道。別。替。我。假。客。氣。吧。上。回。幾。次。三。番。約。我。我。拆。了。你。的。爛。污。今。天。湊。巧。陪。陪。你。你。怎。麼。說。要。回。去。呢。空。冀。說。不。對。今。天。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你。自。己。想。想。統。共。放。了。我。幾。次。生。我。今。天。也。要。放。你。的。生。了。說。着。披。衣。便。走。剛。走。出。房。門。又。退。了。進。來。說。道。不。好。不。好。那。個。逃。兵。又。守。在。門。口。老。七。嚇。得。抱。住。空。冀。不。肯。放。鬆。空。冀。嘆。味。一。笑。道。騙。騙。你。你。胆。子。放。大。一。點。好。了。老。七。扭。着。頸。子。道。我。不。管。你。騙。我。不。騙。我。今。天。無。論。如。何。不。許。你。回。去。的。了。說。着。將。空。冀。的。大。衣。皮。袍。一。起。剝。了。下。來。掛。在。樹。裏。空。冀。這。一。晚。也。就。做。了。一。個。被。征。服。者。第。二。天。是。元。旦。空。冀。一。清。早。起。身。回。到。家。裏。幹。開。了。幾。件。例。行。公。事。仍。到。一。蘋。香。其。時。已。有。十。一。點。鐘。老。七。剛。才。起。身。正。在。梳。頭。空。冀。等。她。梳。好。頭。問。她。道。你。今。天。回。娘。家。呢。還。是。到。生。意。上。老。七。說。下。節。工。夫。我。不。在。樂。餘。里。了。今。天。到。生。意。上。也。沒。有。甚。麼。意。思。娘。家。呢。不。瞞。你。說。房。屋。窄。小。不。清。不。潔。住。不。慣。的。這。間。房。間。最。好。請。你。常。開。下。去。開。到。正。月。十。六。等。我。進。了。場。就。用。不。着。你。再。開。不。知。你。肯。不。肯。空。冀。心。想。女。人。這。件。東。西。當。真。碰。不。得。的。只。碰。得。一。碰。竹。槓。又。來。了。

但是今天年初一開了新年第一個竹槓不能不領受她的好在半個月房資爲數有限也就答應了她當時叫帳房來先付他三十塊錢叫他牌子上寫了個馬字然後陪老七在房間裏吃過了飯老七往闖北探望她的娘空冀回到書局裏見了尤璧如問他昨晚在甚麼地方璧如說在大千世界遊逛空冀道那麼害我到繁華世界去又找到一件累事璧如道甚麼累事呀空冀本來胸無城府當時將昨晚怎麼碰見老七的事詳細說了一遍璧如聽得出神笑道昨天是大除夕老哥還有這樣的奇遇真交到桃花運了空冀說可見萬事全由天定人力不可強求那白梅花老七我做了她三節花頭也做下不少平日裏約過她好幾次她也答應了我好幾次只沒有真個銷魂誰想到了了一年的盡頭日子會得鬼遣神差似的落了相好遇合之奇真匪夷所思的了璧如道這件事倒也值得紀念的我要賀賀你呢賀你『獨占一枝魁』空冀道這種花魁還是少占爲妙今天大年初一不瞞你說張開眼睛第一筆錢就化在花魁身上璧如笑道用幾個錢不在乎此大除夕有這樣子溫婉的美人陪你同夢真是千金難買的事我記得古人有兩句詩說是『山家除夕無多事插了梅花便過年』足以轉

贈老哥老哥體味那『插了梅花』四字怎樣一個感想這四個字十分風趣語帶雙關彷彿替老哥同白梅花寫照……空冀聽得笑了一陣說道虧你想入非非只是禍已闖下的了將來又不知要怎生一個結局咧壁如道將來至多同紅情老八一樣送給她一房間木器傢生再沒有事的了空冀笑道照你說法必定要使我開了木器傢生店才能夠對付過去壁如也笑了一陣笑定了又說道老哥昨晚有此奇遇綺雲昨晚也有奇遇你們兩人真是無獨有偶遙遙相對空冀問道綺雲他不跑堂子有甚麼奇遇你快說給我聽壁如道昨天晚上我同衣雲在綺雲家裏吃過年夜飯各人喝酒喝得醉醺醺地一同到大千世界去我們三人以外再有綺雲的兩個朋友丁禹門李元龍進得大千世界先在共和廳喝了碗茶聽了一回羣芳會唱然後踱到樓上兜圈子綺雲當時很有些醉意一心想撈淌牌他的朋友季元龍對他說道撈淌牌也有撈淌牌的藝術不能夠隨意瞎撈你意思我代你撈去綺雲當真重重地托了他一路走一路留意都覺得沒有一個合眼直到范幼山灘簧場子裏見了前排座上坐着一位服裝很漂亮的女子帶着一個四十多歲娘姨似的婦人手中提着一個銀絲穿的

手袋一手還挾着一件白狐皮出風的披肩。元龍當問綺雲道：「這個女子合意不合意？」綺雲一眼看定她，不是淌牌，說道：「元龍，你能夠弄得到這個女人，我就佩服你。明天請你得意樓喝橄欖茶。」元龍再仔細望了一眼，又同那個丁禹門商量了一回，認定她是三點水一流人物，說道：「我一准替你弄到，就是當時丁禹門自告奮勇說等我做先遣隊試一下，再說。」元龍道：「也好，你先去問個訊，就是禹門慢慢地走到她面前對她望了一眼，坐在她一並幽幽地說道：『灘簧將要落場了，你領我們到你府上玩玩，好不好？』那女子橫着秋波對禹門瞟了一眼，正顏厲色的道：『你當我是甚麼樣人？你纏錯一點呢。』禹門登時面孔漲得緋紅，回到原座，說不對，對一定，是人家。元龍反對道：『誰說人家？你自己工夫不到家，沒有得訣，竅不信，看我出馬包你不費吹灰之力，手到擒來。』禹門綺雲眼望着元龍，一語不發。一回兒見那女子同婦人站起身來，飄然下樓。元龍當先如影隨形的跟在她背後。禹門綺雲和我同衣雲都遠遠地跟着一徑到電影場裏站了好久。一回元龍對那女子滿面春風似的問道：「喂，喂，我們一同走罷，時光不早了。」那女子好似沒有聽得一語，也不發。元龍又湊到她耳畔幽幽的問道：「你裏可

在北。緒。家。橋。袋。裏。可。有。名。片。給。我。一。張。那。女。子。回。過。頭。來。嬌。嗔。着。道。你。眼。睛。張。張。開。當。我。甚。麼。人。耳。光。上。發。癢。沒。有。元。龍。登。時。倒。退。不。迭。獨。自。幽。幽。的。說。喔。唷！喔。唷！阿。要。像。煞。有。介。事。那。女。子。沉。下。了。臉。不。再。接。口。元。龍。溜。出。電。影。院。來。綺。雲。禹。門。站。在。門。口。聽。得。清。楚。取。笑。他。道。可。是。你。老。鳥。失。辟。三。個。不。相。信。吃。她。的。敗。頭。元。龍。神。色。不。變。的。說。道。怎。麼。不。是。淌。脾。淌。之。極。矣。她。今。天。大。概。有。了。戶。頭。無。須。接。得。客。所。以。這。樣。搭。架。子。神。氣。活。現。明。天。看。她。照。樣。要。在。這。裏。搭。客。人。禹。門。聽。着。好。笑。綺。雲。說。我。有。一。種。癖。性。她。越。是。不。肯。我。越。是。想。她。越。是。愛。她。現。在。等。我。親。自。出。馬。試。她。一。試。說。着。獨。自。單。刀。直。入。的。趕。進。電。影。院。站。在。那。女。子。背。後。一。聲。不。響。直。到。映。完。電。影。那。女。子。同。婦。人。走。出。電。影。院。來。綺。雲。一。路。跟。在。她。背。後。徑。到。揚。州。戲。班。場。裏。那。女。子。同。婦。人。從。從。容。容。坐。定。看。戲。坐。下。的。時。候。綺。雲。見。她。空。着。第。一。隻。椅。子。只。坐。第。二。隻。椅。子。第。三。隻。椅。子。裏。認。爲。很。有。意。思。不。是。避。着。娼。妓。的。嫌。疑。（照。例。第。一。隻。椅。子。妓。女。坐。的。多。取。其。引。人。注。目。便。於。搭。客。）定。然。是。留。給。我。坐。時。機。不。可。失。就。此。入。手。吧。一。壁。想。着。一。壁。坐。下。第。一。隻。椅。子。裏。那。第。二。隻。椅。子。裏。坐。的。女。子。見。綺。雲。坐。下。對。他。望。了。一。眼。綺。雲。默。然。不。聲。這。當。兒。忽。有。個。茶。

房。走。來。手。中。托。着。一。疊。玻。璃。盃。子。陪。笑。問。道。三。位。可。是。一。起。的。麼。可。要。泡。茶。麼。綺。雲。眼。望。着。那。個。女。子。不。敢。回。答。茶。房。連。問。了。三。聲。綺。雲。免。不。得。幽。幽。地。說。一。聲。是。的。泡。一。壺。茶。就。是。茶。房。慌。忙。派。上。三。隻。玻。璃。盃。又。捧。着。一。壺。淡。茶。各。斟。上。一。盃。綺。雲。眼。望。那。個。女。子。並。不。反。對。只。不。肯。上。口。一。呷。不。多。一。回。茶。已。冷。了。綺。雲。自。己。動。手。很。誠。懇。地。替。她。換。上。一。盃。熱。茶。那。女。子。一。瞧。也。不。瞧。停。了。一。回。綺。雲。又。替。她。換。上。一。盃。悄。悄。的。說。道。不。用。客。氣。請。呷。一。盃。吧。那。女。子。只。不。回。答。忽。問。同。來。的。那。婦。人。道。你。拿。枝。香。烟。給。我。那。婦。人。在。銀。絲。袋。裏。找。了。一。回。說。香。烟。忘。記。帶。了。綺。雲。聽。得。連。忙。摸。出。兩。毛。錢。給。茶。房。買。十。支。茄。力。克。來。陪。着。笑。臉。各。敬。上。一。支。又。向。茶。房。取。了。一。匣。燐。寸。劃。上。一。根。送。到。女。子。面。前。那。女。子。只。不。肯。吸。綺。雲。不。憚。煩。勞。連。點。了。三。根。燐。寸。免。不。得。那。女。子。玉。指。尖。尖。拿。起。一。支。香。烟。送。進。櫻。唇。連。吸。了。三。口。香。烟。頭。上。一。縷。青。烟。裊。裊。將。起。來。那。女。子。便。從。這。一。縷。青。烟。裏。面。露。出。一。臉。笑。容。綺。雲。如。獲。異。寶。笑。逐。顏。開。的。向。那。女。子。問。長。問。短。那。女。子。十。句。話。中。只。回。他。三。四。句。綺。雲。已。心。滿。意。足。三。人。約。莫。坐。了。二。十。分。鐘。便。站。起。身。來。在。場。子。裏。兜。圈。子。那。時。候。我。們。四。人。見。他。已。經。入。港。也。不。再。去。監。察。他。結。果。怎。樣。就。不。得。而。知。

也許同老哥一樣開旅館去了。空冀聽說嘖嘖嘆了一回道：綺雲近年來不老成，得多了。大除夕也會在那裏沾花惹草，我佩服他的璧如。笑道：老哥也不用五十步笑百步，你們兩人好說是魯衛之政，難兄難弟。空冀也笑了一陣，又問璧如道：那麼這個女子究竟甚麼一種路道？璧如說：我簡直測度不來，又像做生意的，官人又像人家姨太太。面孔還算漂亮，服裝太武氣一點。空冀說：怎麼他們兩人勾搭不上，反而給綺雲勾搭上呢？璧如道：這也是一種手段。那個女子歡喜綺雲，這樣子，娘娘腔也就不知不覺上了他的鈎。空冀道：後文怎樣？我們總得去偵探偵探，才有好戲看。璧如也以爲是當晚兩人便在書局裏吃了晚餐，各自回去安寢。第二天晚上，空冀不免往一蕓香四十五號探望白梅花老七，誰知老七不在房間裏，撲了個空，隔得三天，又往探視，只沒有碰面。空冀覺得詫異，詢問茶房，茶房說：她不常住，下有時來得很晏。空冀又打了一個電話到樂餘里老七生意上，那邊回說：老七已好多天沒有來了。空冀狐疑不決，在房間裏獨自坐了一黃昏，只見老七到來也就無精打采的，自回家中，直到初十日那天，空冀心中打算上回付的三十塊錢房金差不多已如數合訖，自己既然允許他開

到十六日子不便失此信用當下又帶了三十塊錢預備替她付清房金因此在十二點鐘以前趕到一蘋香旅館空冀一路上樓梯遙望四十五號房門半開半掩不覺心中一喜脚裏也十分鬆爽得意揚揚的衝進房去一眼瞥見銅床上橫躺着一男一女女的不用說是白梅花老七男的一位西裝少年非常漂亮正勾住了老七的粉頸臉貼臉的溫存着空冀這時只恨床前少一個地孔鑽鑽弄得站着又不是退出又不是手足失措惶急萬分老七見了空冀面上也一陣白一陣紅像秋天的陽光陰晴不定空冀沉下臉子對她望了一眼她掙脫了少年的手臂坐起身來掠鬢那少年望見空冀呆呆站着面上也露出很詫異的神情來心中好像在那裏責備空冀不該闖進房間空冀心中也以爲他不應鳩占鵲巢兩人各有各的心事四目相對射了一回空冀究竟心思靈敏翻身走到門口捺着電鈴不多一回茶房應聲而至空冀聲色俱厲的呵叱他道喂！你們旅館裏做生意這樣子不規矩我定下的房間又沒有回絕你們爲甚麼要替我租給別人……那茶房弄得莫明其妙起來只對那少年望了一眼那少年自知理屈趁勢拉了老七一溜烟走出房間去了空冀放下臉對茶房笑着道



你瞧那個冒失鬼可笑不可笑。茶房抱着不平道：自不可以的。你馬先生來開的房間，怎麼好亂闖亂闖？就是同那個女人熟悉，也應該另開房間。否則你馬先生開了房間，供給他們尋歡作樂，天下決沒有這樣子瘋生的。啊，空冀笑道：別倒也不在乎。此好在她是生意上，信人不做我一戶客人。只是剛才白板碰面的時候，覺得有些兒難堪。假使在生意上，併房間也還是件很尋常的事。在這裏旅館內，就太不雅觀。現在這樣罷，請你向帳房內把帳結清了，讓那漂亮少年替她開下，就是茶房答應一聲，便把帳單開來。說今天也已開在其內。馬先生你就多替她化一天房金吧。空冀只點點頭，見帳單上開的，一天房金連小帳三十元，另二角五分。收過三十元，尙少二角五分。空冀給了茶房五塊錢，說餘多小帳不要找了。茶房稱謝而去。空冀當將帳單對袋裏一塞，走出房間。茶房又道：馬先生尙有一筆代帳四塊五角錢，怎樣。空冀說：代帳不代帳，你向她自己算吧。茶房點了點頭，一路送空冀到樓梯口。空冀走下樓梯，徑回大公書局。遇見壁如將情形講給壁如聽了。壁如道：照此辦法很好。日後就可以藉口作一結束。你總算便宜貨，一宵好夢，只化三十五塊錢，及不來紅情，老八十分之一，真是下脚。

也不夠……正說時一片鈴聲電話來了空冀聽時正是白梅花老七的口音嚶嚶碗碗的說道馬大少剛才對你不住沒有招呼你實在因為弄疆了你是我的老客人諒來不動氣的所以我只敷衍了他誰知回到旅館裏你已經跑了並且房間也已回絕房間你不是允許我開到十六日子的麼爲何今天就要回絕可是動了氣不能原諒我這一回麼……空冀笑吟吟的說道我和你這樣子要好那里會得動氣剛才我也曉得你的難處所以我只怪茶房沒有在你們面上發一點兒火你大概總也見得的心裏有數至於房間退掉也有我的意思我化了錢總算是我替你開的一層反而要害你那新朋友不窩心二層我開了總不能使我不來我來時碰見你的新朋友彼此面子上下不去所以我退了免得你們不自由老實說我並不是想省五天房金要使你在新朋友面上說一句撇清的話就是說現在替我開房間的那個朋友和我不對了斷絕了讓他更加窩心一點再進一層你可以說我那開房間的朋友都爲了你和我斷絕的那麼你以後更好要他多做一打花頭這件事豈不是和你很有益處的啊……老七聽說只道喔唷！喔唷！你可是當真和我斷絕了麼……空冀笑道

那里話來斷絕兩字是我叫你騙騙新朋友的我心裏只有一個你怎捨得和你斷絕只要你不斷絕我就好的了……老七嬌嗔着道見面親家公我不相信你的話你來我在旅館裏有話當面同你說……空冀道我不敢再來還怕碰見你那新朋友又要害我少個地孔鑽鑽啊！老七你的新朋友真漂亮吹彈得破的小白臉兒叫我做了你也歡喜他的就是不做你也歡喜他可好同你商量商量借來過一過癮兒……老七發怒道甚麼話新朋友老朋友不同你說了……電話的鈴一聲就此搖斷壁如在旁笑得跌倒道老哥虧你還要尋她的開心空冀道這個心她尋上來叫我開的我又不用化錢有心不開也是呆大璧如道佩服你一片話說得十分圓轉似嘲似諷真能使她哭笑不得空冀道我不能不這樣說法使她有火沒發處假使我一發火他就立地放下臉來和我算帳那麼又要害我一房間傢生晦氣真不是生意經璧如又笑了一陣笑定了道女人們真不容易打發所以孔老二說的「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真一點兒不錯的空冀笑道我還不是養她呢隨喜隨喜也不免惹出許多煩惱鬧出許多笑話所以我始終認定女人們真是禍水……正說到

這裏外邊闖進一個女人來對空冀璧如紛紛落淚嚇得兩人呆住了正是

花謝水流原是幻 珠啼錦怨若爲情

不知那女人是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快雪良宵歡聯愛蒂 愁羅恨綺慘述悲懷

一天汪綺雲的夫人醒獅女士看日戲去了綺雲獨坐在家裏看小說看了一回覺得很沉悶望望手錶上還只三點鐘在房間裏踱了幾個圈子走上樓梯要打個電話給空冀璧如約他們來打小麻將忽地聽得一片鈴聲正有人打來綺雲聽時嚶嚶的聲浪是個女子口音問她是誰那邊回說你猜猜看綺雲心中好生詫異說道我猜不出你自己說呢那人道我姓孫綺雲益發詫異着道我沒有姓孫的女朋友你到底是誰呀那人道哎喲你這樣子一個沒有心的人你忘記了麼去年大除夕在大千世界碰面的綺雲想起來了登時心中突突的跳着問道你可是玉梅我很冤枉你你當真不失我約此刻在甚麼地方我馬上來探望你玉梅格格格笑了一陣說道我在大西旅館五層樓三百二十號請你立刻就來綺雲聽說呆了一呆心想我和她只就在遊

戲場裏碰見一面無意之間告訴了她我的電話號碼她說改天打電話約你我以為她是一句應酬話誰知她生了心今天當真來約我但是她第一次約我就約到旅館裏事情有些兒不妥須得小心從事當下打定主意回答她道玉梅最好請你等我在屋頂花園文明戲場裏因為我正要到那裏看一本新編的戲同你在戲場裏會面吧玉梅回說也好就將電話搖斷綺雲走下樓梯披上一件大衣套了一副手套走出廂房吩咐娘姨幾句話匆匆出門此時天空濛濛細雨中還挾着雪珠落在屋瓦上瑟瑟發響天氣十分嚴寒口中吐出的氣像白虹一般路上街車絕少綺雲一路走一路尋思走到大西旅館門口大衣上的雪珠已薄薄的鋪了一層拍了一回並不是屋頂花園徑到五層樓問那穿白衣服的茶房道剛才有個女人來開的房間麼可是三百二十號茶房說不錯是有的她上屋頂花園白相去了綺雲道請問一聲剛才她一個人來開的呢還是有別的男人一同來開的茶房說一人來開的沒有男人同來綺雲道牌子上寫的甚麼茶房對水牌上望了一眼說寫的是汪綺雲說曉得了我到屋頂花園去找她說着一徑上樓買票進園走進文明戲場時遠遠望見玉梅獨自悄悄地

坐在一旁。呷白開水。綺雲不卽招呼。她坐在她背後。打量她梳着一個S髻。頸子裏露出雪白一片肌肉。有幾根短髮。遮着兩邊垂垂的耳環。是翡翠琢成兩瓣秋葉。穿一件淡藍華絲葛的皮襖。下身繫着元色軟緞套裙。裙下露出一段米色絲襪。的脚膀。穿一雙繡花緞鞋。很鎮靜的望着戲臺上。瞧着綺雲坐下。約莫五分鐘。忍不住伸手到她腋下。輕輕捏了一把。她很驚異的回轉頭來。面上露出一副怒容。見是綺雲。登時嫣然一笑。又道：「你來了多少時候？」綺雲說：「我剛到這裏。」玉梅道：「你不是說來看做新編的戲麼？」那「陳元和唱道情」有甚麼好看？綺雲對台上望了一眼道：「喏！這邊寫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大概要晚上才做咧。」玉梅道：「乾隆皇帝下江南也沒有甚麼好看。京劇班子裏那齣『六飛南遊』做得不要做了。算甚麼新編的戲呢？」綺雲道：「這裏沒有做過。就算是新編的了。」玉梅道：「謝謝吧。這裏的文明戲。只不過幾個癩三小鬼。廝混廝混罷了。真不值得一看。」綺雲對臺上瞧了一回。玉梅說道：「你瞧那幾個癩三小鬼。做得要睏着快了。」綺雲也道：「當真一點沒勁。好像在那裏說夢話。」玉梅道：「日戲更加拆爛污。場子裏看客一少。他們那裏起得起勁呢？」夜戲場子裏人多一點。他們還肯買一點。

力不但這裏就是外面大戲館裏的京戲日戲總也不及夜戲好看日戲只不過馬馬虎虎鬧鬧場子罷了綺雲道既然沒有甚麼好看我們還是到房間裏談談吧玉梅聽說站起身來就走綺雲跟在她後面出得戲場徑回三百二十號房間綺雲見那房間裏有浴室有電話有鬆軟如棉的沙發華麗如錦的坐墊一色奶油髹漆的木器陳列得整整齊齊潔無纖塵壁上兩座水汀熱汽直透室中竟像初夏天氣綺雲脫下大衣皮袍褪下手套走到梳妝臺畔悄悄問玉梅道這房間不便宜的吧玉梅正對着鏡子掠鬢幽幽的說道也不算貴只有八塊錢一宵綺雲吃了一驚眼望着鏡子裏玉梅的容貌委實生得豐富盛鬢嫵媚溫柔只不過眼梢略豎瞳人黑多白少望着炯炯有光見得是一個工于心計的女子綺雲對她仔細望了一眼覺得比較以前在電燈底下看她不同益發來得明艷動人玉梅在鏡子裏對綺雲瞅了一眼道痴漢站着不腿矮的麼怎麼不到沙發裏坐坐呢綺雲退到床前斜拴在銅床上覺得那銅床的墊子異常鬆軟好像有彈簧一般坐着低下了三四寸又望見裏床疊着兩條華絲葛的棉被鮮艷奪目一條金山白絨毯子摺疊得像半朶菊花似的擱在一旁綺雲置身其間目

迷心醉竟像洞房合卺一般快樂。玉梅梳洗一回也脫掉皮襖和套裙，躺到綺雲一並。綺雲見她穿一條秋香色湖縐的棉褲，着一件蜜色軟緞的小棉襖，週身綴上花邊，真是妖艷動人。當即拉住她，膩滑如脂的小臂問道：「玉妹，你前天不肯告訴我你的住址，甚麼意思？」玉梅道：「沒有甚麼意思。我們偶然在外面尋開心，何必一定要把自己出身和盤托出？朋友軋得好，還好軋得不好；徒然坍塌家庭的臺，綺雲裝出不快活的樣子來道：「那麼你還不能相信我規規矩矩的人。」咧。玉梅笑道：「規矩人不會到這裏來了。你少替我裝出點正經來吧。」綺雲輕輕將她一摟道：「我們今天開房間，雖說不到正經，但是兩人無端的遇合，多少有點緣法。既然愛好一回，也得決心相示。否則胡亂軋個朋友，有甚麼意味？」玉梅聽說只不回答，獨自默默地發怔。面上登時露出淒然欲泣的神情。來。綺雲恐怕觸發她甚麼哀感，也不再多問，摟住她粉頸，很熱烈的接了個吻，覺得一股甜香直鑽鼻孔。登時心蕩神怡，不能自持，伸手扯上了府綢帳衣，替她解除障礙。玉梅也已氣促得不能說話，掙扎了一回，漸漸地無力抵抗，祇得一任所為。綺雲心急慌忙耳聽她一種幽細宛轉若斷若續的呼聲，眼見她一種放誕風流的表情……四。



肢不住的顫抖。酥胸突突的跳盪。眼皮半開半掩。眼睛水汪汪地粉頰玫瑰似的暖烘烘地雲鬢半墮。頸子扭來扭去……這時候綺雲心骨皆醉。百體俱酥。不多一回兒悠悠地嘆了一口氣。玉梅露出非常失望的神情。來拍了綺雲一下。腿子笑着說道。小夥子這樣不吃。鬪綺雲臉上十分羞慚。半晌沒有話說……原來綺雲這回子算得沒有接觸人家。說望門投帖。他簡直門也沒有到。只在馬路上發了一回子傳單。直氣得玉梅嗚嗚地啜泣。綺雲也呆呆地悔恨。想起尋常有一句話叫做「一舉兩得」。我今天竟是「多此一舉」。想着又不覺笑了起來。涎着臉兒安慰玉梅。道親愛的玉梅。你剛才在戲場裏不是說過的麼。你說日戲起不起勁的。總不及夜戲。你又說日戲。只不過馬馬虎虎鬧鬧場子罷了……玉梅嘆喏一笑。綺雲便替她揩乾眼淚。整理一下衣服。扶她起床。問她可要吃些點心。玉梅也不回答。慢條廝理的走下床來。走進浴室去梳洗了一回。綺雲推窗一望。天已黑暗。正在下雪。冷風吹進房來。像針刺一般。連忙推上了窗。叫西廝送兩客大菜來吃了。談談說說。不覺已到九點鐘。兩人便解衣安寢。不知怎樣。綺雲同玉梅這一宵都睡不穩。睡到半夜。兩壁的水汀熱氣蒸騰。室中竟像炎夏。

天氣一盞電燈。模模糊糊。彷彿濃霧中一點流螢。玻璃窗上透出一顆顆汗珠。衣櫥鏡片上也像飛上一片淡雲。兩人睡在帳中。一絲不掛。只不住地淌汗。尤其是玉梅。熱得心中煩躁。忍耐不住。走下床來。坐在沙發裏。嬌喘綺雲。見玉梅不睡。免不得也走下床來。陪她兩人膩在一塊兒。無話不談。玉梅道：「你規規矩矩講點故事給我聽聽罷。」綺雲想了念道：「規矩的故事如非講古人『射御之禮』再規矩沒有的了。」古人說：「射必中鵠。」那個『鵠』就是射侯上的一個紅心。古人射箭必定要射中那個紅心。纔算有本領。可惜現在的人不講究。那種射箭只講究打靶。打靶就馬馬虎虎。不管紅心不紅心。一陣劈劈拍拍的亂打我。以爲這種本領一點不足。爲奇。玉梅笑道：「我也聽得有人講過說。射箭還得騎在馬上射。咧。尤其是要隨跑隨射。才有趣味。才算有本領。綺雲道：「不錯。『跑馬射箭』是相聯的一種藝術。古人善射的很多。像那紀昌和養由基。他們能夠穿楊貫虱。近人那裏及得到。就是推車。古時候也當牠一樁藝術。古人人人都要學習的。像孔夫子那麼七十來歲的一個老漢也鬧着習御。習御就是學推車。你想古時候老漢都要推車。可見得講究的了。我們年紀輕的人都應該學習學習古

人『射』『御』的學問。玉梅道：『女人也有推車的。沒有綺雲道：『女人推車只就天上。』』有一個玉梅道：『怎麼？』天上有起推車的女人來呢？綺雲道：『當真的啊！便是替雷神公公推車的。她姓周名喚阿香。推車本領簡直不小。玉梅笑道：『胡說！你難道認識她的不成？』綺雲道：『我雖不認識她，却是有書爲證。這件古事出在『搜神記』上的。但是現在的雷公也許學起新法來，實行解放，尊崇女權，不再叫阿香推車，或者學習勞工自己反替阿香推車也變了。』老漢推車，玉梅半信不信，笑得打跌。綺雲益發精神抖擻的拉着玉梅在房間裏演習了一回跑馬射箭。老漢推車的藝術，玉梅究竟是個女子，迷信觀念較深，又附帶表演了一樁觀音坐蓮臺的故事。兩人有說有笑，正是『歡娛嫌夜短』。不覺已聽得馬路上轆轤車聲，玉梅穿上衣服推開臨街的兩扇六角玻璃窗，只見天空雪止風停，一帶屋瓦上堆滿着潔白耀眼的雪片，正像琉璃世界中，不覺十分暢快。搬張雙人沙發在窗前拉綺雲一並站着，眺望綺雲見玉梅身上只穿一套水淥冰梅紋的印度綢衫袴，亂頭赤腳，螭蟻似的頸子和雪藕似的小臂全露在外面，正覺得銷魂欲絕，望着外面呢！大地上不着半點塵埃，東方透出一片桃紅色的朝霞，天

空雪已止了。尙有一片兩片細碎的雪花隨風飄拂。鳥聲也。只有一聲兩聲很幽淒的叫着。下面馬路上行人絕少。只有兩三個穿紅衣服的清道夫趕着一匹羸瘦的凍馬。馬背後拖一輛僕笨的垃圾車。沿着水門汀在雪地裏獨……落……獨……落的走。綺雲這時候胸襟一清精神也一振。望望雪景。望望玉梅。又覺得那清麗的曉色和晶瑩的雪光照耀在玉梅的臉上。越顯得嬌艷欲滴。不禁攔住她的粉頸。臉貼臉的說道。我們今宵這麼的快樂。怕到死也忘不掉的罷。玉梅盈盈地一笑。綺雲又說。我們最好。巴望那東方的旭日永遠不要推起來。那麼就好。永遠這樣子快樂下去。可惜不能呵。紅日一昇。馬路上就要人聲喧鬧。車馬奔馳。我和你祇好一東一西各歸窠巢。過那煩悶的日子了。玉梅聽說悠悠地嘆了一口氣。接着說道。不能呵。不能呵。煩悶的日子。我再熬不住過的了。啊！好人……玉梅說到這裏。語音漸帶酸澀。眼眶子裏像斷綫珍珠似的。簌簌落落吊下淚來。綺雲很驚異的對她望了一眼。將她輕輕地抱到沙發裏坐下。隨手帶上了窗門。問道。你好好的爲甚麼哭起來呢。她只不回答。嗚嗚咽咽哭得益發淒慘。綺雲慌忙在她袋子裏抽出一塊櫻白絲巾替她拭淚。一面拭一面安慰她。道。親

愛的你。心中。有。甚。麼。悲。苦。儘。管。對。我。說。我。力。量。能。夠。幫。你。忙。總。幫。你。的。忙。你。不。說。我。鑽。不。到。你。心。中。你。心。中。的。悲。苦。我。怎。麼。知。道。呢。玉。梅。投。在。綺。雲。懷。裏。雙。手。捧。着。臉。子。整。整。啾。泣。了。有。二。十。分。鐘。纔。愀。然。的。說。道。啊。！。今。天。我。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呢。不。是。一。個。春。夢。麼。啊。！。好。人。哪。你。瞧。我。是。甚。麼。樣。人。……。綺。雲。便。說。你。是。個。美。麗。多。情。的。女。子。玉。梅。道。不。！。我。是。一。個。賣。淫。的。娼。妓。貪。歡。的。蕩。婦。你。相。信。不。相。信。綺。雲。胸。貼。胸。的。把。她。緊。緊。一。抱。笑。道。親。愛。的。你。那。里。說。這。種。話。究。竟。心。中。感。着。甚。麼。痛。苦。快。對。我。說。咧。玉。梅。幽。幽。地。說。道。啊。！。好。人。我。見。你。很。誠。懇。的。待。我。今。天。也。不。用。瞞。你。了。我。是。好。好。人。家。一。房。妻。子。因。爲。丈。夫。不。當。我。人。一。般。看。待。只。當。我。一。件。器。具。似。的。買。了。來。用。了。幾。時。擱。在。一。旁。不。再。瞧。看。一。眼。我。沒。處。申。冤。特。地。到。外。邊。來。洩。一。洩。憤。恨。你。懂。得。不。懂。得。……。綺。雲。頻。頻。點。首。問。道。親。愛。的。那。麼。你。丈。夫。究。竟。姓。甚。麼。喚。甚。麼。在。社。會。上。幹。些。甚。麼。事。業。的。呢。玉。梅。道。他。姓。孫。名。號。不。便。告。訴。你。了。他。在。上。海。地。方。開。茶。葉。棧。的。不。但。上。海。有。他。產。業。各。處。多。有。他。的。產。業。他。掙。下。家。私。總。在。五。十。萬。以。上。只。就。良。心。不。好。沒。有。專。一。的。愛。情。他。年。紀。已。經。四。十。二。歲。我。嫁。給。他。做。續。絃。我。家。裏。在。杭。州。父。親。也。是。讀。書。的。我。小。時。候。

也。曾。讀。過。好。多。年。書。後。來。父。親。死。了。母。親。也。接。着。死。了。又。沒。有。兄。弟。姊。妹。只。有。祖。母。一。人。扶。養。我。到。二。十。歲。我。三。年。前。嫁。給。姓。孫。的。做。續。絃。我。嫁。他。時。他。還。沒。有。多。麼。家。財。他。直。到。近。年。來。生。意。越。做。越。發。達。產。業。也。漸。漸。多。起。來。了。可。是。他。一。有。了。錢。就。厭。棄。我。不。當。我。結。髮。的。妻。子。看。待。只。在。外。邊。花。天。地。酒。去。年。一。年。內。連。娶。了。兩。位。堂。子。裏。的。信。人。他。娶。回。來。時。我。不。免。和。他。爭。吵。他。就。翻。面。無。情。的。要。和。我。離。婚。我。哭。哭。啼。啼。回。到。杭。州。家。裏。住。下。一。個。多。月。我。那。六。七。歲。的。祖。母。見。我。這。麼。悲。苦。也。憂。憂。鬱。鬱。的。氣。死。了。祖。母。死。後。家。裏。有。點。產。業。統。統。給。族。人。瓜。分。乾。淨。因。此。我。又。不。能。存。身。依。舊。回。到。他。家。裏。他。只。不。當。我。結。髮。的。妻。子。看。待。有。時。罵。我。有。時。甚。至。於。動。手。打。我。我。氣。憤。不。過。了。恨。不。得。尋。死。恨。不。得。做。尼。姑。再。退。一。步。想。恨。不。得。離。了。婚。去。當。娼。妓。只。是。沒。有。實。行。的。勇。氣。依。然。在。他。家。裏。靜。守。靜。守。他。萬。一。回。心。轉。意。和。好。如。初。怎。奈。中。間。有。了。兩。個。蕩。婦。搬。弄。是。非。我。們。夫。婦。的。愛。情。再。沒。有。恢。復。的。一。日。了。近。來。他。聽。了。兩。個。蕩。婦。的。毒。計。在。附。近。地。方。另。租。下。一。幢。住。宅。將。家。中。值。錢。的。東。西。漸。漸。搬。運。到。新。宅。裏。去。停。下。幾。天。兩。個。蕩。婦。也。就。遷。進。新。屋。過。她。們。的。好。日。子。去。了。我。住。的。那。里。只。留。下。兩。房。間。木。器。傢。生。幾。幢。

破舊的箱籠客堂間裏一些陳設一個燒飯的老媽子一個使喚的小丫頭他晚上也不再住宿在我那里了。每天上午在我那裏和一批茶商談交易彷彿當我宅裏是一個公會早就沒有我在眼裏了。你想我氣苦不氣苦唉！我的命運多麼壞我雖只二十四歲今生一切都完了一切都過去了。天上的春光人間的快樂都沒有我的分兒了……說着又淒然下淚綺雲聽說很替她悲傷但是覺得找不到甚麼話去安慰她。她只道你……你也不用悲傷一個人的快樂要自己去尋找的。你既然家裏找不到快樂還是到外邊來尋尋快樂……玉梅又嗚嗚咽咽的嚥了兩口涎沫說道啊！尋快樂……快樂不容易尋快樂就是煩惱我今天益發告訴了你吧我正爲了尋快樂尋得日子都不好過。咧綺雲驚異着問道怎麼一回事呢。玉梅道我不瞞你說當在去年十月裏有一天我同他爭吵他動手打了我一下我氣得昏去醒來不知怎樣轉到一個犧牲我身體找尋快樂的念頭發狂似的換了一身衣服披上一件斗篷獨自出門到附近春明舞臺看夜戲看戲本來沒有意思我借了看戲在戲場裏裝出下等妓女的行爲想勾搭上一個男子快樂一宵洩一洩氣憤。那知沒有經驗的我只勾搭不

上。直。到。戲。館。散。場。沒。有。一。個。人。同。我。來。交。談。我。益。發。氣。憤。着。索。性。不。顧。了。羞。恥。同。戲。院。子。裏。一。個。做。案。目。的。去。開。了。一。夜。房。間。這。一。個。污。點。真。使。我。畢。生。忘。不。了。的。當。晚。我。裝。像。娼。妓。的。神。氣。推。說。在。四。馬。一。帶。做。生。意。還。怕。他。不。相。信。我。臨。走。的。當。兒。向。他。索。了。兩。塊。錢。誰。知。他。只。不。相。信。我。是。娼。妓。隔。得。三。四。天。他。竟。調。查。到。我。的。住。址。找。到。我。門。上。來。我。當。了。面。只。不。承。認。他。多。方。的。恫。嚇。我。要。挾。我。一。心。想。敲。詐。我。的。錢。我。竟。弄。得。沒。法。擺。佈。好。像。生。了。一。個。附。骨。之。疽。直。到。現。在。此。人。還。不。心。死。時。常。來。尋。事。我。總。想。不。出。法。子。對。付。他。本。來。我。既。然。犧。牲。的。了。應。該。犧。牲。到。底。敷衍敷衍他未始不可實在此人太下賤了。竟是一個流氓。眼裏只有金錢。不懂甚麼叫做愛情。那使我怎麼願意犧牲在他身上呢……綺雲聽得呆住了。半晌纔說道。那麼此人姓甚名誰。住在甚麼地方。可以給他幾個錢。叫他息了念的麼。玉梅嘆着氣道。我只知他姓朱。也沒有問他名號。他現在索性搬在我隔壁。住下了。他知道了我底細。認作我有不少積蓄。那里肯息念。唉！我早晏要死在他手。中的了。綺雲驚異着道。天下決無這種情理。的就是你和他發生了一度關係。無憑無證。他用甚麼手段來敲詐你呢。玉梅道。他同你講甚麼情理。他只



用野蠻手段問你要錢不給他錢他就同你爭吵隨便甚麼話都說得出來他簡直是個流氓他身邊常帶武器他時時等候在弄口我不幸碰見他時身邊帶的幾個錢送給他還不算數首飾和值錢一點的衣服都給他劫一個光唉！你想我怎樣好過日子呢……綺雲聽說只恨得咬牙切齒說道這種無賴的東西簡直可殺只是你這樣子隱忍也不是道理總得想個妥當的方法來處置他才好玉梅道有甚麼法子呢只有我不住在上海才好使他息了這個念綺雲默然片晌又道親愛的玉梅虧你過這樣內憂外患的日子……玉梅又扶頭痛哭了一陣這時候淡黃色的太陽已從窗子裏穿進房來照在玉梅頭髮上變成一片紺碧的顏色綺雲安慰了玉梅一番容易止住了她哭泣替她揩乾了眼淚取了棉襖棉褲來給她穿上然後開了房門捺一捺電鈴吩咐茶房送兩盃可可茶帶土司來吃了綺雲道玉梅我們既然愛好一回你心中有這樣一樁隱憂我能夠有法子替你想我再告訴你此刻時光不早我們好各人回去了玉梅道你只管先走我昨天出門的時候推說到杭州去的所以今天必須要到杭州走一遭隔一两天便回上海將來有機會我們再叙綺雲戀戀不捨的推開了

陽台上的窗兩人又靠着窗子望了。一回雪景穿上衣服要跑。當問玉梅道：「這裏房間錢一起不知要多少？」玉梅道：「我早給他們二十塊錢不少了。」綺雲伸手到袋裏摸出二十塊錢塞在玉梅袋裏。玉梅嬌嗔似的將兩張鈔票向陽台上一擲，說道：「你竟當我賣淫的蕩婦不成？誰要你這東西？」綺雲連忙到陽台上拾起兩張鈔票，笑道：「這算甚麼鈔票？還好用的。」咧險些兒拋到馬路上去。你既然不要，就我來用了。吧。」說着仍對自己袋裏一塞。玉梅坐在窗前一語不發。綺雲說聲請你保重。我們再見吧。」說着便走出房間。玉梅站起身來送出房門，眼望綺雲一路走到電梯邊站着等候。電梯玉梅忽又對綺雲招招手。綺雲見她招手重又回進房間。玉梅笑着問道：「你可曾忘了一件甚麼事情？」綺雲呆呆想了一想，說沒有甚麼忘記。玉梅擁抱着綺雲很熱烈的接了個吻。才說道：「你去吧。我不送你了。」綺雲一笑出門也不再等。電梯走下樓去，出得大西旅館心中惘惘若失，也不坐街車一路尋思一路走回家裏，望着足上穿的一雙緞鞋，濺滿了泥漿。綺雲好似沒有覺得，見了夫人推說在電影公司打麻將，醒獅女士也不在其意。綺雲鑽到床上睡了一回精神才始恢復。此後約過得三天，又接到一個電話。玉梅告

訴他杭州回來了。綺雲問她可能見面。叙叙玉梅。回說身體有些不快。改天叙吧。綺雲祇得搖斷電話。又過了四天。那一日正是初十。綺雲又接到玉梅電話。約在桂花舞臺看日戲。綺雲答應了他。正換上衣服。想去赴約。忽然夫人勸着要綺雲陪同看戲。說初三那天你不肯陪我一人去。看得很寂寞。今天非得陪我去。看不行。綺雲道你想往那裏去看呢。醒獅女士道同舞臺新到的角兒。我們就到同舞臺去看。綺雲心中打算送了夫人到同舞臺。然後再想法脫身。赴玉梅的約也未始不可。於是。一口允承了。夫人醒獅女士打扮一回。同綺雲出門。叫着街車。徑到同舞臺。誰知客滿。牌子高高懸起。場子裏早已塞得水洩不通。兩人失望着。正想回家。醒獅女士忽又想起桂花舞臺硬拉了綺雲。徑到桂花舞臺。綺雲心中十分不快。只是面子上不便露出馬脚。勉強跟着夫人一路上樓。自有案目引入包廂。坐下。綺雲還希望玉梅失約不來。誰知偶一抬頭。便見玉梅端正正坐在對過包廂裏。玉臂支撐着粉頰。懶洋洋地露出十分不快的神情。綺雲明知她心懷醋意。抑不歡。但是監着夫人的面。又無從去向她解釋。無從去向她慰藉。祇好鎮靜着態度。佯作無事。誰知臺上做不到兩三齣戲。綺雲已不見玉

梅在座猜到她不耐煩溜跑了。心中好生不忍。推托小解。走下樓來。四面探望。只見玉梅影蹤勉強再上樓梯。陪夫人看完日戲。回到家裏。時光已是不早。胡亂吃過夜飯。正想出門。忽又接到玉梅電話。一片嬌嗔。責備綺雲不該帶着夫人來認我的面。相就是帶了夫人來也該招呼一聲。你只裝着陌生的一般。是甚麼用意。綺雲這時百口莫辯。便要想辯也不敢出聲。恐怕夫人聽得起疑。只道你在那里。我立刻來探望你。當面向你陪罪。玉梅回說你要來時須待晚上八點鐘到。聞北虬江路精勤里八號。招呼那里的梳頭娘姨。珠姐來喊我就是。綺雲連聲答應了。便將電話搖斷。匆匆出門。想起聞北地方九十點鐘便要戒嚴。斷絕交通。黃包車去多担擱時間。很不方便。還是到影片公司找到余修竹。坐他汽車前去。來得便利。打定主義。便趕到公司。修竹正待出門。綺雲約略告知他原因。說我有一位女朋友住在聞北。請你開了汽車陪同一往。修竹一口允諾。引綺雲登車。綺雲又告知他地點。吩咐他不要開到弄口。停在附近。爲妙。修竹一一遵命。不消片刻工夫。汽車已停在精勤里對弄。修竹坐在車上看車。慇懃綺雲約她上館子吃飯。綺雲說理會得。當即走進精勤里一望。那八號房屋是一上一下。

的石庫門推門進去先問一聲珠姐在家沒有樓上走下一個四十來歲的婦人對綺雲瞧了一眼笑起來道先生你還認識我麼去年大年夜承情你在大千世界一碗連碗的倒茶我呷……綺雲想起來了叫聲嫂嫂我認識你的你原住在這里珠姐搬張櫬子倒盃熱茶請綺雲客堂裏坐綺雲眼望那間客堂很不清潔並且還有兩個大小姐在電燈底下搖洋襪很難爲情坐下只道嫂嫂不必客氣請問一聲去年同你一起的那人她今天來過這里沒有可好請嫂嫂去叫她一聲珠姐點頭說道我有數的了你請坐一下我去叫她綺雲只不敢坐又說道嫂嫂我有汽車停在對弄我在汽車旁邊等她叫她同上館子吃夜飯去珠姐又點了點頭綺雲跟在她後面走出門來見她一直跑到弄底一宅三上三下石庫門那邊敲門進去綺雲也走到那里抬頭一望只見一盞鷄心式的門燈上朱漆白地一個「孫」字才知道玉梅就住在這條弄內當下人悄悄站着又覺得害怕起來踱出精勤里走到汽車旁邊同修竹講了幾句話又到一家小紙烟店裏兌了一塊錢角子又買了十支茄力克吸上一支沿着水門汀紆徐行走又見那紙烟店隔壁一家小茶館電燈底下圍坐着四五個人在那裏呷茶講

賭。經。綺。雲。無。心。去。觀。察。眼。望。着。對。過。弄。口。可。有。甚。麼。人。走。出。弄。來。一。回。兒。聽。得。脚。步。聲。響。當。真。走。出。一。位。風。姿。綽。約。的。美。人。遠。遠。地。對。綺。雲。盈。盈。一。笑。綺。雲。心。花。怒。放。迎。上。前。去。正。待。叫。喚。時。忽。地。小。茶。館。裏。衝。出。三。個。人。來。滿。面。怒。容。的。嚷。着。道。你。是。甚。麼。人！你。來。找。誰！玉。梅。嚇。得。倒。退。了。幾。步。在。弄。口。叫。一。聲。小。朱！你。來。有。話。同。你。講。那。三。人。一。鬩。衝。進。弄。堂。綺。雲。嚇。得。像。驚。弓。之。鳥。慌。慌。張。張。的。趕。上。汽。車。對。修。竹。說。不。好。！不。好。！快。快。開。車。修。竹。掉。轉。車。身。風。馳。電。掣。的。開。行。綺。雲。回。頭。從。車。窗。裏。望。到。外。邊。好。像。有。幾。個。人。在。後。面。拚。命。的。追。趕。綺。雲。嚇。得。心。驚。胆。戰。直。到。汽。車。開。過。界。路。纔。放。下。心。當。時。將。前。因。後。果。對。修。竹。略。說。了。一。遍。修。竹。替。綺。雲。捏。一。把。汗。道。老。弟。你。好。險。啊。今。天。不。坐。汽。車。性。命。不。保。這。地。方。叫。做。王。家。浜。出。名。的。流。氓。窠。巢。你。人。小。胆。子。大。敢。到。這。種。地。方。去。沾。惹。我。佩。服。你。的。以。後。我。勸。你。息。了。念。吧。這。種。地。方。再。去。不。得。送。掉。性。命。不。是。耍。子。綺。雲。也。心。以。爲。然。想。到。那。個。玉。梅。一。定。不。是。好。人。也。許。合。了。計。來。作。弄。我。以。後。再。不。敢。去。見。她。一。面。的。了。這。時。候。車。到。介。眉。里。弄。口。綺。雲。跳。下。車。來。謝。了。修。竹。一。聲。自。回。家。裏。剛。走。到。庭。心。內。忽。聽。得。廂。房。裏。亂。闐。闐。地。空。冀。璧。如。站。在。一。邊。跳。脚。發。急。夫。人。伏。在。沙。發。

裏。嗚。嗚。哭。泣。不。覺。大。大。的。吃。了。一。驚。正。是。

失足已成千古恨 溫磨贏得一宵狂

不。知。綺。雲。家。裏。又。出。了。什。麼。亂。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檻鳳奴鸞度愁城歲月 嗔鶯叱燕起醋海風波

原。來。汪。綺。雲。家。中。早。已。慌。亂。了。多。時。當。綺。雲。出。門。的。時。候。他。夫。人。醒。獅。女。士。獨。自。懶。洋。洋。地。正。想。早。些。安。寢。忽。聽。得。樓。梯。上。一。片。電。話。鈴。響。走。上。聽。時。却。是。很。尖。銳。的。女。子。口。音。當。下。驚。異。着。問。道。你。是。誰。呀。你。叫。誰。聽。電。話。那。邊。說。回。我。姓。孫。請。問。汪。綺。雲。先。生。回。府。沒。有。醒。獅。女。士。心。中。很。不。快。樂。冷。冷。的。道。他。不。在。家。裏。……說。罷。正。想。搖。斷。忽。又。聽。說。請。問。你。可。就。是。汪。夫。人。我。有。幾。句。話。告。訴。夫。人。醒。獅。女。士。呆。了。呆。道。不。錯。你。有。甚。麼。話。說。那。邊。很。氣。急。的。道。你。們。汪。先。生。剛。纔。到。閘。北。王。家。浜。附。近。遇。見。了。歹。人。怕。在。那。裏。和。他。爲。難。假。使。沒。有。回。府。趕。快。派。幾。個。人。到。王。家。浜。那。里。去。尋。他。回。來。免。得。他。吃。眼。前。虧。醒。獅。女。士。聽。說。慌。急。着。道。他。……究。竟。遇。見。的。甚。麼。樣。人。那。邊。回。說。都。是。無。法。無。天。的。一。批。流。氓。醒。獅。女。士。急。得。拋。掉。手。中。聽。筒。一。路。下。樓。趕。到。大。公。出。版。部。氣。急。敗。壞。帶。

哭帶訴的對空冀璧如說道我們綺雲不得了快請你們想個法子救他回來空冀同璧如正在那里講女人就是禍水的話聽着吃了一驚急問道爲的甚麼呢他在哪里醒獅女士不暇細述只道他在闌北甚麼王家浜地方遇見了歹人和他爲難快去救他空冀璧如弄得莫明其妙說道你怎麼知道呢醒獅女士道有人打電話來告訴我如此這般空冀將信將疑望望手錶上已到九點鐘說道不對啊這時候闌北早已戒嚴他沒有通行證那里會到闌北去呢怕有人打電話來恐嚇你你別上他的當這時候就是我們趕到闌北也不能進鐵絲網去救他究竟怎麼一回事呢說着便同璧如一起跟着醒獅女士走向綺雲家裏醒獅女士又說是一個女人口音打來的電話空冀心中暗暗吃驚想他不要同甚麼人在那里爭風吃醋鬧出亂子來了正在猜想瞥見綺雲走進廂房大家嚷着道好了綺雲回來了綺雲怪問道你們在這里發甚麼急醒獅女士道你好你反來問我們發甚麼急我問你從那里來路上遇見了誰綺雲呆住了心想怎麼家裏都知道了呢當下假作驚疑似的說道我沒有遇見誰啊醒獅女士才放下心將打電話的事說了一遍綺雲心中明白笑了笑道誰在那里造我謠



言。却。也。是。件。奇。怪。的。事。空。冀。壁。如。大。家。對。綺。雲。望。了。一。眼。壁。如。笑。道。那。造。謠。言。的。女。人。這。樣。子。替。你。担。心。倒。也。算。得。是。個。好。事。者。綺。雲。登。時。紅。了。一。臉。這。時。又。聽。得。一。陣。電。話。鈴。響。房。間。裏。人。大。家。驚。異。着。一。闋。上。樓。醒。獅。女。士。搶。着。電。話。筒。問。道。你。是。誰。那。邊。又。說。姓。孫。你。們。汪。先。生。回。來。沒。有。醒。獅。女。士。回。說。他。在。這。里。他。說。沒。有。遇。見。流。氓。是。你。說。謊。你。究。竟。是。誰。呀。那。邊。只。不。回。答。只。道。他。回。來。了。就。好。說。罷。便。將。電。話。搖。斷。醒。獅。女。士。好。生。驚。疑。拉。着。綺。雲。下。樓。細。問。他。根。由。道。這。件。事。其。中。一。定。有。些。蹊。蹊。你。不。該。瞞。我。儘。管。對。我。說。明。你。瞞。我。不。同。你。過。去。的。綺。雲。自。知。早。晚。瞞。不。過。她。索。性。將。前。因。後。果。和。盤。托。出。講。到。歷。險。情。形。各。人。都。替。他。吃。驚。綺。雲。講。完。了。說。道。這。麼。一。件。事。你。們。替。我。下。個。決。斷。那。女。子。究。竟。甚。麼。路。道。醒。獅。女。士。第。一。個。斷。定。是。仙。人。跳。空。冀。說。不。對。仙。人。跳。手。段。決。沒。有。這。般。拙。劣。在。旅。館。裏。早。就。好。下。手。何。必。要。騙。到。你。鬧。北。去。呢。况。且。你。既。然。身。入。陷。阱。那。女。子。不。應。該。再。乘。機。喝。阻。他。們。動。手。有。意。延。擱。時。間。讓。你。逃。走。你。逃。走。了。他。們。追。將。上。來。那。女。子。也。不。必。心。中。着。急。要。兩。次。打。電。話。來。問。訊。種。種。情。形。顯。見。不。是。有。意。合。串。也。許。那。女。子。一。朝。失。足。落。在。那。個。流。氓。手。裏。受。流。氓。的。挾。制。視。爲。禁。斃。不。許。你。

去侵犯沾惹。但是好好一個女子，落在流氓手裏，一生的幸福也就完了。老弟，我勸你也息了念吧。你再要想念她，同她幽會，真好。像向尖刀鋒上舐血吃，再危險沒有的。一回事。綺雲聽說微微點頭，璧如笑道：「照你說法，流氓的婆娘都好造真節牌坊的。空冀道：尖刀鋒上舐血吃的，雖則未始沒有，只不過我們有身家的，總犯不着。你道對不對？」醒獅女士連說不錯。馬先生真是好話。綺雲你聽得沒有？綺雲也心以為然。空冀壁如坐了一下，也就分別回去。綺雲吃了這個驚嚇，身子已十分委頓，便同夫人安寢。睡到一清早六點鐘，光景忽聽得樓梯上的電話鈴聲鬧個不休。綺雲心中好生作怪。下床聽時，又是玉梅打來說道：「綺雲，我今天活不成了。你道我在甚麼地方？我已離開了家庭。此刻在火車站打電話給你……」綺雲驚問道：「你為甚麼要這樣子呢？」玉梅道：「不是我要這樣子。剛才你走掉之後，那天殺的流氓小朱同兩個幫手追你，追趕不上。回來同我拚命，竟摸出手槍來逼我同他逃走。我不依時，他將我硬抱上汽車，開到天通庵路一宅小房子裏，將我百般毒打，逼我回家收拾細軟。收拾了他同我離開上海。我始不肯，後來給他打得熬忍不住，答應了他。回到自己家裏，他們守在弄口，我

收。拾。到。天。將。近。要。亮。時。提。了。一。隻。皮。包。從。後。門。走。出。抄。到。荒。場。上。從。荒。場。上。一。徑。逃。往。火。車。站。現。在。這。裏。等。候。火。車。你。可。能。陪。我。到。杭。州。走。一。趟。不。成。綺。雲。那。里。敢。答。應。只。道。玉。梅。我。不。瞞。你。說。有。家。庭。有。妻。子。不。能。脫。身。同。你。走。的。玉。梅。好。像。在。那。裏。嘆。着。氣。道。唉。！。你。這。樣。子。膽。小。你。能。同。我。出。走。我。們。好。不。要。再。到。上。海。來。了。我。隨。身。有。些。首。飾。衣。服。杭。州。親。戚。那。裏。也。有。些。存。款。和。你。兩。人。吃。吃。用。用。也。儘。可。以。過。得。十。年。五。年。的。了。你。放。心。好。了。綺。雲。說。道。玉。梅。我。萬。萬。不。能。陪。你。一。走。了。事。我。年。紀。還。輕。尙。想。在。社。會。上。幹。些。事。業。名。譽。要。緊。請。你。恕。我。保。全。我。一。生。的。名。譽。玉。梅。好。像。在。那。里。淒。然。啜。泣。道。那。麼。我。今。天。得。能。回。到。杭。州。將。來。也。許。還。有。碰。面。的。日。子。假。使。仍。舊。給。他。們。找。到。把。我。劫。掠。去。了。我。逃。不。了。一。死。我。們。恐。怕。再。沒。有。見。面。的。日。子。了。唉。！。那。里。知。道。我。同。你。只。有。一。宵。相。叙。的。緣。分。綺。雲。！。你。待。我。太。忍。心。了。綺。雲。聽。說。一。時。心。軟。也。落。下。幾。滴。眼。淚。滴。在。電。話。聽。筒。內。那。邊。又。道。綺。雲。今。天。我。不。免。給。他。們。找。到。性。命。難。保。你。可。能。立。刻。到。車。站。來。一。趟。我。有。幾。件。緊。要。的。東。西。寄。存。你。處。綺。雲。只。道。你。原。諒。我。我。不。能。來。我。不。敢。來。……。那。邊。電。話。截。然。中。止。綺。雲。走。下。樓。來。見。醒。獅。女。士。也。已。起。了。床。蹬。脚。拍。手。的。呵。叱。綺。雲。

不該再接電話。綺雲只管呆呆地發怔。一回兒電話鈴又響了。綺雲忍不住又奔上樓去接聽。剛聽得一句說：「綺雲！你快快來一趟。我……醒獅女士奔上來將電話綫一剪兩斷。就此寂然無聲。綺雲無精打采走下樓梯，重復鑽到床上睡覺。心中一回兒疑懼。一回兒悲哀。麻亂得只睡不穩。直到十二點鐘起身，胡亂吃過飯，到書局裏告知空冀。空冀也不能決定是真是假。第二天空冀忽然趕到綺雲家裏報告道：「你那玉梅的一幕哀劇現在徵實了。你看今天報上這一則告白吧。」綺雲急急搶了一張報看上面。一張照相當真是玉梅。照相上面四個大號字：『招尋逃妻』。下面兩行四號字道：『髮妻陳氏小名玉妹原藉武林于歸四載並未生育忽於昨晚攜取細軟約值萬金一去無蹤如能覺悟回家不究執迷不返定當緝辦』。『上海孫白』。綺雲見着驚嘆了一回道：「照此研究那女子並沒有存心合串的行爲。昨晚電話裏所說的話全是真情。不知她現在到甚麼地方去了。」空冀道：「我勸你還是少問訊爲妙。這件濕布衫披不得在身上的。上海地方事情難弄。綺雲也心以爲然。此後約過得有兩個多月。綺雲家裏的電話早已修好。綺雲只不見玉梅打來也就漸次淡忘。有一天綺雲從影片公司

回。來。只。見。夫。人。格。格。一。陣。的。笑。綺。雲。詫。異。着。道。你。笑。甚。麼。夫。人。忍。不。住。說。道。你。那。要。好。朋。友。的。電。話。又。來。了。綺。雲。振。作。精。神。的。問。道。可。是。那。個。孫。玉。梅。麼。他。可。曾。說。甚。麼。話。夫。人。道。不。告。訴。你。了。告。訴。了。你。又。要。害。你。起。忙。像。熱。鍋。上。螞。蟻。似。的。綺。雲。坐。下。夫。人。一。並。哀。求。着。道。謝。謝。你。的。對。我。說。呢。我。罰。咒。不。再。去。探。望。她。只。消。知。道。他。的。近。况。就。安。心。了。夫。人。道。她。近。况。麼。她。已。做。了。流。氓。的。家。小。宿。在。流。氓。窠。裏。了。綺。雲。嘖。嘖。嘆。着。道。真。的。麼。可。惜。可。惜。夫。人。正。色。道。誰。哄。你。有。甚。麼。可。惜。這。種。爛。胡。調。的。女。人。只。配。做。做。流。氓。婆。綺。雲。道。好。人。你。告。訴。我。她。究。竟。怎。樣。說。法。的。夫。人。道。她。聽。得。我。的。口。音。不。敢。多。說。甚。麼。話。只。道。汪。家。嫂。嫂。請。你。對。汪。先。生。說。一。聲。我。現。在。跟。了。那。個。流。氓。小。朱。在。法。界。一。家。小。旅。館。裏。吃。苦。一。步。也。不。能。跑。出。門。口。彷彿。坐。監。牢。可。好。請。他。想。法。子。救。我。出。來。……我。問。她。在。甚。麼。地。方。甚。麼。旅。館。裏。她。電。話。已。經。搖。斷。了。笑。話。不。笑。話。綺。雲。聽。得。發。了。一。回。怔。說。道。大。概。他。有。甚。麼。顧。忌。說。話。沒。有。說。完。照。此。推。想。她。當。真。落。在。流。氓。手。裏。了。叫。我。有。甚。麼。法。子。替。他。想。呢。……又。過。得。十。來。天。綺。雲。又。接。到。一。封。書。信。那。書。信。寫。得。潦。潦。草。草。意。思。都。看。不。大。懂。只。道。『汪。先。生。我。在。那。里。吃。苦。再。熬。不。住。要。你。家。中。報。個。信。

說我住在法界海天旅館三一號。叫包探來鈔房間捕獲他。領我回去千萬拜託玉字。綺雲思索了好久。一回才想到她要我往孫家送個信。叫他們同包探去捉拿小朱。領她回家。她此時住在海天旅館三一號。大約是三十一號。但是其中有一層疑點。她能夠寫信給我。難道不能寫信給姓孫的麼。爲何要叫我轉灣去報告呢。況且我和姓孫的面不相識。叫我怎樣去送信。獨自思索了一陣。冒着險偷偷地到精勤里訪那梳頭娘姨。珠姐姐說。汪先生孫太太不見了。聽說是跟流氓逃走的。孫老爺起初還想追究。後來曉得跟了流氓。就不追究了。新近還聽得那流氓叫出幫裏的老頭子來。替姓孫的講說。願出幾個錢。算退還茶禮了。斷這件事給姓孫的罵出去。說我賣家婆。還不至於她肯跟那流氓一個錢都不要奉送給他。就是汪先生。你想這麼大的人家也鬧出這種笑話來。可笑不可笑。綺雲聽說嘆了口氣。道那麼照你說法。她同孫家斷絕關係了。孫家再不收留她了。是不是阿珠說一點不錯。姓孫的再不要她上門的了。綺雲默然片晌。別了阿珠。自回家裏。又隔下一個月。光景無端在遊戲場裏碰見玉梅。正同着一個穿短衣服的男子並肩走着。綺雲見她丰姿憔悴。衣服襤褸。和半年前判若

兩人。不覺。呆。呆。地。出。神。玉。梅。瞥。見。了。綺。雲。也。不。勝。驚。慌。兩。人。只。不。招。呼。綺。雲。猜。到。那。個。男。子。一。定。就。是。流。氓。小。朱。現。在。大。概。她。正。式。充。當。流。氓。夫。人。了。啊！只。有。幾。時。弄。到。這。副。樣。子。委。實。可。嘆。可。憐。既。而。又。想。到。那。天。走。出。是。爲。我。而。起。禍。根。全。在。我。一。人。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心。中。萬。分。不。安。暗。暗。替。她。垂。淚。這。一。天。回。到。家。裏。悲。傷。得。不。能。熟。睡。長。吁。短。嘆。了。一。夜。日。後。有。一。天。忽。在。馬。路。上。碰。見。她。獨。自。一。人。蹣。跚。行。走。急。忙。招。呼。她。道。玉。梅。你。往。那。里。去。玉。梅。道。我。到。法。租。界。紫。蘭。坊。一。家。小。姊。妹。那。里。去。你。同。我。一。起。去。坐。談。一。回。兒。吧。綺。雲。免。不。得。跟。着。她。走。徑。到。紫。蘭。坊。走。上。樓。梯。見。是。很。精。緻。的。一。個。客。堂。樓。一。張。半。銅。床。幾。件。外。國。傢。生。收。拾。得。整。整。齊。齊。房。間。裏。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生。得。十。分。俊。俏。穿。着。很。單。薄。的。衣。裳。……只。就。一。件。小。短。衫。一。條。短。褲。坐。在。床。沿。上。玉。梅。介。紹。道。喏！這。一。位。是。我。的。結。拜。姐。姐。愛。珍。愛。珍。扭。着。頸。子。對。綺。雲。瞟。了。一。眼。道。請。坐。呢。又。問。玉。梅。道。妹。妹。這。位。可。是。你。一。向。講。起。的。汪。……玉。梅。抿。着。嘴。笑。了。笑。道。你。問。他。呢。怎。麼。不。是。又。對。綺。雲。笑。道。你。怎。麼。見。了。我。姐。姐。像。啞。吧。一。般。她。不。吃。人。的。呀。綺。雲。弄。得。手。足。失。措。坐。下。靠。椅。裏。眼。望。着。鼻。不。出。一。聲。愛。珍。道。妹。夫。倒。像。鄉。下。新。郎。倌。

不要。這樣客氣呢。我是不歡喜客氣的。你看我呢。像蓬頭痴子似的。成甚麼樣子。綺雲益發難爲情起來。眼皮也不敢抬一抬。玉梅分開兩腿。挨在綺雲懷裏。坐下屁股顛了幾顛。說道：綺雲，你現在的景況怎樣。可是學規矩了。綺雲道：不過如此。我要問你以前怎麼鬧到這般田地。玉梅搖着頭道：以前一番書翻過了。不要再提罷。一個人能得活幾時有多少眼淚水。哭泣碰到這種不幸的事。哭煞也沒有用。有誰來哀憐我。還是尋尋快樂。過一天是一天的好。你道對麼。所以我現在好像換了人身似的。每天只講尋快樂……綺雲聽說微微點頭。玉梅又道：綺雲，你夫人不應該我近來打過好幾次電話。都是你夫人接的。她非但不和我講話。還罵我娼婦……流氓婆……我承認是娼婦。流氓婆。不過澈底尋根是你挑我做的。你那一天不到精勤里來探望我。也不會使那天殺的小朱知道。我外邊還有你。他還不致於要窮凶極惡的逼我逃走。我不逃走也決不會跟他做流氓婆。綺雲你平心想害得我這般地步。還要叫夫人來罵我。真太不應該啊。綺雲聽說羞愧得無地自容。恨不得跪在玉梅面前磕一百個響頭。陪她種種的罪。玉梅見綺雲不安。對他嫣然一笑。道：不提不提。提起了又要使我心痛。現在



我同你說有空時儘管到這裏來坐坐。我不時在這裏愛姐同我一個人似的。她不會得嫌多。你你只要自己識相一點。姐夫來時迴避迴避就是……愛珍將扇柄來打玉梅。玉梅擁抱着綺雲身子一偏。接着恣情的笑了一陣。綺雲心想玉梅竟像換了一副骨格。輕狂中帶了些流氣。大概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緣故……玉梅又道：愛姐。今天生意上去不去。如果生意上去。不要回來吧。房間借我住一夜。愛珍手中輕搖着蒲葵扇。櫻唇一披。道：你寫意點。別樣都好。借臺上那隻鷄。是不借的。（說臺基的意思。）玉梅道：你不借我們好開房去的。愛珍道：開房間當心給小朱吃生活。玉梅對愛珍啐了一口。道：別替我胡說。小朱不小。小朱他寧波輪船上當茶房去了。要下個月才回來。咧。愛珍道：那是你開心了。外快多撈一點。玉梅伸着脚尖對愛珍小膀上挑了一挑。愛珍站起身來。呵。玉梅的膈肢。玉梅笑得打跌。綺雲見不是事。站起身來。要跑。玉梅不讓他跑。按納他在籐椅裏。愛珍梳洗一回。有個娘姨來叫愛珍上生意。愛珍換了衣服。對玉梅說道：房間讓你別拆我爛污。桑皮紙不用把我的褥單晦氣說着。溜出房間。玉梅追到樓梯邊。她已下樓去了。玉梅重和綺雲談談講講。不覺天晚。兩人夜飯也不

吃。關。上。房。門。直。睡。到。八。九。點。鐘。各。人。洗。了。一。回。手。走。出。房。間。拴。上。房。門。到。附。近。小。館。子。上。吃。了。一。餐。夜。飯。分。道。回。去。綺。雲。心。中。又。是。怕。她。又。是。愛。她。自。己。也。不。懂。甚。麼。道。理。自。從。這。天。以。後。不。時。到。法。租。界。紫。蘭。坊。走。動。有。時。碰。見。玉。梅。有。時。碰。不。見。玉。梅。都。覺。得。很。有。意。味。碰。見。玉。梅。時。上。上。館。子。開。開。旅。館。打。得。火。熱。便。是。碰。不。見。玉。梅。時。同。那。風。流。放。浪。的。愛。珍。說。笑。說。笑。也。很。有。趣。愛。珍。二。十。多。歲。生。得。臉。蛋。很。俏。皮。膚。很。白。在。三。馬。路。一。家。妓。院。裏。跟。局。有。個。客。人。在。蘇。州。車。站。上。吃。飯。的。包。她。兩。份。花。頭。難。得。到。上。海。來。和。她。住。夜。因。此。愛。珍。的。身。體。十。分。自。由。租。一。間。小。房。子。住。住。閑。來。無。事。約。幾。個。小。姐。妹。打。打。麻。將。說。說。笑。話。玉。梅。和。小。朱。租。的。小。房。子。也。就。在。這。條。弄。內。因。此。同。愛。珍。認。識。起。來。結。拜。姐。妹。綺。雲。到。愛。珍。那。里。走。得。熟。了。竟。像。自。己。家。裏。一。般。不。拘。形。迹。有。時。候。綺。雲。去。得。早。愛。珍。沒。有。起。身。綺。雲。竟。不。顧。甚。麼。挖。開。了。門。門。進。去。坐。在。愛。珍。床。沿。上。摸。摸。捏。捏。愛。珍。醒。來。也。並。不。發。火。有。時。候。愛。珍。洗。脚。用。水。也。不。避。綺。雲。見。綺。雲。常。帶。三。分。女。兒。羞。澀。態。度。心。中。却。也。非。常。愛。慕。和。綺。雲。有。說。笑。的。不。放。玉。梅。在。眼。裏。大。有。占。爲。己。有。的。心。思。玉。梅。見。了。漸。次。懷。着。妬。意。勸。綺。雲。不。再。要。到。愛。珍。那。里。綺。雲。口。中。答。應。着。怎。奈。脚。裏。跑。

慣。的。了。不。跑。到。紫。蘭。坊。竟。覺。得。有。些。兒。脚。癢。玉。梅。眼。見。綺。雲。依。然。出。入。心。中。不。勝。懷。恨。有。一。天。同。舞。臺。新。到。了。一。個。角。兒。愛。珍。約。綺。雲。同。去。看。戲。綺。雲。說。最。好。同。玉。梅。一。起。去。看。免。得。她。疑。心。我。們。……愛。珍。登。時。不。快。樂。道。她。疑。心。我。們。甚。麼。呢。老。實。不。客。氣。我。割。她。的。愛。割。定。了。綺。雲。默。默。不。聲。過。得。兩。天。愛。珍。又。偷。偷。地。告。訴。綺。雲。道。你。對。於。玉。梅。那。顆。心。我。勸。你。死。了。罷。她。新。近。又。勾。搭。上。了。一。個。小。白。臉。要。好。得。頭。都。割。得。下。來。你。不。信。我。的。話。今。天。到。同。舞。臺。去。偵。探。她。約。下。那。個。小。白。臉。在。包。廂。裏。看。戲。綺。雲。聽。說。心。中。好。生。難。過。一。到。晚。上。當。真。獨。自。一。人。到。同。舞。臺。看。戲。去。時。還。早。包。廂。裏。還。沒。有。多。少。看。客。綺。雲。四。面。一。望。不。見。玉。梅。坐。下。等。候。不。多。一。回。當。真。見。玉。梅。姍。姍。地。走。上。樓。來。綺。雲。見。她。獨。自。一。人。心。中。認。定。她。總。有。所。約。因。此。見。了。她。的。面。氣。憤。憤。地。一。語。不。發。玉。梅。呆。了。一。呆。見。綺。雲。不。招。呼。也。就。獨。自。坐。到。綺。雲。對。過。包。廂。裏。去。綺。雲。眼。見。着。她。呆。瞪。瞪。裏。好。像。無。心。看。戲。只。在。那。里。發。怔。綺。雲。只。不。招。呼。看。到。大。軸。子。上。場。忽。見。愛。珍。也。來。了。愛。珍。先。到。玉。梅。包。廂。內。坐。了。一。下。見。玉。梅。冷。冷。的。對。她。她。就。抄。到。綺。雲。包。廂。裏。一。並。坐。下。綺。雲。心。中。正。懷。着。一。腔。醋。意。見。愛。珍。坐。在。旁。邊。便。裝。出。十。分。親。熱。的。神。情。來。故。意。要。

使玉梅難堪。玉梅見了，登時氣得面色鐵青。眼睛裏放出火來，似的綺雲見她這樣，索性同愛珍頭碰頭的，有說有笑，並且眼睛不住對玉梅，瞟着玉梅，不能再忍，站起身來，走出包廂，綺雲以爲她回去了，誰知不多一回，玉梅依然走進包廂，坐下這時候，面色已換了一副，帶着陰險狡猾的神情，不時對綺雲，愛珍微微冷笑。綺雲那里知道她的用意，依然同愛珍親暱着，不多一回，忽然走來一個綺雲的朋友，尤璧如對綺雲，肩上一拍，拍了一下，道：「老弟，你好寫意，安然在這裏看戲，家裏夫人又嚇得慌亂了，多時綺雲道爲的甚麼呀？」璧如道：「你夫人無端又接到一個女人口音的電話，說你在這里，同一個妓女看戲，那妓女有個熟客約了許多流氓，要敲你，是不是有這回事？」綺雲對愛珍望了眼，說道：「那里有這回事，誰在那里造我的謠言？」愛珍聽說火得杏眼圓睜，柳眉倒豎，說道：「有誰呢？一定是那流氓，毆打的電話，可惡已極。」綺雲請璧如坐下，指點玉梅給他看，道：「你瞧她這時候，正抱着幸災樂禍的神氣，大概是她打的，璧如望了一眼，道：「那個女子想得出這種手段，倒也聰敏，得可愛，可惜她說話太過火了，她假使只說綺雲同一個妓女，在同舞臺看戲，你夫人一定趕來，她說約了流氓打你，你夫人驚怕得不

敢。到。來。只。托。我。來。探。你。我。料。到。又。是。謠。言。決。不。會。成。事。實。所。以。寫。寫。意。意。的。走。來。探。你。綺。雲。此。時。恨。得。玉。梅。咬。牙。切。齒。愛。珍。也。心。中。懷。恨。花。容。失。色。綺。雲。忽。地。站。起。身。來。對。璧。如。道。你。瞧。我。報。復。去。璧。如。道。勸。你。不。要。鬧。出。事。來。戲。場。裏。面。子。攸。關。綺。雲。道。我。決。不。和。她。開。口。『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說。着。便。踱。到。對。過。包。廂。裏。坐。下。玉。梅。坐。的。上。排。一。只。空。椅。子。裏。玉。梅。心。中。登。時。突。突。的。跳。盪。心。想。他。夫。人。不。久。要。來。了。來。時。見。他。坐。在。我。一。起。豈。非。我。自。扳。石。頭。壓。了。自。己。的。脚。麼。這。事。怎。樣。好。呢。想。着。登。時。坐。立。不。安。要。待。走。出。包。廂。不。再。看。戲。綺。雲。心。中。暗。暗。好。笑。眼。望。着。對。面。尤。璧。如。也。在。那。里。好。笑。璧。如。笑。了。一。陣。對。綺。雲。招。招。手。綺。雲。仍。回。到。原。座。上。璧。如。道。一。個。人。『莫。爲。已。甚。』你。這。樣。子。逼。得。她。難。受。不。是。忠。厚。之。道。我。勸。你。早。些。兒。回。去。罷。免。得。夫。人。提。心。吊。膽。綺。雲。以。爲。不。錯。等。到。收。票。的。來。補。了。兩。張。票。會。過。茶。資。同。璧。如。愛。珍。一。起。下。樓。綺。雲。臨。走。的。當。兒。還。向。玉。梅。飛。了。一。眼。彷彿。譏。笑。她。你。的。詭。計。不。行。白。白。打。了。一。個。電。話。又。好。像。驕。矜。她。我。同。愛。珍。開。房。間。去。了。玉。梅。忍。着。痛。心。暗。暗。垂。淚。其。實。玉。梅。那。一。天。上。愛。珍。的。當。愛。珍。一。心。要。破。壞。兩。人。的。愛。情。想。出。種。種。手。段。來。她。對。玉。梅。也。同。樣。的。說。法。說。綺。雲。又。勾。

搭上了。一個湊牌。今天在同舞臺看戲。你快去偵探玉梅。信以爲真。到同舞臺來察看。彼此各懷着意見。竟越弄越僵。這一晚玉梅獨自惘惘回家。悲傷了一宵。第二天忽又放寬胸懷。心中忖着。現在自己既然犧牲的了。索性犧牲到底。綺雲這樣的人。上海灘上要多少。只消自己尋去。就是打定主義。等到吃過夜飯。便獨自往平安公司屋頂花園逛去。先在新劇場裏坐了一下。再到電影場裏坐下。這時忽見前一排椅子上。並坐着一男一女。正在交頭接耳的私語。玉梅仔細一聽。正在那里講自己。不禁大吃驚。再湊近一望。正是汪綺雲同愛珍。兩人暗暗抽了口氣。心想你們便是要好。也不該做在我眼裏。我自問始終沒有待虧你們。你們不該合了計來作弄我。給氣我。我想到這裏。一時無名火發。竟不顧利害。伸手將綺雲頭上戴的一頂銅盆呢帽搶了過來。便對屁股底下一坐。汪綺雲驚出意外。回頭一望。見玉梅花容失色。兩行珠淚掛在面前。綺雲見不是事。撇下愛珍。要走。愛珍一把拖住。綺雲說我同你出來遊逛。你怎麼好。坍我的臺。帽子給人家搶去了。你難道就此干休麼。你這個臺。坍得下。我却坍不下。綺雲這時正覺得左右爲難。幽幽的安慰愛珍。道你不要慌。你跟我來。自有道理。說着引了愛

珍一路走出影戲場。走到帳房裏告知稽查的說。即刻我在影戲場裏看影戲。忽然遺失一頂呢帽。費心你們替我查一查。查到了還了我。我非常感激。那稽查的道你怎樣遺失的呢。綺雲說我放在一旁一轉眼就不見了。黑暗中無處找尋。稽查說有數你守在門口認明就是綺雲。不敢守在門口只遠遠地站着。察看一看一回兒影戲映完。室中大放光明。看客都四散的從門裏走出。往常有三四處門好走。這一回只有一處門開着。兩個稽查左右分立對各人頭上的帽子留心察看。此時玉梅手中執着一頂呢帽。正待走出門口。忽見兩個稽查四道眼光都注意在這上面。玉梅忽地心機一動。索性將手中一頂呢帽舉得高高的。走出門去。稽查當然不肯放過一把。拉住她道。慢點！這頂帽子是誰的。玉梅鐵青着臉道。你要問我這頂帽子嗎。這是我丈夫的。他在這里胡調撈淌牌。打野鷄。我叫他回去。他強着不依我。氣苦不過搶了他的帽子。逼他回去。你明白了麼。兩個稽查各人嘆味一笑。道。原來他們吃醋……綺雲遠遠聽得清楚。乘着愛珍不備溜之大吉。愛珍不見了。綺雲又受玉梅一番侮辱。只氣得捧着肚子回去。正是。

欲修棧道通秦蜀

故畫蛾眉鬪尹邢

不。知。那。玉。梅。搶。了。帽。子。怎。樣。對。付。綺。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人。心。大。變。 第二十回



人心大變 第二十回

